

環境維護・亟待關切 /  
整治公害・你我有責 /

# 別讓地球變了顏色！

雖然我們喜歡眺望夜空，雖然我們做過太多外星的夢，但是誰能否認，萬千年來，真正供給我們呼吸、飲食和健康的星球只此一顆——神奇的造物之床，上帝的掌上明珠，地球！

會幾何時，隨著我們歷史齒輪的軋壓，文明腳步的蹂躪，這個為我們所共同居住的家，已漸失去原有的面目。藍天蒙上了塵土，綠地滲進了鉛汞，海洋沾染了油污……可別以為你我隱居在現代化的公寓裡，和大街上的交通阻塞，垃圾堆積無關，可曾想過？讓你我明天會更好的文明正帶給我們變質的土壤，污濁的空氣，酸毒的雨水，那蒼翠的山脈，刻正飽受著開路、採礦的摧殘，救救這個你我共同的家吧！別讓美好的它變了顏色！

防治污染・保護環境・從你我開始！  
善待自然・造福子孫・永豐餘和您共勉！

數十年來，永豐餘堅信紙是大自然良性循環的產物之一。基於此理念，我們投入造紙業奉獻迄今，隨著社會上二度公害日益嚴重，我們特別與您互勉，多加利用取諸自然的生活用品，為維護子孫明日的環境多盡一份心力。

讓我們從日常生活的舉手之勞做起！

- 少亂扔一個棄瓶空罐，就多保留一份公共景觀的完美。
- 多做一次垃圾分類，就減少一份垃圾山的危機。
- 多做一份環境綠化，就多一個水土保持、淨化空氣的希望。
- 多閱讀一份環境保護的報章，就多一個具體行動的把握。
- 多參加一個環境保護的團隊，就多一個積極推廣的人。



永豐餘造紙

YUEN FOONG YU PAPER MFG

# 人間

# 5

75年3月2日

大潭村「鎬」污染的現場報告  
再見！林投花

大學生同居生活的側寫  
浪漫與悲辛之間

人間燈火  
新臂中昇起的聖樂

阮義忠 台北速寫簿(5)

關曉榮 八尺門連作(5)

瑰麗的舞台  
漂泊者之歌

人間山河 柯錫杰看中國特集之一

搜巡在中國邊陲上

驚識「曬大佛」

戴黃帽子的改革者

迴盪在世界屋脊上的頌歌



新力牌  
SONY

追求高價值，擁有高品味  
SONY 贏得您再一次的掌聲



望著她細膩優美的翩翩舞姿，在SONY纖毫畢現的畫面中完全重現。那一份敏銳、那一份逼真，將贏得您由衷的讚賞與喜愛。新力牌SONY黑金剛錄放影機比他牌畫面更鮮明、音質更敏銳，這主要是因為——黑金剛磁頭(F & F)的6.97m/sec高相對轉速比其他磁頭的5.8m/sec更能準確收錄寬頻帶的影像信號，而使錄影畫面、音質得以完美的再生。

《世界第一·台灣專用》SONY黑金剛錄放影機，創造世界最進步、最尖端的錄影科技  
《世界第一》超薄8公分，流線機體，獨具耀眼光色，高貴雅緻，不佔空間。

- 前方楔形面板，電腦觸控操作更方便。
- 雙透明天窗設計，檢視錄影帶運轉及片名，一目瞭然。
- 一週六段電腦預約錄影，好節目絕不遺漏。
- 電腦液晶功能指示窗，獨具15項功能顯示。
- 世界獨一無二的六項電腦全自動功能。
- 12項全能無線遙控，功能超人一等。

\* (台灣專用) 黑金剛磁頭(F & F)以6.97m/sec相對速度，創造世界第一 逼真畫面、敏銳音質。其130μm超耐磨磁頭，特別精密耐用，壽命比他牌及水貨長四倍以上。

- 獨創穩壓電路設計，確保機件安全。
- 特殊防熱隔離板裝置，不蓄熱、不傷機件。
- 新型電腦驅動馬達(B.S.L.)精密、穩定、零故障。

\* 選購時，請認明新力牌黑金剛錄放影機，並索取新力公司中文保證卡，才能享有世界獨一無二的「黑金剛磁頭2年2次免費換修服務」。

- SONY 黑金剛錄放影機系列
- SL-600W (銀色)
- SL-620W (黑色)
- SL-630W (紅色)
- SL-650W (銀灰色)
- SL-690W (金黃色)
- SL-510P (錄影專用)

SONY '86 最新型攝錄影機 BMC-200K  
自動對焦，外攝內錄，一次完成。

優雅高貴的黃金機種  
SL-690W(H)

新力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展示中心：台北市民生東路66號 ☎(02)5110667  
高雄展示中心：高雄市中山二路581號 ☎(07)2618108

新力牌黑金剛錄放影機 

分期、服務諮詢專線  
台北(02)5218280 台中(04)3375821 高雄(07)2618108

SONY  
歡迎分期付款

1985年3月1日

# 人間

第5期

發行人/陳永善(陳映真)  
總編輯/高信疆(高上琴)

召集人/陳映真  
編輯顧問/王禎和 黃春明 郭楓 尉天聰  
林俊義 王 鑫 徐國士 馬以工  
韓 韓 詹宏志 蔣 勳 林懷民  
張照堂 阿義忠 蘇俊郎 關曉榮  
吳靜吉 吳嘉寶 梁正居

文字編輯/許南村  
圖片編輯/郭力昕  
採訪攝影/李文吉 官鴻志 蔡明德  
陳品君 陳 列 潘庭松  
特約攝影/鍾俊廷  
業務/史庭輝  
行銷主任/曾伯堯  
會計/吳文娜

美術構成/蔡雅松  
美術協力/凌廷軍 鄭子敏

## 讀者信箱

「人間」編輯部：

讀完貴刊第三期有關「三晃農藥廠」造成污染的報導，對於該篇文章的詳實、圖片的撼人，深表敬意。在台灣地區，類似「三晃」這種環境污染、公害的問題真是層出不窮。據我所知，在台南麻豆地區所種植的蔬菜水果，就因為農藥殘留情形嚴重，至今廢棄田野，沒有人願意購買食用。

當這一類事件發生，政府有關單位人員及民間受害者，在實際執行取締的工作上，常常因為缺乏完備的取締條例，無法採集有效的污染證據而束手無策，聽令污染源、製造公害的工廠繼續破壞我們的環境、傷害我們的生命和財產。

日本政府有鑑於此，特別立法通過「無過失法」，訂出公定的污染賠償標準，意即在缺乏有效、具體的污染證據時，製造污染的工廠及政府雙方，也應該負起賠償的責任，來保障人民財產、生命。

所以，我們應呼籲政府，儘速通過立法，才能對污染、公害問題發生遏阻的作用，保障我們的環境和人權。

很希望「人間」雜誌今後能增加有關環境污染、公害問題的報導和調查，讓我們一起來關心和維護我們的土地、環境和人民的安全。

大自然雜誌社總編輯 韓韓

遭「三晃」農藥廠污染下的大里鄉民的悲哀，與其說是保護環境生態意識的抬頭，不如說是遭蹂躪的心靈最無助最深切的表白。

相機下，永遠有最真實的一刻。「人間有夢」，祈望人間能繼續「框」住真實的瞬間，也「匡」正官僚體制下，人類尚有的真意。

淡江大學 楊樺

看過人間第三期報導的大里鄉三晃農藥廠的污染問題，令我聯想起梅莉史翠普主演的電影「絲克伍事件」，整個心靈充塞難以抑制的無奈與蒼涼。大里鄉民經過十多年的請願、奮鬥，終於獲得廠方遷廠的保證，然而，如果政府在防患公害問題的法令及政策上，沒有周全的制度及改善的誠心，那麼，三晃遷廠便不具任何意義。（先污染大里，下一站將污染那裡？）它所意味的，不是癌細胞的切除，而是癌細胞的遊移，如此，三晃將是個永遠無法切除的惡性瘤！

板橋 讀者一月七日

人間第四期「西藏遼遠的呼喚」一文中，若干文句有待商榷：

「犁牛」應為「犂牛」或「犂牛」。

「奶茶」應為「酥油茶」，是用牛、羊乳熬成的。

「西藏啤酒」應是「青稞酒」。

「波塔拉宮」應譯為「布達拉宮」，較為妥當。

我希望貴刊編譯各有關自然或科學、地理…等題材時，要多加留意，才能使貴刊精確可信。

屏東 鍾和光

（編按：謝謝鍾先生來函指教，並特此更正錯誤。）

經由朋友的介紹，我於去年11月見到「人間」雜誌。我個人認為「人間」雜誌和國內出版的其他雜誌不同，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希望你們能繼續辦下去，開拓出一個光明的遠景。

我有一點建議希望貴刊能接納，就是在報導上要盡量客觀，不要替讀者下太多結論。

北市 白世騰 2月

貴刊第四期中有關「洲後村」遷村的報導，比起數年來其他報章雜誌上所做的文字採訪，都要詳實具體，而且更客觀精彩。我有一位親戚也正好住在洲後村，他深受粗枝大葉的遷村計劃和政策之害，只得離開久住的故鄉，成爲一個在地緣上無根的人。因此，我對「洲後村」一文的感觸也特別深刻。請代我向該文作者李文吉致敬，感謝他所做的忠實、深入的報導和記錄。

政府有關機構疏漏、缺失的政策，導致多少人的離家失所！難道我們的政府官員一點都不關心，一點都不知道？我建議貴刊寄一本「人間第四期」給台北縣長林豐正，要他多關心民瘼、民情，別讓人民孤單、無助、求告無門！

福和國中一教師

（編者按：我們已經將雜誌寄給林豐正先生。）

在朋友推薦下看了「人間」，現在「人間」是我每個月必看的書，俗語說：「好書不寂寞」，願與大家一同享樂。

看了第4期台北縣洲後村，爲了二重疏洪道，拆除家園。這不儘把他們三百年來胼手胝足的「根」拔起；也把陳氏家族四分五裂的分散，原本一個純樸的小村，原是與世無爭的，尤其在日漸疏離的現實社會，頗爲難得。然而被剝平後，又不能有事先的安排喬遷，真爲他們痛惜。但願像這種事，以後不再發生。

讀者 郭米琪

## 編輯室報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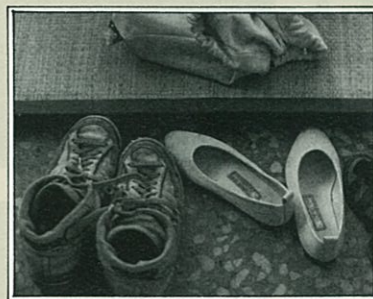
這一期的「人間」，有三個重點內容。

首先是我國著名的攝影家柯錫杰先生旅行中國青海省所攝得的力作「搜巡在中國的邊陲」（第42頁），以40張最壯美曠闊的照片，記錄了青海塔爾寺「晒大佛」這個重要的祭典，以及他在中國西南邊陲旅行的腳蹤：千佛洞、沙漠、月牙泉、藏經石窟、跳神會…這些令人難忘的旅情，經由名作家季季整理刊出，並且特地不惜工本，增加了16頁彩色頁，另外請陸遙先生和韓國鎮先生，分別就西藏宗教和宗教音樂，做了深刻而動人的解說。在「人間」一系列報導台灣山地少數民族生活的報告後，我們藉這次柯錫杰的旅行作品，以驚詫的眼睛，凝視了中國藏族人民優美、偉大、幽邃的文化、宗教、藝術和生活。我們也要特別謝謝柯錫杰先生慷慨地將他的珍貴照片提供給「人間」的讀者。



第二個重點，是我們的封面故事有關桃園大潭村鎬污染的現地報告：「再見，林投花」（第6頁）。嚴重的「鎬」污染，已經使歷經遷村折磨的大潭村這個由山地和客家人民所胼手胝足開拓出來的故鄉，淪爲惡水凶地的荒寒孤村。這報告，讓我們重新思想，盲目的開發，爲利狂奔，要付出多大的社會和人間成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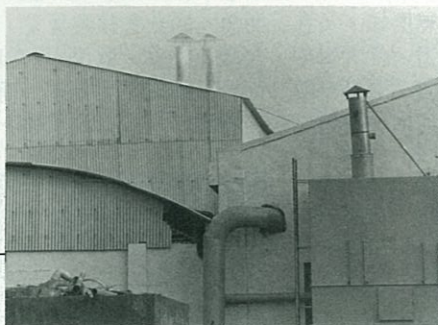
第三個重點，是我們對台灣的大學生同居問題的報告：「浪漫與悲辛之間」（第92頁）。對性、愛、婚姻茫無所知，又在「開放」的社會摸索著愛，男女關係的這一代大學生，怎樣在狂喜、歡悅和徬徨、悔罪、沮喪、無助中顛仆而行，爲成長而揮霍，而付出太重的代價，這篇文章告訴您一個概括的故事。



此外，我們爲您報告一個失去雙臂，却自有生命風格的漢子蘇守千（「斷臂中昇起的聖歌」，第22頁），在一塊災難的土地上開闢了自己的土地。對於高雄市卡拉OK次文化，我們有深入、親切的報告和動人的畫面（「流浪者之歌」，第32頁）。阮義忠和關曉榮都在本期結束了他們長期的連作，印下令人難忘的完結篇（「台北速寫簿」之五，第82頁；「八尺門連作」之五，第108頁）



爲了答謝萬千讀者對「人間」熱情的支持，從這期以後，編輯部將陸續推出更生動、深入、觸動靈魂的製作。本期特別增加了16頁彩色頁，卻不肯因而稍擡售價，並以柯錫杰先生提供的喇嘛教慶典音樂與藏民酒歌錄音帶，免費贈送給三月份的新的全年訂戶，舊訂戶則以成本價新台幣40元供應，非訂戶則以每卷70元供應。



6 封面報導 撰文■官鴻志 攝影■蔡明德  
**再見！林投花**

那一年，大潭村民紛紛罹患了怪病，手脚脫皮發癢，長出黑青瘀血斑塊，牛喝了水就拉肚子……。本文帶你走入這一片淒惻的大地，這一個不忍的事實之中。



22 人間燈火 撰文■王墨林 攝影■蔡明德  
**斷臂中昇起的聖歌**

他的祖先是泰雅族的俘虜；他的父親是泰雅族的勇士。而他，雖然在八二三砲戰中失去雙臂，卻堅強地在多風沙、多磨難、貧瘠的大地上，掘出屬於他自己的新天地。

32 人間次文化 撰文／攝影■侯聰慧 改寫■李明  
**漂泊者之歌**

高雄卡拉OK的餐廳裡，炫惑的燈光和詭麗的舞台佈置，交相投映出一個怎樣的生活現實與社會場景呢？

82 阮義忠速寫簿(5) 攝影／撰文■阮義忠  
**台北：明天會不會更好？**

明天將會是炫麗或暗淡，阮義忠以他獨特的攝影眼，為您捕捉、詮釋各種可能性。

92 人間社會 攝影■郭力昕 撰文■余小民  
**浪漫與悲辛之間**

對感情生活充滿了憧憬、浪漫、夢幻念頭的大學生，在發生同居生活後，卻發出沮喪、徬徨、悔罪、甜蜜、歡愉的心聲。

108 人間特別約稿 攝影／撰文■關曉榮  
**都是人間的面貌**

關曉榮以他的關懷、鋒銳的鏡頭，為我們開啓一個珍貴的起點，來認識原住民的文化、習俗與尊嚴。



116 人間世界報導名作選讀 攝影■Dorothea Lange 撰文■郭力昕  
**離鄉的母親**

1932年，美國陷入全面的經驗大蕭條時，她毅然走出自己溫暖、舒適的攝影棚，投入街頭巷尾的失業、受難者群中，用相機繪出史詩般壯闊蒼涼的「美國流亡圖」。

# 人間

出版者／人間雜誌社  
登記證／局版臺誌字第 4880 號  
社址／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107巷11弄17之1號  
電話／(02) 700-6304, 702-6750

### 封面解說

「鍋」污染了大潭村民辛勤再建的家園，大潭村民將再一次面對遷村的命運，大潭村民一致希望，能為小孩子找到一塊淨潔的樂土，永遠不再遷村。(攝影■蔡明德)

零售／新台幣 148 元  
長期訂閱／全年新台幣 1480 元  
半年新台幣 750 元  
港澳全年 US \$ 54.5 (空運)  
US \$ 41.2 (海運)  
亞洲全年 US \$ 60.1 (空運)  
US \$ 45.1 (海運)  
歐美全年 US \$ 65.8 (空運)  
US \$ 45.1 (海運)  
中華郵政北字第 1726 號執照  
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

郵政劃撥帳號 / 1008791-0

印刷所 / 沈氏藝術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 / 雨辰書報社  
電話：(02) 3811897  
美洲代理 / Miss Bao Wang  
Scholar's Books, Inc.  
1379 E. 53rd St.,  
Chicago, Ill. 60615, USA

42 柯錫杰看中國特輯之一  
攝影■柯錫杰 撰文■季季

### 搜巡在中國的邊陲上

在敦煌、在天祝、在塔爾寺，在驚沙撲面的大漠，在綠草連天的高原，在邊荒絕域，柯錫杰先生進行了一連串令他永難忘懷的記錄攝影。

64 攝影■柯錫杰 撰文■韓國鎮  
**迴盪在世界屋脊上的頌歌**

一股太蒼悠悠，無邊無際的永恆感覺，在這裡震盪開來。



70 攝影■柯錫杰 撰文■季季  
**驚識「晒大佛」**

那開濶、那氣魄、那燦爛富麗，對任何初次看到它的人而言，都不啻是一個巨大的視覺震撼。

74 攝影■柯錫杰 撰文■陸遙  
**戴黃帽子的改革者**

黃教重視論辯的傳統，很像古希臘的哲人們，僧人以考取「格西」為目標。通常要20年。



# 再見， 林投花

地老·天荒·大潭村

那一年，大潭村裡的人，  
紛紛罹患了怪病，手脚脫皮發癢，  
長出黑青瘀血斑塊；  
那一年，牛喝了水就拉肚子，  
水溝中的草魚、泥鰍，全不見了；  
那一年，打出來的井水都像牛奶一樣混濁，  
而且像汽水一樣，直跳着氣泡；  
那一年村裏先後死了18人。  
大潭村「高銀化工廠」污染事件，  
使這塊「觀音」施水的大地，  
忽然陷入了一片恐怖的荒廢之中，  
聲動中外。1985年2月，  
日本朝日新聞更報導說：  
「台灣本來是美麗島，如今已成了污染島」。  
本文帶你走入這一片悽惻的大地，  
這一段創痛的歷史，這一個不忍的事實之中。  
請你和我們一起想一想這是為什麼？

多年來，「高銀」化工公司  
一任它凶毒的廢水，流入大  
潭村的農田灌溉圳裡。自從  
「菊污染事件」發生後，廠  
方埋設了一條排水管，直通  
海邊。

撰文■官鴻志 攝影■蔡明德

## 那時候，溪裏都是魚蝦啊……

位於桃園西南邊，觀音鄉大潭村緊靠着大海。村北就是著名的台灣北部沿海工業區。村外，台灣海峽靜靜地打着碧波。

元月初，陣陣怒吼的東北季風，在一個冬日午后，於海灘上刮起漫天飛沙，由遠而近，吹起一串串沙的捲煙，四面八方飛箭似地襲來。從遠處望去，竟彷彿萬馬奔騰的古戰場。

那細沙飛馳過半月型的沙坵，又一落一起，逕自奔進海裡，消失了踪影。

沿著海岸，一片木麻黃已經蕪翳成林。幾個山地小孩，在乾爽的落葉上，赤足追逐。追奔的身影在林間閃動，偶然間，人們聽見稚氣却拔亮的歌聲，在林子裏揚長清脆的尾音。

蜿蜒著流過旱田的茄冬溪，從大潭村裏流出大海，這條大潭村民的灌溉渠道，在防風林裏穿梭，像巨大的青蛇一樣，穿進更遠的林投樹叢，在農民張金雲的家門前，匯聚成圳水，碧綠綠地流入大海。

更早的時候，茄冬溪是一條清淨豐富的溪水。村民說，「那時候，茄冬溪裡都是魚和蝦啊，眼看着它們在溪底游來游去，漲潮的時候，魚蝦螃蟹還會闖進人家，躲在水缸底下，若被貓兒發現了一口就喫掉了。」在那時，村民說，每逢大批魚群趕來，有一種叫不出名的野鳥，會成群飛來覓食。溯溪而上的魚兒，則從溪口湧進村子，田裡、水溝、石隙間，滿滿的都是活跳的肥魚。尤其在烏魚季節一到，大潭村民可以賺得二千萬元的收入，家家戶戶皆大歡喜。

## 忽然，怪病侵襲了村莊， 十八條生命就在一年內過去了

據大潭的老村民說，觀音鄉的命名，來自「甘泉井」的傳說。那口井，終年有甘泉潺潺湧出。「有一回，觀音菩薩顯了靈，曾經藉那井水治癒了村民的各樣怪疾，村子裡的人特地為菩薩蓋廟謝恩而得名。」老村民說。那時許多村民和觀光客，特別趕來掬水，帶回家煮茶燒飯，不止茶香飯甘，據說還可以保全家平安福氣。

但是今天，菩薩不再顯靈了，大潭村民反而因為飲水污染得了各樣怪疾，就是那甘泉井也無法治癒。

特別是鎘污染災變後，村民一個一個猝然過世的巨大衝擊，村民們更是餘悸猶在。

那是民國七十三年。大潭村內裡的人，忽然紛紛罹患怪病。先是手脚脫皮發癢，長出黑青瘀血塊斑，終



至潰爛不治死亡。有些人得了胃疾肝癌，都在那年猝然相繼過世。大潭村十六隣長谷雙鳳和林召男、蘇昌福、戴成凱等人，一個一個被死神攫走了。那一年，郵差送信進村時，總是驚奇：「每次都遇到送葬，真倒霉哦！」

那年，大潭村裡先先後後死了十八人。突來的怪病，全村民們忐忑不安，驚慌的流言滿村子飛傳，「那時候，牛喝了溝水，怎麼就拉肚子。水溝中草魚、泥

鰍、蚯蚓不見了，連耐命的福壽螺也死光了，」村民說，「還有那些喝了溝水暴死的土狗」……。

有不少人家，忍受不住怪疾的威脅，已經棄屋遷走了。有些人戶，拋下翻造尚未峻工的屋舍，惶惶搬走，至今還留下斷壁和殘垣。谷雙鳳的門庭，則兀自留下一幅「清風堂」的橫匾，兩側貼着「清風廣佈椿萱並茂，河水長流蘭桂騰芳」的門聯，對今天荒廢的大潭村形成刺心的嘲諷。

鎘污染災變後，仍有不少村婦在茄冬溪旁洗衣服。

為了深入採訪工作，筆者向農民范國川租借一棟空屋，住了下來。范國川是個勤懇的客家農民，閒時養豬種菜，種作三甲多水田，並在三公里外的觀音鄉，開了一家國術館。

我的屋前曬穀場上，滿地的落葉。這臘冬時候，海風吹得令人覺着一股荒涼。空盪盪的小路上，林投樹



從十五公尺高的水塔上鳥瞰大潭村，總覺得她是那麼地寧靜、安祥；任誰也難以相信，她竟是一塊死去了的，即將被遺棄的大地。

已經禿落得只剩下瘦骨般的枝樞。幾顆野波蘿，還堅實地掛在樹梢上。

### 那缸水老在嘴裏作怪

大清早起身，范國川拉我到他家，看那一口舊井。他說：「村子內，當時我是第一個發現井水有問題的人。」

六十八年冬的舊事了。他正趕到村外開店，天色才灰濛濛地亮。路途中，總覺得今早的嘴巴裡還殘留著一股怪怪的異味啊。不知何故，那缸水老在嘴裡作怪、一嘴的腥膻。「會是水管壞了嗎？」他想。

離這幾個月前，范國川以為水管老舊破損，或水管中死了老鼠，還特地花了七千元，請人另打一口井。

「誰知，新的井還是一樣。喝了井水煮的茶水，嘴裡還是那股腥味！」他說。

雖然連續抽了幾天水，新井水仍未見清澈，混濁濁的不見底。「那缸水，你没瞧見，就像牛奶呀，攪動它就起泡，而且像汽水一樣，會跳着氣泡……」

他望著田裡幾隻病瘦的牛，下半身偎在草叢裏，一口一口地吃草，想起了「牛喝了溝水，就拉肚子」的這樁怪事，「水會跳起氣泡，明明是化學變化吧！」他想。

### 鰻魚苗事件

他這一想趕緊拔腿衝回家，撥動馬達，抽了一盆地下水，丟進幾條鰻魚苗。

「一分鐘就翻白，那些鰻苗呀，死了！」范國川睜大眼睛說。

他頓時全身毛骨悚然，滿頭霧水地醒過來了。一陣寒意，使他明白為何村民們最近老是責怪井水有異，飯裡、菜裡全有一股刺鼻的化學味。

不久，「鰻魚苗死在盆裡」的消息，即刻傳遍全村。人心惶惶，村民像是突然落入巨大的災變裡似的，驚慌、訝異、駭怕……

「死刑呀！」范國川說。沒來由的毒水會從哪裏冒出來？那劇烈的毒性，竟使鰻魚苗先是暈暈地翻身，然後動也不動了。

### 全是讓污染專家瞠目結舌的數據

驚慌的村民，火急地向桃園縣政府陳情，請衛生檢驗局到村裏化驗井水。化驗結果指出，井水裡酚含量高達一個P P M（酚為劇毒，水中檢驗標準是0.001 P P M），農民林勝已的稻米含鎘量高達0.88 P P M，鄧春龍的稻米含鉛量高達10 P P M，吳阿萬的小白菜含鎘量高達7.68 P P M，全是教污染專家瞠目咋舌的數據！

至此真相終於大白，釐成無名災變的禍因，來自村子口、位於茄冬溪上游的「高銀化工廠」。依據台灣



省水污染防治所的一份調查報告指出：

「高銀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係以進口『氧化鎘』、『未鍛鎘條』製造PVC液體安定劑及硬脂酸鎘，於63年4月即領有工廠登記證，嗣經桃園縣政府限期於67年10月31日前改善完妥。」

68年9月18日邱創彬等人陳情該公司排放廢水造成污染，經本所派員查驗結果廢水未符標準，乃以68、11、8水染治字第五一二三號函請桃園縣政府處以罰鍰五千元並裁定停工之處分，停工部份亦依規定層報經濟部複核。該公司迄69年12月12日始設妥廢水防治設施，經查驗符合『台灣省工廠礦場放流水標準』之規定。」

從63年到69年，是漫長的6個年頭。如果一個小學一年級的兒童，就足足喝了六年的毒水畢業。這是什麼樣的行政處置啊！

### 被神明拋棄了的大地

兩位泰雅族婦人帶著兒孫，慵懶地坐在林投樹下——今天的大潭村泰雅族社區，觸目所及，儘是些老弱婦孺。

大潭村裡的土地廟上方，端正寫著一幅對聯，「鎮護斯土增民福，平添嘉穗自生財」，如今恰好面向著一片因鎘污染而廢耕的水田。田裡，枯萎的雜草，在風中狂肆地舞動，使大潭村呈現一片恐怖的荒廢。

這塊土地，在現代工業污染下，神明也束手無策了。縣府在三年前下令全村休耕，於七十三年三月廿日協商稻作補償，指示每公頃由高銀工廠賠償一萬八千元。但據村民告訴我，未休耕以前，一甲地可收八千斤稻子，以一百斤1128的價錢賣給農會，可以收入九萬餘元。兩相比較之下，農民蒙受了巨大的損失。

在大潭村口，與土地廟緊緊相靠，就是高信吉經營的小雜貨舖。舖子前放著幾把木頭椅子，村民們慣於聚集在這兒，悶悶地抽煙、說話。一隻據說因中毒而



大潭村的地下水證實受到嚴重的霧污染後。桃園縣政府於民國73年1月22日開始，每日派出消防車送水供應村民，整整持續了一年。  
〈傅君攝影〉

每月十五日下午，村民們手持戶口名簿，在高信吉的小雜貨舖前，領取蔬菜賠償費——每人每天五塊錢。

禿光了一身毛的癩皮黑狗，老是蹲在牆角，沒有氣力的趴在地上。那尾巴禿得露出光溜溜的肉條子，活像豬的尾巴。村民為它取了個諺名：「豬仔尾」。

徐雲鐘是大潭村的秀異人士，平時也最關心「高銀鑄污染事件」。他說：「這隻豬仔尾就是因為喝了溝水，才會禿成這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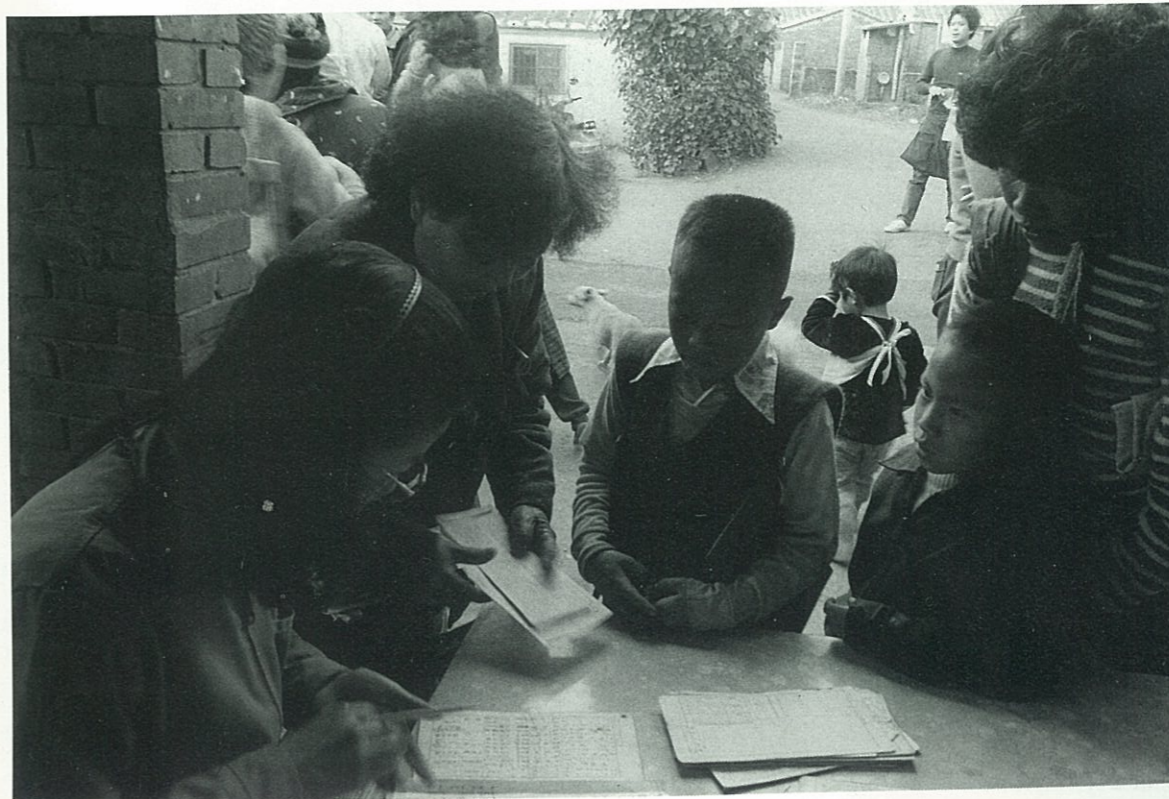
六十八年事件發生後，由於村民上了無數的陳情書，許多次代表村里參加協調會議，徐雲鐘可以把污染事件的始末，朗朗上口地，背出一段公文。

他推一推眼鏡架子，臉上擠出一團繃紋，說：「鄧春龍，你說說看，那次在田裡耕作，你遇上什麼鬼！」

### 兩手都是毒水呀

「真是鬼哦！」鄧春龍說。那一回下田，鄧春龍發現耕耘機打起來的水花，儘是混濁濁的白色泡沫，田水泡久了，脚下也開始發癢，趕緊沒命地奔回家用水沖洗，「可是，」他說：「以前不知情，田埂上坐下來就抽煙，哪知道兩手都是毒水啊！」

稻田廢耕之後，鄧春龍目前改行做板模工。提起這事，他有一肚子的話，午后小舖前，大夥兒的話匣子



民國73年底，桃園縣政府向村民呂阿財購地十坪，在離村外1.6公里處，鑿井設立「簡易自來水公司」，供應村民用水，結束了「消防車供水」的日子。



打開了。一棟緊鎖門扉的空屋，就在對面，特別刺人眼目。一條曬衣繩子，空盪盪的掛在屋前。

「就是沒想到，竟是毒水呀！」范國川也禁忍不住，啐了一句：「他媽的，我家距離高銀工廠最近，喝的毒水最多，最濃！」

「谷雙鳳就是被毒死的！」徐雲鐘憤憤地表示意見：「他那一口菜圃，天天從溝裡取水澆菜，怪不得吃了會死。可憐啊，留下三個孩子……」



一陣沈默後，大夥兒討論谷雙鳳猝死的經過。他們至今搞不懂「鎬」到底是什麼東西。他們不斷地回憶那年村子連連有人猝死，有人好端端的坐在椅子上，就死了的往事。那份恐慌和驚駭，至今言之色變。

「農會應該是最早知道稻米有毒的。但上面派人來化驗，檢驗結果却遲遲不曾公佈，」住在甘隣的黃姓農民說：「不公佈就解決得了事情麼？」

### 「養豬專業區」的鬧劇

記憶中，村民們還記得民國六十一年，農會搞出了「大潭村養豬專業區」的鬧劇。使每戶農民平均損失了八到十二萬元。最後鬧得滿城風雨，傳言紛云。

那年，高銀化工建廠生產的前年，村民有感於大潭村土質貧瘠，不易種作，向縣府陳情補救，才擬出「養豬專業區」的計劃，每戶貸款十四萬元，為村民另謀養豬副業，二來可利用豬糞改變土質。政策推行下來，農會不准農民支領貸款的現金，只准領飼料抵帳。

「從農會領回來的飼料哪裏能吃，每條豬都拉肚子，病的病，死的死！」一個高瘦的農民說，憤憤地又把香煙頭丟在地上，迸起了火花。

後來，村民把飼料拿去化驗，才知道飼料成份不足，含水過多。誰知四個月後，農會幹部跑到村子裡來，要把家家戶戶的豬用卡車載走，連秤子也沒帶來。

村民內心覺得有異，問說：「不必秤就載走，豬的價錢怎麼算？」農會裡的人回答說：「不用秤，這些豬統統是農會的！」

這樁怪事，村民後來才知道受騙，難怪當初農會硬是規定「不可以自己賣豬」，而利用村民的戶籍去向土地銀行貸款。

「套人頭嘛！」徐雲鐘說，每回，他總喜歡作出結論。

「大潭村民實在歹命哦！」高齡的邱獻廷早已搬到台北賣睡衣，偶而回村子，看一看舊家園。

### 村民的猜測難道是真的嗎？

「說的也是，我拿一包毒藥去，撒在高銀工廠的飲水裡，看他死不死。這樣做老闆的，賺得到，吃不到呢！」坐在另一隻木橈子上，很久不吭氣的張金雲，終於插上嘴了。他是粗壯的農人，記得第一次在田裡遇見他時，我順手幫他堆稻草，海風狠狠地吹，又吹得稻草滿地亂飛，他魯直地向我大吼：「誰叫你動手的！」

我啞然不敢說話，他又說：「要採訪，就坐下來聊，我還可以請你抽煙！」



銜著煙管的泰雅族老婦。她的臉頰長出一個小拳頭大的硬瘤，痛苦不堪。

風刮得很緊，坐在林投樹下，我禁不住喜歡他的個性，「好一個直爽的莊稼漢，」我心裏正這樣想。突然他說：

「村裏有一個人，滿肚子都是壞水啊！」張金雲又罵人了，「他兩面做人，拿高銀工廠的錢！我親眼看過有面額的收據呢。他是在我們裡頭臥底的啊，別瞧他那一副熱心的樣子……」

他說，民國七十三年底，縣府向村民呂阿財購地十坪，在村外，鑿井設立自來水公司，以便解決村民飲水問題。那個人竟然跑去向阿財要錢，說是沒有他阿財，賣不了這塊地！

張金雲的話，讓我進一步了解問題的複雜性。自從住進村子後，我隱然察覺到，村民的意見並不一致，至此，終於出現了端倪。

「用金錢破壞村民的團結，正是最好的手法吧！」我心裏這樣想，望著眼前七嘴八舌的村民，難免疑問著，村民們的猜測是真的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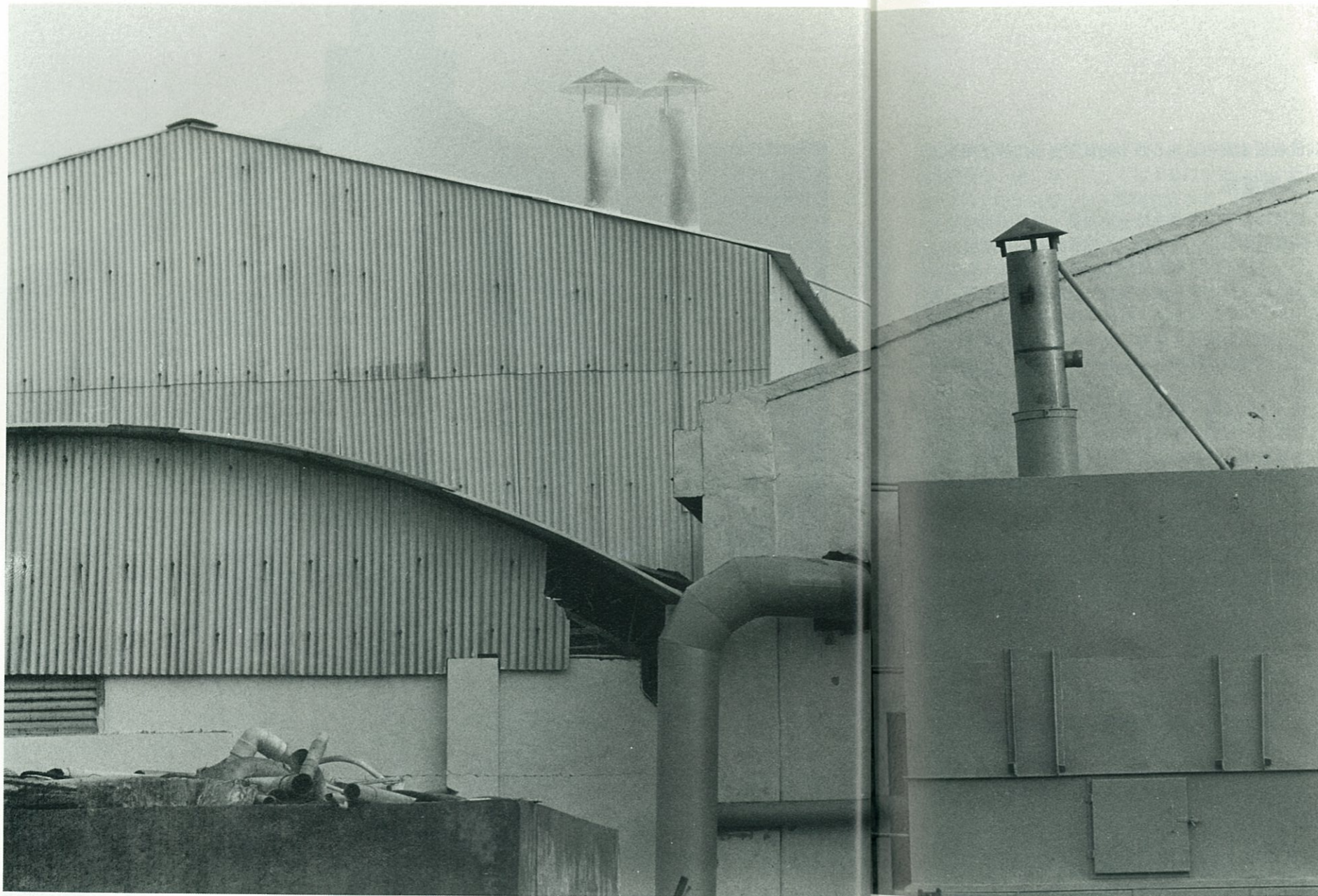
我的心情不斷地往下沉落——

### 「大潭村痛痛病事件」

憤怒、猜疑、和無止境的等待救援，於民國七十三年五月四日，終於點燃大潭村民的抗議怒潮，接二連

相濡以沫的大潭村民。神明是否還在眷顧着他們呢？





三，爆發了「大潭村痛痛病事件」。

那一天，八十四名憤怒的村民，由村長彭珍海率領，攜帶包袱和睡毯，在高信吉的小雜貨舖前集合。分乘兩部遊覽車，趕到桃園縣府大樓。他們大聲嚷着說：

「見不到縣長徐鴻志，解決不了問題，就住進縣政府！」

在縣府抗議時，大潭村民提出三點願望：一、因農地已嚴重受到鎘污染，變成廢地不能耕作，只有遷村，以獲根本解決。請求從速覓地安置。二、目前飲用水源困難，應盡速解決。三、目前陳情人等一百廿戶

，已陷生活困境，應即救濟。

當天上午，縣府有關單位說縣長不在，並遣來大批警力鎮壓，憤怒的村民不得不衝入縣府大禮堂，打起地舖，睡在禮堂裡。

根據參加那次陳情的村民說，當天下午，幾個大潭村民衝到縣府二樓，找到了縣長。

「縣長啊，你知不知道，整村的人在等你咧！」憤怒的村民大聲說。

徐鴻志縣長說：「我也無法度，你們去中央陳情吧！」

村民痛心疾首地告訴我：「因為縣長大人這句話，

高銀化工廠排出的廢氣夾雜著白色的粉末，將煙囪染白了。這種含有白色粉末的廢氣隨著風向到處飄散，常引起村民的不滿和抗議。

震動國際視聽，尤以日本公害雜誌的評述，指出令人警醒的批判：「我們日本人一直對於亞洲各國被日本工廠污染的事件漠不關心，我們日本人也是犧牲者啊！因為日本已是污染徹底的國家。現在我們把污染轉移至其他國家，名為經濟援助，其實是污染輸出。」

一九八五年二月十九日，日本朝日新聞派出記者松井，前往大潭村作實地採訪，作了如下報導：「台灣本來是美麗島，如今已是污染島。在不毛的大潭村，鷄魚都死了，居民的臉色發青，沒有生氣。五十歲以下的人，至今已有十八人病死。」

日本報界之所以重視高銀化工污染事件，主因是該廠自民國六十三年開始生產PVC液體安定劑及硬脂酸鎘，排放廢水，導致居民患了「痛痛病」，而日本國內早於一九四六年，在富山縣一帶發生病者近萬人的痛痛病事件。為了追蹤高銀化工是否由日本對台技術轉移的結果，不惜作此國際性追蹤報導。

所謂「鎘污染」、「痛痛病」到底是怎麼回事？

台灣唯一研究公害法的劉毓卿博士，曾著「恐怖的痛痛公害病」乙書。他說，日本富山縣的痛痛病患者，「連說話打噴嚏都像針刺一樣的痛」，當時，日本醫師Hagino將這種不明原因的疾病稱之為「痛痛病」。

痛痛病的發生，由於人體食用含有鎘毒的食物，在體內破壞鈣質，而造成關節疼痛（除了頭部不痛外）。研究指出，痛痛病可分五期：第一期為潛伏期，過勞時胸部、四肢疼痛，入浴休息即可好轉。第二期為警戒期，疼痛顯著，齒頸部呈黃色，尿含蛋白。第三期為疼痛期，身疼痛，骨萎縮。第四期為骨骼全變形期，身高縮短，骨盤變形彎曲。第五期為骨折期，呈現自然骨折，一不小心即折斷，倒臥時身形佝僂如海蝦。

「痛痛病」事件發生後，省立桃園醫院巡迴車，曾於每星期一上午到大潭村義診，但僅止於症狀治療，又缺乏儀器設備，沒有醫治鎘害的能力，目前已停止義診。

一位泰雅族村婦，在接受採訪時，取出她近來服用的各種藥物，攤在地板上，堆積起來有如一座小山。她氣如游絲地說：「痛」、「五十塊一天」……，雖聽不懂她的泰雅語，却叫人內心感到無名的悲忿。

### 再度爆發的抗議思潮

第一次的請願風波，雖暫時告息。但由於公文往返費時，緩如牛步。村民在衛生局和民政局之間施延恐懼的時日，投訴無門，連觀音鄉鄉長黃金春也只能表示無奈了。

我們才決定到台北向監察院請願！」

當天的請願抗議的結果，由桃園縣府主任秘書廖本洋出面協調，決定採取四項救急措施：一、縣府將促請觀音鄉公所每天派出四部水車前往供水。二、工廠公害問題，衛生局必須依法做有效處理。三、縣府將與廠方協商，為村民協助解決困難。四、十天之內，由該鄉縣議員曾文福邀集廠方與村民代表做最後一次協調，提出合理的賠償。

### 日本輿論中的「污染輸出」

由於高銀化工廠涉及「國際污染工業輸出」，即刻



堆積如山的藥物袋。她氣如游絲地說：「痛啊！……每天五十塊錢的醫藥費！」

村民說，「官員見到我們陳情，就擺一副臭臉。」縣府的基層辦事員，則十分為難地表示：「求求你們，不要再陳情了。你們兩塊錢郵票貼下去，把陳情書寄來，我就頭痛了，無能為力啊！」

「但我們怎麼活下去？」村民們憤怒地拿出一份舊報紙，上面明明記載：「有關單位另有隱情，不敢公佈真相，是受到某些大單位的壓力。」

大潭村「痛痛病」的抗議怒潮，於同年六月十日再度發生。

這次請願運動，村民們披麻戴孝，集體分乘兩部遊覽車，準備開赴台北監察院陳情。

未料消息走漏，當天清早，在觀音鄉公所門口，被桃園團管區率領軍警和安全人員數十名，以卡賓槍和拒馬，將村民攔阻下來，終於平息了這次風波。

這次風波結果，由團管區主持協調會，擬出一紙「蔬菜協議書」，高銀工廠答應賠償每戶每人一天五塊錢的「蔬菜賠償金」，團管區滿口承諾「一年後解決問題」。

村民告訴我，「這份蔬菜協議書，可以抵作廠方承認污染的證據，否則五塊錢賠償金，並無補於事。」至於這次請願活動，事先消息如何走漏？是誰走漏？

我憶起張金雲的話，心頭上的疑霧更加化解不開了！

### 「木馬屠城」

農民鄧青龍的老婆手持一份報紙，過來叩我的門。絢爛的陽光下，她問我：「你看到這則新聞嗎？」

「……爲了調查觀音鄉鎘污染區居民意願，衛生局與民政局互推，公文往返費時，引起縣府的不滿，要求兩單位爭取時效協調，再拖問題仍無法解決。

「……衛生局做好了問卷，要求民政局代爲調查，一脚把任務踢給民政局。」（七十五年一月十五日中國時報）。

讀了那則新聞，我們沉默了。

我忽然記起致力報導公害問題的名記者楊憲宏說過「木馬屠城」的教訓，大潭村民真是活生生的範例啊！村民們原本以爲高銀工廠可以帶來地方繁榮，帶來財富，哪裏知道迎來「高銀」這木馬，竟成了毀滅大潭村的心腹大患！

但我何嘗說得出那份感懷，自從台灣實施「農業扶植工業」政策，一九七〇年台灣農業式微以來，農民從未得到應有的報酬，更壞的是，還得忍受工業污染的殘害。

鄧太太說：「種田的人，沒有人還跑去農會借米，只有今天的大潭村才這麼倒霉。那種苦日子，真是難堪的追憶啊！廿餘年的墾荒，胼手胝足，辛辛苦苦把大潭村建立起來。高銀建廠後，眼睜睜的，看着家園破碎荒蕪。如今，是否仍要遷村流離，也遲遲未決。一顆心，總是在空中懸著。」

在她口中，大潭村民的厄運，只得從無盡的流離歲月說起——

### 無情荒地上的「移民仔」

民國四十八年，政府決定興建石門水庫，徵調桃園縣阿姆坪一帶居民的土地，劃爲水庫淹沒區，今天的大潭村民才被迫分批遷至現址，至今仍被喚作「移民仔」。

第一次大規模遷徙，阿姆坪居民共分五批二百七十八戶，先後遷至草漯、樹林子、大潭和大崙尾等地。目前遷至大潭村現址的村民，包括泰雅族山胞和客家農民，則是這次大遷移之中的一支而已。

不巧的是，這一整批遷村的移民，因台灣工業污染已經臻於無孔不入的地步，竟然境遇相同，分別遭受林口火力發電廠、高銀化工廠和大園工業區的公害嚴重污染，生活陷入困境。

「當年，政府只補貼我們一點點搬運費，我們就舉

家遷來了！」鄧太太回憶說：「但土地被淹沒的人可以領到每公頃一萬八千元（按：是以民國48年的物價抵算的）的賠償費……。當時有許多老人住不慣，誓死要葬回阿姆坪。初來這塊不毛的惡地，冬寒夏熱，小孩和老人一個個生病，孩子也都是吃沙子長大的！」

她說，大潭村開墾初期，小孩子端飯碗四處跑，一邊玩一邊吃，回來時，總是一碗的沙。「漫天漫地的飛沙呀！」她說。

對大潭村民而言，今日的寸土，都是當初村民用心血灌溉起來的成果。初墾時，每日一鋤一斧，斬去海邊荊棘的樹根。她說：「有一種地上植物，根莖特別深，必須跪在地上慢慢挖掘，又把人家整得滿手是血。」

這才闢出家園的新天地。

荒地上那層厚沙，則乘著海風起時，趕忙用牛犁把它耕鬆，一層一層地任風刮去，剩下來的土才用來耕作。

「苦啊！」徐太太說：「那種日子，真箇是『種』稻囉！」她略略加重「種稻」兩個字。

「海風把秧苗吹得滿地滾，每天下田，就把它抓回來，挖一個坑，再播種回去。沙地嘛！土質疏鬆，肥料給吸光了也沒用，滲到地底，稻子壓根兒就吃不到，全是留不住的血汗錢啊！」

徐太太說話時，有一份客家婦女的柔緻和哀怨。「雞都會跳舞哪！」她說：「火毒的太陽照在沙地上，炙人的腳板，連雞也會跳腳！」

### 幾度毀棄的家園

後來，吃盡苦頭，種植了防風林，慢慢改良了土質，才把生活一點一滴的撐過來。誰知道，高銀化工廠來了，逕自把廢水排進灌溉水道，十年下來，這片土地終於淪入萬劫不復，永遠也無法挽救的鎘污染的巨毒之地。

「村後的泰雅族山胞呢？」我問。

「比我們還坎坷，更可憐哦！」鄧太太說。

在阿姆坪，泰雅族山胞和客家農民比隣而居，後來第一次遷村時，先二年搬遷，由政府安排至位於石門水庫下游的大溪鎮中新里。

泰雅族山胞遷村重建的第三年，葛樂禮颱風侵襲。石門水庫洩洪。那一夜，風狂雨驟，洪水兇猛地吞沒了全村，新墾出來的移民村也悉數流失，葬於水底。

家園沖毀，把村民的心也沖碎了，不得不暫住中興國小走廊，等待救援。後經桃園縣政府安排，兩股遭逢不同坎坷命運的村民，在大潭村再度重聚，却又共同面對鎘污染「痛痛病」的摧殘。



這是二十餘年前，大潭村泰雅族山胞在他們的故鄉——阿姆坪所拍的一張照片。

年長一輩的山胞，常常會緬懷起這些「稻米豐收」的舊事。（蘇滿能提供）

### 他只來溜一圈，我們可在這兒住了半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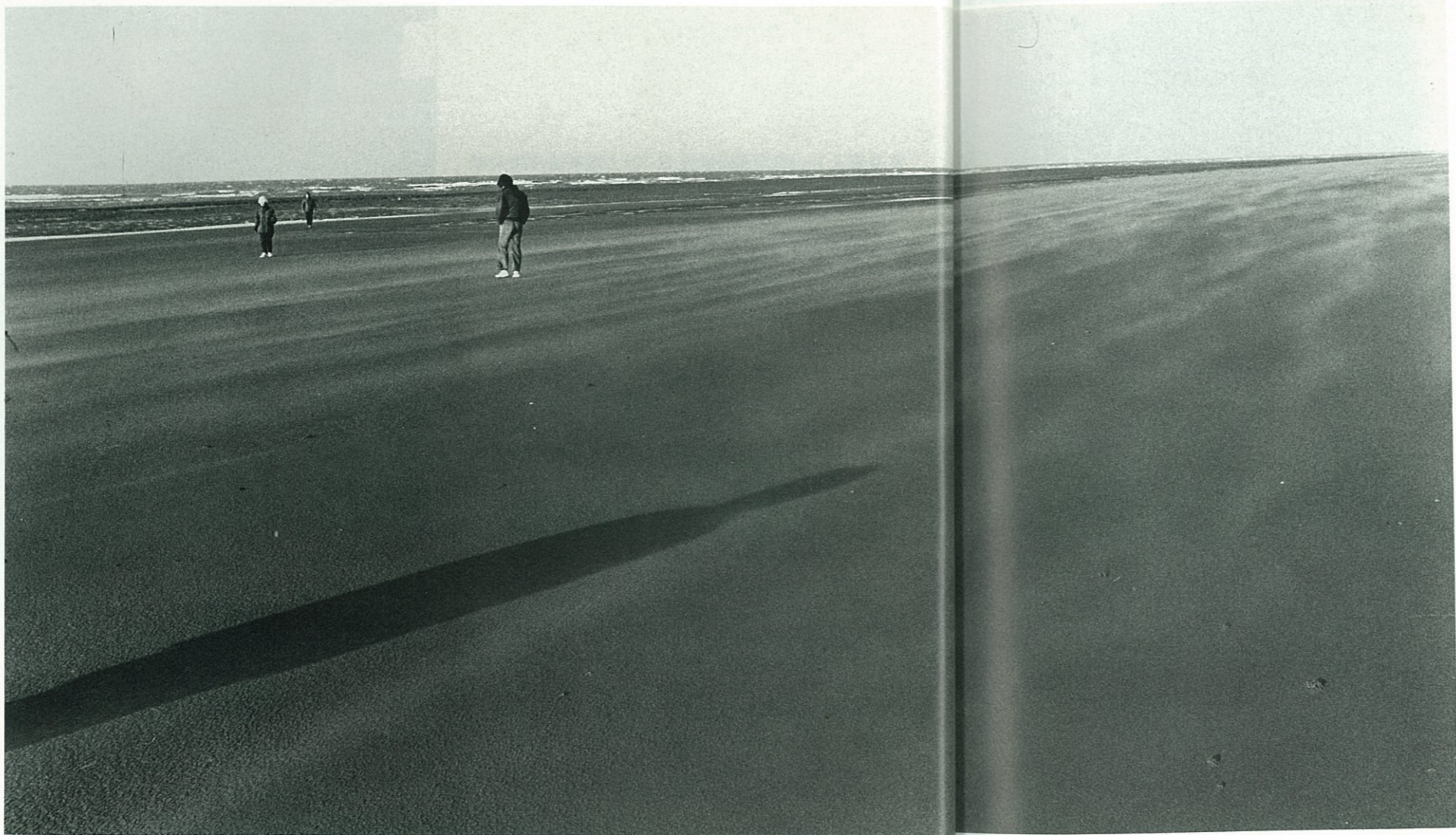
在嚴重的水污染下，桃園縣府於民國七十三年一月廿二日起，派出兩部消防車每日送水至村口，爲村民供水，由觀音鄉遠東紡織廠出資提供。但據村民表示供應的水質不佳，不敷使用，仍然不得不用明明知道含有鎘污染的舊水洗澡，跑到茄冬溪洗衣服，或遠至外村載水回家，極不方便。洗澡時含鎘的污水是否侵入人體，村民們似乎無法顧及了。

直到民國七十三年底，縣府向村民呂阿財購地十坪，在村外一點六公里處，鑿井設立「簡易自來水公司」，才又更進一步解決村民的用水問題。

台灣省環保局長呂世宗表示：「當地簡易自來水設施供水，經本局化驗證實水質未遭受污染，可供居民使用。」

但村民說：「我們整整喝了十年毒水，現在這口井，誰知道有沒有毒？」由於長期以來污染處置的緩慢因循，村民已經對政策喪失了信賴感。況且，村民的記憶中，每回環保局派到村子裡檢驗水質的人員，對村民端出來的茶水一口也不敢沾。有一位村民說：「行政院衛生署環保局的大官兒到大潭村視察，居然不敢進村，只到高銀工廠轉一圈罷了。他怕什麼嘛？他只來溜一圈，我們可在這兒住了半輩子！」

有一天下午，在村口洗衣服的婦女告訴我：「高銀



工廠的人去海邊了！」

## 死亡的海岸

不待她講完話，我趕忙衝向海邊。一邊跑，我一邊想到村民曾告訴我：「村外海邊，高銀工廠的廢水排放口附近，夏季漲退潮時，常常出現死魚纍纍，無人

敢檢，小的魚任其日曬枯爛，被海風吹散踪影，或被海鳥吃掉。大的魚則高銀工廠會固定派巡邏車來檢走帶回。」

但我聽說過有一次例外。有一回村民張元寶氣憤地拾滿一桶死魚，跑到工廠理論，也打電話請警員來搜證記錄。但似乎也沒有用！

## 採訪手記

對於造成嚴重「鎘」污染的高銀化工廠，當局為什麼不予立刻關閉，而任它繼續毒化水質、大海和土地？這是筆者所百思不解的。大潭村的問題縱使複雜，現在立即停工，應該是一個根本的措施。

大潭村的故事，其實是台灣「污染木馬」故事的典

型。一個個工廠伸進農村，然後逐漸造成水、空氣、土地的嚴重污染，就像當年進入希臘特洛伊城的木馬奇兵，終於屠盡城中人民的悲劇。然而，在今日木馬的背後，盲目追求工業化，投資人與少數地方官僚對公害問題的嚴重認識不清，又是一個怎樣的公害文化和公害結構呢？大潭村的採訪，使我深刻體會到林俊義教授的證言：「我們有一個產生公害的文化和價值

大潭村外的海邊，常常無端的刮起漫天的飛沙。像極了這一個移民村落的，歷經劫難的歷史。

環保局水污染防治小組組長倪世標曾表示：「高銀化工設廠時，省府水污染防治所才成立，到了六十五年才製定水污染防治法。」因此，「法令比實際慢了一步，責任不能說全在廠方。」

在海邊，曾課長也說：「那時候，就像沒有交通規則一樣，沒有人會自動守法的。工廠廢水排放的問題，就是這樣。」坐在摩托車上，他向我使了一個眼色，又說：「你知道的！」他欲言又止。

## 猛一抬頭，林投花總也素白地長出來了

大潭村被鎘污染的水田共十七公頃。自廢耕以來，枯草滋生，早已成了野鼠築穴的樂園。

準備離村的那一天，范國川倚在門上，冬日的陽光濛濛的照在他的臉上，顯出一張無奈的臉容，他說：

「廢耕以來，大潭村變得窮者愈窮，富者愈富。原先沒有勞動力生產的富人家，寧可把田租給佃農，大家分享收糧，如今廢耕的水田，白白可領每期稻作（半年）一萬八千元的賠償金，地主當然不願放棄，紛紛把租田收回，貧窮的佃農只好乾瞪眼了，也沒田地可做！」

看著他的身後拉得瘦長的背影，一直延伸到廳堂神案底下。神案上，祖宗的牌位遷走了，兀自留下香燭的落痕。麻雀在廳堂的牆角，築了幾個巢穴，可愛極了。望着滿地是斑斑痕跡的鳥糞，我說：

「清早時，屋裡都是麻雀，呱呱叫的叫起床！」

范國川惆悵的笑了。

猛然地抬頭，林投花總也素白地長出來了。花朵倒掛在枝頭上，散出野生的香味。

離村時，「告別林投花吧！」我心中默默地想着。牠像大潭村民，都是在這塊地上吃沙子長大的。等到哪一天，林投樹的花葉落地飄零，大潭村却早已成爲無人的惡水凶地，幾百年都無法恢復成能重新長出糧食的原初的大地啊……

針對死魚問題，我問過在海邊相遇的高銀工廠的曾課長，他說：「的確死了許多魚，但和氣候變化有關。」

他的話，讓我也想到村民告訴我：「老百姓在河裡電魚，動輒被捕罰款、坐牢。大老闆毒死了這麼多魚，什麼屁事也沒有！」

觀、有產生公害的經濟制度和政治結構。台灣現階段的公害，有很多並不是高度經濟發展的結果，而是落後經濟和文化慣性的現象。」

我覺得，在公害處置上，政府應該堅定、明確地站在人民的利益這一邊，而不是站在製造公害的資方。少數地方官僚，或昧於公害的嚴重，或貪圖資方的小利，在深受公害之苦的民衆前，造成政府偏袒公害工

廠，草菅人命的惡劣印象，這是多麼的不智！

對於窮於陳情、訴願，不能不自力救濟的污染受害人民的反公害行動，政府不應有不必要的過敏反應。對自己反公害的國民組織和運動，應該停止猜忌、偵探、分化、離間這些措施，而應該積極支持、輔助，借可用的民心民力，解決日益嚴重的公害問題。



失去雙手的蘇守千，總是給人一種自信、堅強、永不屈服的感覺。



蘇守千和（左一）族人共同協力，在阿姆坪的老家搭建新屋。（蘇滿能提供）

人間燈火

# 斷臂中 昇起的聖樂

要讓命運低頭的蘇守千

他的祖父是泰雅族的俘虜；  
他的父親是泰雅族的勇士。  
他自己，更在八二三砲戰中失去了雙臂。  
隨着族人的顛仆流離，他輾轉遷徙到這裡。  
他用自己的斷臂，在這多風多磨難的，  
貧瘠的大地上，一鋤一鋤的掘出了一個堅實的新天地。  
如今，這塊大地又被凶毒的工業廢水摧毀了。  
在他不屈的面容背后，奔騰着多少撼人心魂的故事……」

攝影■蔡明德 撰文■王墨林



家居生活一景——  
蘇守千抱著他的小孫子，  
高興地逗弄小狗取樂。

從中壢開往大潭村的客運，每天只有三班；班次的稀少，並不意味著「大潭」是一個偏遠的地區。事實上，在中壢搭車，只要四、五十分鐘就可以到達了。

一個天空灰黯的冬日，我們自台北來到這裏。剛一下車，迎面撲來一股冷風，也許是距離海邊太近了，風中透著刺骨的寒意。空氣裡，到處都飄浮著一絲乾澀，甚而近處一直隆隆不斷的海潮聲，聽來也彷彿是乾旱的悶雷。那天，因為是禮拜天，曾為污染的事，在此採訪住宿了十一個日夜的蔡明德，一逕帶著我往教堂去，半路上，就碰到了蘇守千。

### 真是一條漢子

蘇守千騎著他自己設計的腳踏車，後面載著他的小孫子，正準備到教堂去。他停下車，跟蔡明德打著招呼。首先映入我眼裡的，就是他那一雙空蕩蕩的斷臂，第一次聽到

蘇守千這個人物時的鮮活意象，立刻映入了我的心中。朋友說：「……有一次，村子裡的年輕人要與近海防部隊的阿兵哥辦場籃球比賽，蘇守千就用兩條斷臂挾著油漆刷子，跪在水泥地上畫了一整天的線，兩個膝蓋皮都磨得差不多了……」而現在，他就在我眼前了，憨厚、素樸，正用著生硬的國語跟我們談話。他那深褐色的臉上，一直漾著一抹羞赧的笑容，眼角的皺紋顯得愈為突出，我卻直覺的感到：他真是一條漢子。

他因為要趕去教堂，和我們聊了一下村裏的事，就騎上車子先走了。

教堂在村子後面，是一座用水泥砌成的建築，看起來雖然粗糙，卻另有一番淨素的風味。當我們一路走進去的時候，已看到蘇守千站在講壇上，用兩條斷臂挾著抹布用心地擦拭著講桌。他的動作快捷俐落，顯然是經年累月勤勞工作的結果。擦拭的工作一完畢，又看到他拿掃把，開始清掃大庭。同樣的用雙臂挾著，毫無阻滯地把長條椅下的垃圾都掏了出來。因為重心要求得



平衡，他拿掃把的姿勢就必須使腰彎得更低了。乍看到用那麼彎曲的弓背去支撐著一支掃把的重心，不免驚心；原來生命中再坎坷的苦難，都可以有法子支撐起來的。

教堂裏有幾個四、五歲的小孩，正跟著大人在玩耍。其中一個坐在長條椅上的孩子，玩得十分高興，看到蘇守千掃到他的跟前，又不捨

又無奈的要跳下來，蘇守千似乎不忍打斷孩子的興頭，輕輕勸阻了他，十分小心地連椅帶人用雙臂移動了位置；一俟紙屑掃了出來，又連椅帶人移了回去。孩子顯得更快活了。後來，我看到村子的小孩在碰到蘇守千時，都不忘記親熱地喚他一聲「阿公」！

掃完地回到座位上，他又忙了起

來。這次是在翻閱聖經、聖詩，把今天要朗讀的段落、要詠唱的聖詩一一找出，然後折下記號，以便在禮拜進行中能夠迅速翻閱。看他翻閱書籍，老花眼鏡不時戴上戴下的動作——先用雙臂從衣袋中挾出眼鏡——平穩地攔在雙腿上——疾徐有致地打開鏡架——再拾起來——掛在臉上。脫下時，也一樣用雙臂

雖然失去了雙臂，  
蘇守千仍然用著自己設計  
的農具，在他所擁有的  
六分農地上，  
勤奮地工作。



卸到腿上，然後把鏡架折合，裝入袋內。這個對一般人說來極其平常的動作，經過他的雙臂，用了分解動作來完成，彷彿竟是一件非凡的技藝，可又是那樣的自然而然。

人們陸續的進入了教堂。這時，蘇守千走到風琴前，開始奏起聖詩，低沉的琴音愈來愈烘托出了禮拜的氣氛。我挨近風琴，只為了一窺他究竟如何彈琴的奧秘；說是彈，其實是用斷臂去觸摸琴鍵。若說聖詩是對上帝的禮讚，那麼神啊！請看祢這位失去雙臂的子民，他對祢的禮讚，又是出自一顆多麼真誠、多麼可貴的心。最顯眼的是，他那兩條斷臂的底部，是一層又黑又厚的皮膚，像極了勞動者一雙長滿厚繭的大手。

來上教堂的教友們，除了泰雅族人，另外還有附近海防部隊退役下

這輛腳踏車，是蘇守千要求車店特別設計的。它伴隨蘇守千渡過了二十個寒暑。

正在吃餅干的孫子，看到購物歸來的蘇守千，高興地迎上去，遞上一塊餅干：「阿公吃，阿公吃」。

來，落戶大潭村的老兵。有的扶持著他們的老伴一起來，其中一對隨身跟著一雙小兒女，還以為兩人結婚沒有幾年，一問才知道，原來是女方帶過來的孫兒女；還有一對因為老伴雙眼失明，男的一直跟在身旁，細心地扶持著她的行動。老兵也許懂得少許山地話，也許一點也不懂，但是，從聚會開始到完畢，他們始終安安靜靜地與老伴坐在一起，聆聽著牧師用山地話講道。他們的臉上煥發著一種知足安祥的溫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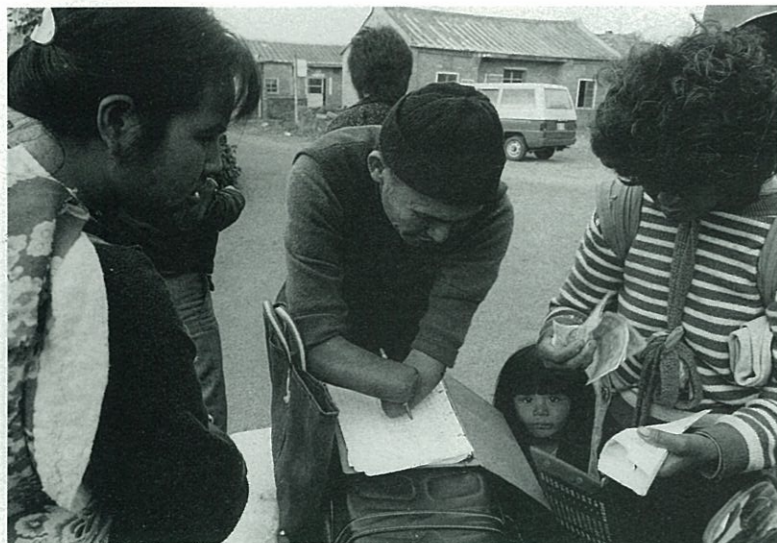
做完禮拜，蘇守千跨上腳踏車，輕快的騎到了他自己開設的彈子房。

這家彈子房是他花了四萬元，在自宅附近的空地上，搭蓋的。平日日裏，大都是村子裡的少年家跑來

此地玩。有時後，他也陪著這些後生小輩打著玩。但是他的打法與眾不同，原來他是反其道而行的：用雙臂挾著倒過頭的球桿來撞球。因為桿頭粗，有重心，他好使力。雖說要起來比不上少年們的自由靈活，但也是一付絕不含糊的認真狀。尤其禮拜天，還有人帶著手提錄音機來，把音量放大，儼然就成爲一座「青年活動中心」。不少年輕人在打完球後，仍然兀自拿著球桿在檯上練球，也未見他喝止過。

### 一鋤一鋤堅實地往下掘

蘇守千除了照顧彈子房的生意，還兼照顧村子的水塔。這個水塔，爲水污染的村民解決了最重要的問題，但爲了維持水塔日久天長的運作，平日的修護工作卻十分麻煩；更麻煩的是，每月還要挨家挨戶去收水費與修理費。因此，被派去管水塔的人，常常幹一陣子就敬謝不做了。蘇守千自告奮勇擔起這份吃力不討好的差事。



收取大潭村用戶的水費，是蘇守千每月15日的例行工作；此外，平日他也必須管理和維護水塔的正常運轉。

「我不怕麻煩。馬達壞了，就叫我的大兒子來看看，或者跑到鎮上去叫人來修理；一般說來，收水費還好，收馬達修理費時，住戶確有人不太情願。不過我也不怕，反正是為大家好，要是真有人不願意交，我就用罵的——我會罵人喇……」

大潭村跟我們習見的一般村子不同，不僅是因為它由客家人與山地人各佔一半組合而成；也不僅僅是由於它遭到污染；更由於它那倍嘗

艱辛的拓墾歷程（編按：可參考「再見，林投花」一文。）當初在貧脊荒涼的土地上開拓田野，對四肢健全的人而言，都已經是一種痛苦的試煉，那麼對於沒有雙手的蘇守千來說，又該算是怎麼樣一種開天闢地的事業啊！

雖然大部份的田地都再一次的荒蕪了，蘇守千却没有休息。至今他還常常下田找點活兒做。他使用的是自己設計出來的鋤頭，必須給出

較常人更重幾倍的力道。在田地裡看他修護田埂，一鋤一鋤堅實地往下掘的姿態，不得不令我們感嘆：人類竟有這般崇高的毅力。

### 泰雅族的俘虜

蘇守千的祖父是客家人。在一次泰雅族人的「出草」行動中，被俘虜到山地。由於孩子的活潑可愛，不忍取他性命，就把他留在部落裏扶養長大了。這個平地小孩變成泰雅族武士以後，與同部落的女子結婚，生下了蘇守千的父親。同樣的故事，也許在別的山地部落一樣發生過；但故事發展到了蘇守千的身上，却給出了不同的意義。

蘇守千在當兵前，已經結婚生子

。廿歲入伍當兵，正好碰到名聞中外的「八二三砲戰」。當他在戰壕裡，急急忙忙地搬運着砲彈時，突然一陣天崩地裂的震動使他失去了知覺……清醒過來，才知道雙手從胳膊以下完全被切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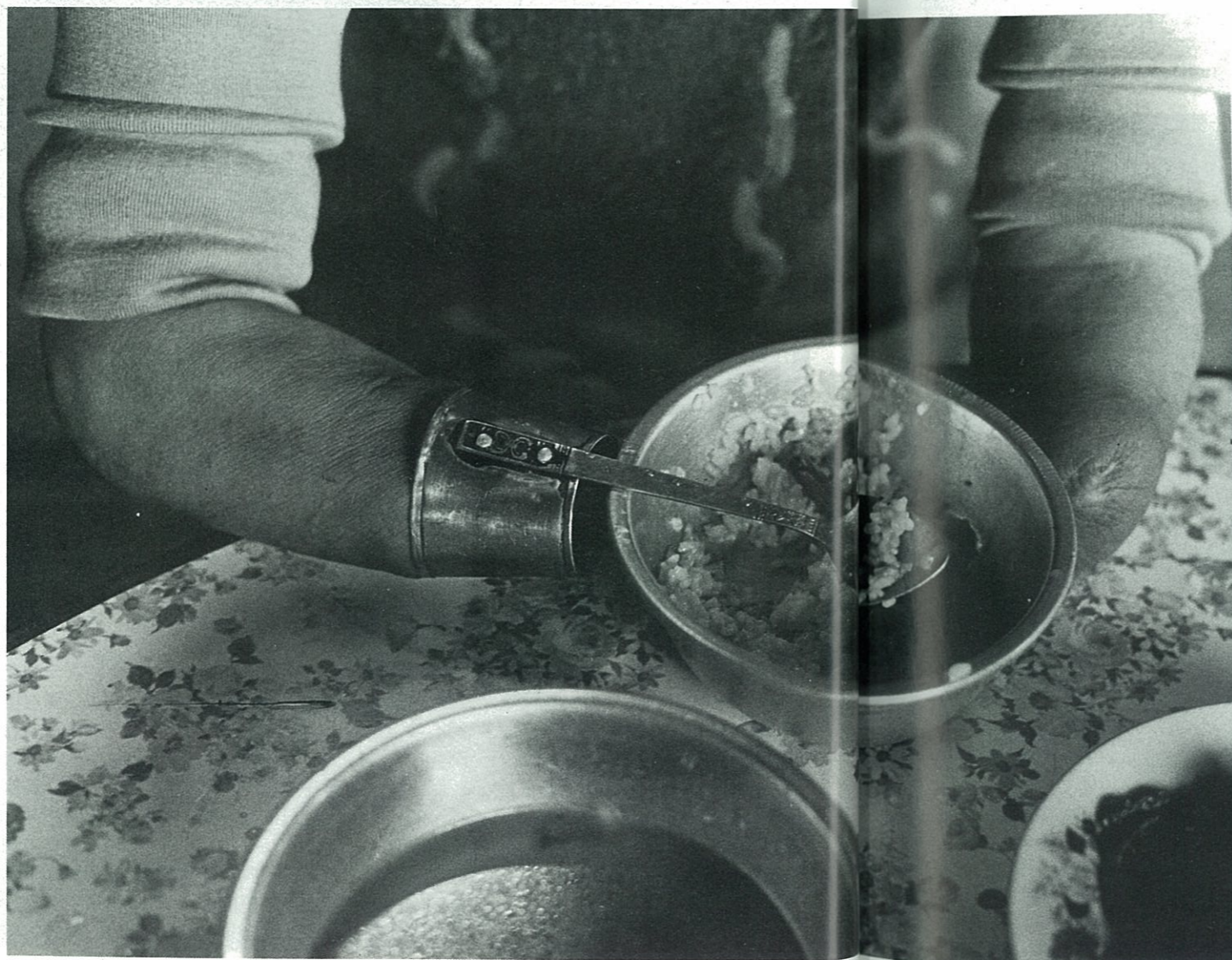
「當你剛知道失去兩手的時候，一定很難過吧！」

「沒什麼啦，沒有特別的感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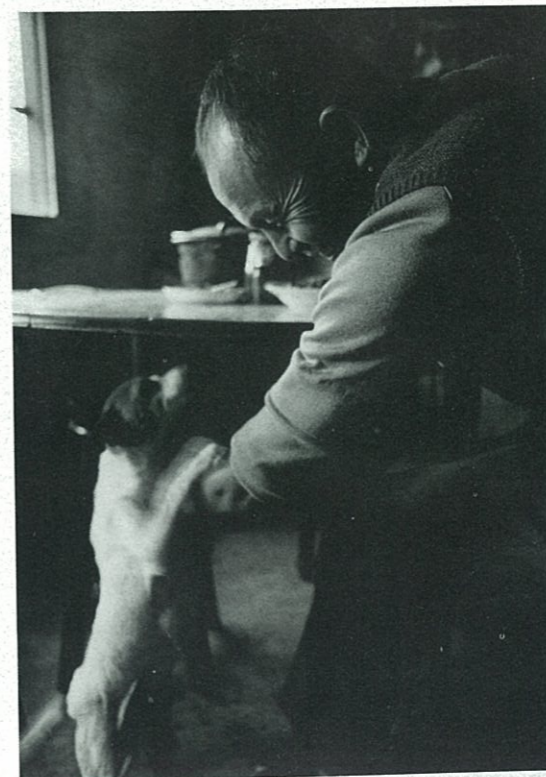
「換了別人，必然痛苦得要死。」

「你現在這麼想，可是真的事到臨頭，反而特別地冷靜。」

不僅這樣，他的左眼也因被彈片割到，失去了視覺能力，眼膜上至今還可見到那一小瓣彈片的刮痕。事後，部隊安排他住進「忠義之家」。他覺得自己還年輕力壯，怎麼



蘇守千常常是家中最後一個吃飯的。蘇太太說，他碰到朋友總會聊個沒完忘了吃飯的時間。



蘇守千喜愛一切的小動物，他不但養狗，還養了一群鴿子。





蘇守千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  
是大潭教會的長老，每逢做禮拜，  
都帶領着教徒唱聖歌，禱告。

主題  
1. 提後 12-13  
2. 彼前 4-8  
3. 林可 9-24  
4. 太 9-37-38

能住到那裏去養老？報到後才住了幾天，就急着趕回家裡。

失去兩條手臂的蘇守千，並不會覺得跟以前有什麼不同。他一樣的，用自己的手臂拿碗筷吃飯；一樣自己動手洗澡；也一樣帶領着一家人，從石門水庫的阿姆坪，遷到中庄村，又從中庄村，遷到現在的大潭村。今天，廢水污染了這一片辛勤再建的家園，他又要再一次的面對着遷徙的命運了。

我向蘇守千：「你願意遷村嗎？」

他說：「這也是沒辦法的事情。我只希望能為小孩子找到一塊好地方，以後永遠不要再遷村了。」

#### 人的風格和尊嚴

對現代的都市人，搬家的意思不過是把此地的傢俱遷到另一處屋宇下罷了，有的，甚至帶着少許行李，就可以從台灣遷到幾萬里外的美國。而對這些把半生心血都灌輸到土地裡面去的農民，遷村的意思却是斬斷了他們跟世代耕作過的土地的關係；是他們和母親血緣的割捨啊。也許正是這種坎坷的生存環境，使他們更虔敬誠摯的走進了宗教的領域吧。蘇守千從少年開始開始進入基督教會，到現在，已經對聖經的故事瞭若指掌了。他說，聖經是他每天必讀的。與他談起聖經來，他倒像兒童一般喜悅起來。

「你最喜歡聖經中哪一段？」

「我都喜歡，讀聖經讓我產生力量。」

「你做祈禱嗎？」

「我常常禱告，感謝神賜給我所有的。」



在村子裡，碰見過一些泰雅族人，即使對高銀化工廠排出的廢水污染了他們的土地，有再多不滿，卻從不是那種血管責張的激怒，也從不曾表現出自怨自艾的挫折。蘇守千正是一個典型。與他談話，總給你一股堅定誠摯的氣象；問到他自己的問題時，却常常是一個羞赧的笑容，表示他不知如何回答，但眼神却充滿自信的光采。

這樣的一個人，對於失去雙臂的殘障者來說，為他們活出了一種尊嚴；對於擁有健全四肢的人們來說，也讓他們看到一種真正的「人」的風格和力量。

戰火雖然毀掉了蘇守千的雙手，  
但却無法奪去他那活下去的  
勇氣和信心。

他紮紮實實的過了大半生。

# 漂泊者之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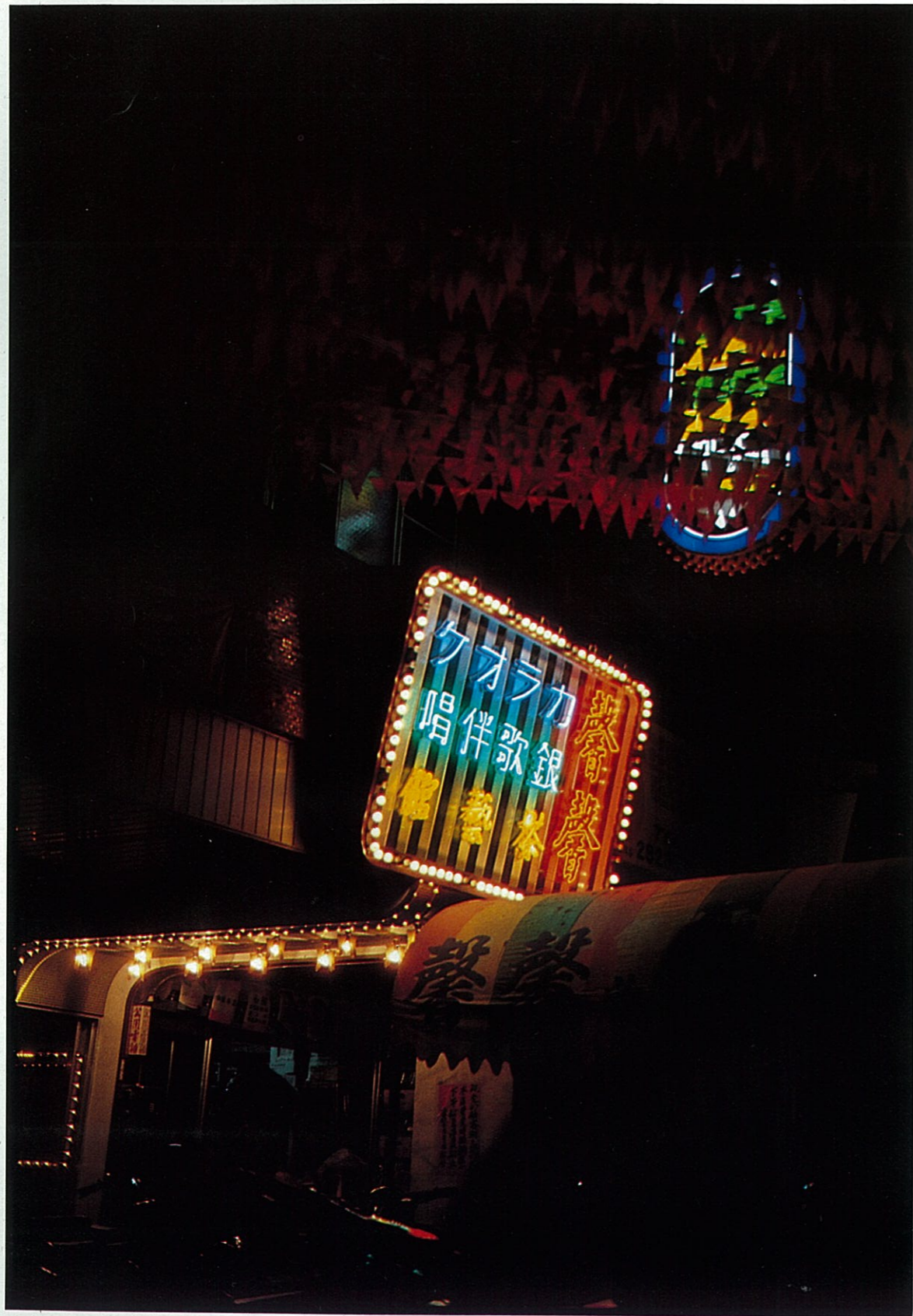
## 高雄市卡拉OK餐廳筆記

他們說：「來這兒，花一百元，有歌可聽，自己也可以唱唱……」他們都是工人；這個富饒社會中的「沒有臉的人」。他們藉着一個虛構的空間和環境，藉着音樂和歌詞，相互溝通，彼此撫慰；用別人的掌聲暫時肯定了自己的價值。時間是午夜。地點是一家「平民化」的卡拉OK餐廳。在炫惑的燈光下，在詭麗的舞台上，正投映着一個怎樣的生活現實與社會場景呢？

〈 打扮着妖嬈模樣  
/ 陪人客搖來搖去  
/ 紅紅的霓虹燈 /  
閃閃爍爍 / 引阮心  
傷悲…… 〉

攝影 / 撰文 ■ 侯聰慧  
改寫 ■ 李明





這幾年來，高雄市的「卡拉OK」餐飲店，忽然像雨後的春筍，出現在幾條消費街衢上，而且裝潢和氣派，一家比一家豪華。

### 「卡拉OK」？伴唱機？空樂隊？

所謂「卡拉OK」，其實是經過日本人特殊設計出來的音響設備。它可以消去原來錄音帶中人聲歌唱的部份，留下整個樂隊伴奏的部份，然後可以使新的歌唱者的歌聲溶入伴奏中，播放出來。這樣，人們無需有一個樂隊，就可以在完美的伴奏背景音樂中，自己盡情地唱歌了。這樣的裝置，中文叫做「伴唱機」，頗能如實地反應這設備的性能。至於「卡拉OK」這個日本名稱，究竟是什麼來源，有什麼意義，則似乎至今不為此間人士所明知。有人說，「卡拉」，是日語「空」的讀音；「歐凱」，是日本外來語「Orchestra」的略語，即「樂隊」之意。合起來理解，大致是「空無一人的樂隊」，形成沒有樂隊在場，却可奏出完整伴奏的機器設備之意。在「伴唱機」這個辭尚未出現之前，國人直接從日語片假名「カラオケ」直接音譯成「卡拉OK」，而且流行於市上。

高雄市的幾家「卡拉OK」餐廳，規模大，裝潢講究，却又相當平民化。坐位舒適，燈光幽柔。舞台上的光效，極盡幻化詭麗之能事。有些餐廳，把客人在舞台上忘我歌唱的影像和聲音，用電視螢光幕在餐廳外播放出來，用以招徠顧客。在舞台上，也有的還會為歌唱者把歌辭用螢光幕打出來備忘。在這樣「現代化」的裝置下，客人的基本消費額只需一百元。而且，和台北的「卡拉OK」餐廳比較起來，據說高雄的「純度」也高些，較少有色情媒介或交易。

一個涼爽的夜晚，我挑了一家「卡拉OK」餐廳走進去。電動門一打開，隨即傳來站在門邊的女侍應員清脆的聲音：「歡迎光臨」。電動門在身後關住了，我也頓時被關進一個由音樂、人工光效的舞台氛圍所構成的虛構的世界。在幽柔的燈光下，一個年輕人在唱：

『若想起故鄉，  
目屎就流落來，  
免掛意請你放心，  
我的阿母  
雖然是孤單一個，  
雖然是孤單一個……』



### 離背鄉井的工人

對於我這初來「卡拉OK」餐廳的人，那歌聲的醇厚，音質的宏美，是個很大的驚異。在每一個伴奏的間隙中，四面八方響起熱烈的掌聲。這掌聲印證了那台上的青年的歌聲，同樣地受到全場聽歌的人們的驚異的激賞。我走向舞台，找尋一個適當位置，在心中測試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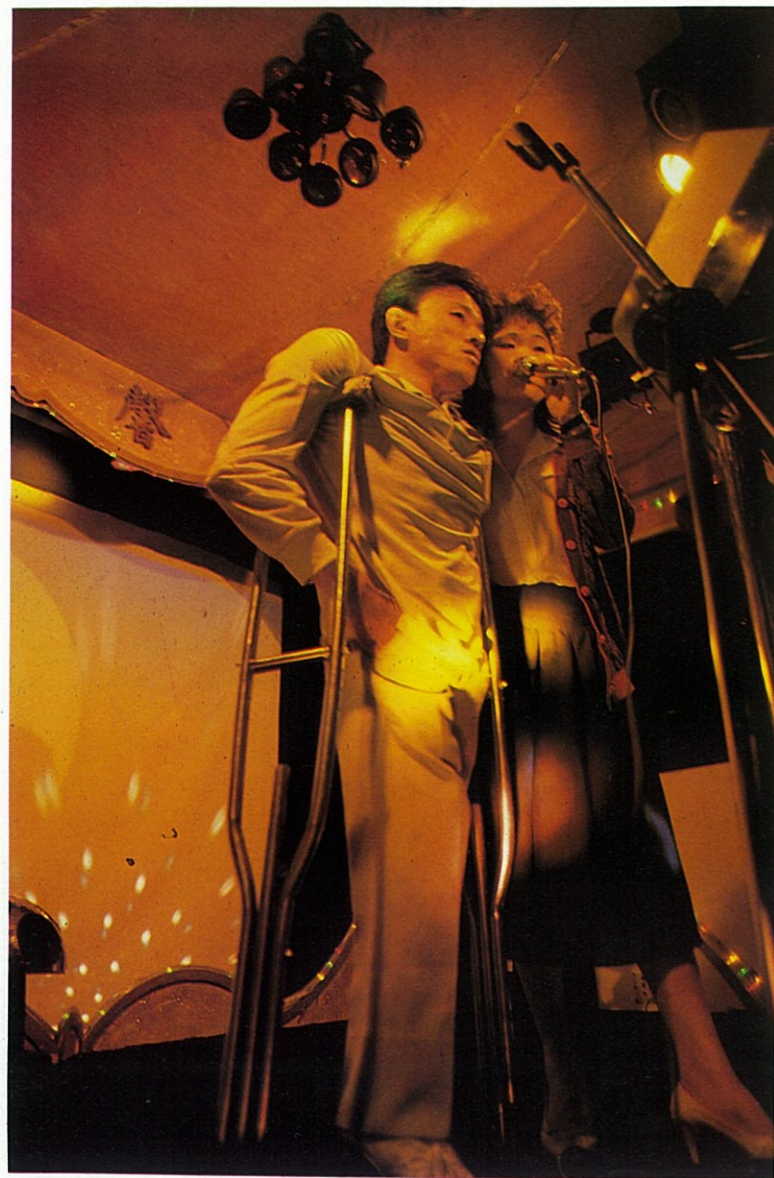
高雄市的卡拉OK餐廳，  
以規模之大，裝璜之豪華，  
舞台光效之奇詭稱  
平素淹沒在碌碌的生活中的人，  
可以在這虛構的舞台上，  
暫時找到了突出的身份和認同。

高雄市卡拉OK餐廳門外的霧紅燈招牌，在暗夜中發出奇幻的彩色，  
招喚着無數疲乏、望鄉、孤獨的流浪的歌者。

這種幻化的光效下，要怎樣不打開光燈拍照。當我從相機的觀景窗凝視着舞台上的歌者，我才注意到他身上穿的是一個國營造船廠的工人制服。

我在一陣又一陣掌聲中，拍着照片。我逐漸感覺到這掌聲的奇特：熱情、親切、讚賞而友愛。在過去，我為別人鼓過掌。但那多半是禮貌的甚至是虛假的鼓掌吧。但是在這兒，一個愛聽歌、愛唱歌，而彼

一位殘障的朋友，有一副真好的嗓子。如果没有卡拉OK舞台，有誰認識他在歌唱上驚人的天賦？



此又相互陌生的人們的集合中，人們在音樂、在歌聲中彼此交流，彼此相識。那年輕人繼續唱着：

『我也來到他鄉的，  
這個省都，  
不過我是真勇健的，  
媽媽請你也保重。』

一個離開了農村，湧向城市的，孤單的年輕人的哀曲吧。這時，我忽然理解到，除了那音樂，那渾宏的歌聲，這歌辭在人們的共鳴上也起着巨大的作用。台灣經濟的繁榮

與發展，五〇至六〇年代的台灣農村貢獻了很大的作用。吸取農業的乳血而肥大的台灣工商經濟，不斷地吸引了來自農村的勞動力，形成巨大的產業後備軍隊伍。為社會流動驅策蠅集到高雄，這典型的工業城市裡來的農村青年，對於這首來自東洋，填上台語歌詞的「媽媽你也要保重」，有一種特別激動的反響，當然有它的道理在。

### 戰慄的共鳴

那歌唱的青年，在雷動的掌聲中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我這才看到座位上早坐着另外三、四個，也穿着工人制服的年輕人。

「你唱得真好。」我跟那青年點了點頭，跟大夥兒說：「我可以坐下來嗎？」

那青年微笑着揩臉上的汗水。我記得他在台上那麼忘情的動作與表情，擔心拍出來的東西，在慢的快門下，將一片模糊。坐上有一位比較黑胖的朋友遞過一支烟來，說

「歡迎，請坐！」

我抬起手腕上的錶。午夜都快兩點了。問他們為什麼在這深夜，還穿着制服。「下班來不及脫換制服就來，一直待到現在的嗎？」我問。

他們說，這個禮拜輪到他們上夜班。「我們廠裡，一天三班。」那個熬黑的胖子說，「下了大夜班，大家相約來這兒玩。待會兒回家洗澡睡覺。」

問他們常來吧？他們說是。方才那位唱歌的朋友姓傅。小傳說：

「我們做工人，沒什麼錢花。下工以後，上酒吧、酒店、我們沒能力。」他說，「來這兒，花個一百元，有歌可聽，自己可以上去唱唱，又可以來這兒看『七仔』（妞兒）……」

他們說着，朗聲笑了起來。我說能有幾個好朋友，工作之餘來這兒喝東西，唱唱歌，精神上快樂得多

。不料其中一個把額上的鬍子剃得發青的小伙子却有些激動起來。小伙子說：

「快樂？快樂個×咧！我們做工的人啊、靠的是體力討生活。累呀！」他說。

可是小伙子承認，自從有了「卡拉OK」，「至少可以忘記疲倦，從這兒回去，睡得好些。反正，明天的勞苦，明天再說。」小伙子說。在工廠裡耗盡了體力，在這兒用金錢購買精神的解勞，然後隔日又以飽足的勞動力，投向機器的生產線。這彷彿都出自同一個人設計出來的行程似的，思之懷然。

這時，台上又傳來那首「媽媽你也要保重」。這回是一個年輕的女工模樣的人在唱着。這群人一時安靜地凝視舞台，有人不自覺地跟著輕聲哼着：

『我也來到他鄉的，  
這個省都，  
不過我是真勇健的……』

「這首歌很受歡迎，是吧？」我問。

他們說是很多人喜歡唱。而只要唱得好，都會得到十分熱烈的掌聲。如果高雄是各地背離鄉井的青年勞動者匯聚之所，唱的人和聽的人之間，在「媽媽請妳也要保重」這首歌中產生了戰慄的共鳴吧。

### 唱出胸中的塊壘

「本來，我是個十分內向的人。不信，你問他們。」方才上過台，博得如雷掌聲的青年說，「後來，有一次，被他們強起哄，逼到台上去。」

「因為我們私下都知道他歌喉好，」那黑胖的小伙子說，「我來過卡拉OK，聽人家唱。心想，他們很多全比不上我們小許……」

「後來，我唱了，覺得心情好些

。」小許說，「覺得很多悵在心里的不爽的事，全可以忘了。」

「其實，還有一個好處。」小傳說，「每次你上去唱，換來那麼熱情的掌聲，很有成就感吧。」

大家於是笑了起來。小傅的話，極有道理。在現代社會中的現代人，尤其是組織到生產線上的工人，都是「沒有臉孔的人」。他們喪失了自我，喪失了彼此間溝通的通路，個人的創造性、個性，在整個生產和消費制度中沒沒。但當他們來到「卡拉OK」，他們藉着一個虛構的空間和環境，藉着音樂和歌詞

用一天的勞動換取生活，  
又用低廉的價錢來卡拉OK餐廳  
購買精神的解勞，以便第二天，  
以全新的心力和體力投向勞動……  
這難道是經過一貫的設計嗎？



從模仿電視螢幕上的表演，  
到實際的卡拉OK舞台上的表演，  
對「電視小孩」的一代，  
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相互溝通，一吐胸中塊壘與挫折，一展個人的歌喉，在平凡單調而又疲勞的勞動與生活中，用別人的掌聲暫時肯定自己的價值。

### 在舞台上，她成了另一個人

爲了拍一個老先生自得其樂地在舞台上又舞又唱，我離開這群年輕朋友，趕到舞台邊。拍過以後，我開始想找一個位置坐下來。侍應生把我帶到一個靠近中央近左的位置。我把相機擱在桌上。

「喂，你爲什麼照相？」

這是隣座上一位顯然已經微醉的小姐。酒女吧，我在心中忖度着。

「只是興趣。你常來這兒嗎？」我說。

「消磨時間吧，」她嘆息了，「反正，睡也睡不着。幹我們這行的，下了班，都這麼夜，還有什麼地方去？」

她從皮包裡拿出香烟，遞了一支給我。我爲她點上烟。她接着說：

「不來這兒，到那裡去？不是打牌，就是，回家吐酒……」

「你心情不好。」我低聲說。

「一個月當中，沒幾天是心情好的。」她笑起來，「年輕人，對不起。酒喝多了，講話就會這樣。你，不上去唱歌？」

「噢，不！」我說，「我不會。五音不全哩！」

「不唱歌，來這兒做什麼。新聞記者？」她說。

「不。我這是第一次來。我覺得挺喜歡這兒的。」

「爲什麼？」她說，「你又不唱。」

「因爲……」我語塞了，「因爲，我以爲，這兒有一種真實。」

她聽了，竟有些怒意。「真實？」她說，「算了吧，少年家，真實？這世上那兒有真實，×他娘！」

「你看！像你這麼說話，不就是

燈光幻化，自己的聲音又多少  
經過伴唱機美化，卡拉OK餐廳是  
治療現代人的異化的場所吧……

很真實嗎？」我趕忙說，「換別的人，別的地方，就不會這麼說話了」她笑了。「你真有意思。」她說。她那一排白色的牙齒，真是好看。「第八桌，N276，來賓請上台演唱……」麥克風叫了兩次。她忽然驚醒似地跳起來。

「喂，該我唱歌了！」

說着，她走上舞台。音樂響起。在燈光下，她忽然像被某種魔術點化成另外一個人。她隨着樂聲徐緩地搖動着身體，看來絕對是一個經驗豐富的演藝人員。台下捲起一陣掌聲。

『打扮著妖嬌模樣，  
陪人客搖來搖去，  
紅紅的霓虹燈，  
閃閃爍爍，  
引我心傷悲，  
啊！啊！  
誰人可以了解……』

這是當時正流行的「舞女」，可是我從來沒有聽過像她那樣充滿了真實情感的唱法。整個餐廳裡的人，都爲她熱情地喝采。唱完了舞女

生活的滄桑，淪落的血淚，  
背井離鄉的孤單……  
都讓它藉着這歌曲的旋律與詞意，  
儘情發抒渲洩。



，「安可」之聲此起彼落。在熱情的掌聲中，她又唱了一首曲調熟悉，而我却不知其名的日本歌。我雖然不識日語，但聽起來她的咬字流利而準確，那歌聲聽來有一種淒惻。在掌聲裡，她回到座位上來。原先的幾分酒意，已經完全消失。她拿起手絹，拭去眼角的淚光。但她的整個人，却變得煥發而自若。

### 暗黑的闇門

「你唱得真好。」我衷心地說，「真好。簡直也不差給專業的歌星。」  
「謝謝。」她平淡地說，「從前，在日本唱過歌。」  
「在日本？」  
「嗯。」她在皮包裡找烟。我遞了烟，為她點上火。她說，「當初，說什麼純粹演唱。結果，人過去了，陪酒、陪睡覺，什麼都由不得你不幹……」  
「對不起。」  
「都過去了。可是回到台灣，自暴自棄了，」她說，「做酒女吧。」  
「為什麼不在歌唱專業上求發展。」  
她苦笑。「黑暗啊，」她說，「你以為容易嗎？吃人不吐骨頭的世界喲，你以為容易。唱歌給我太

多的傷害。我甚至還恨那個暗無天日的歌星世界。坑了多少好人家的小女孩。」

她說像她這樣一個人，「一輩子完了」。趁着年輕，還能賺錢，有錢，就穿好一點，吃好一点。我有些悲傷起來，懊惱着為什麼引出這樣的話題來。

「能為你拍照嗎？」  
「方才我在唱歌，你不是拍了很多嗎？洗出來要給我。」她笑了，「多少錢，我先付。」她說着，打開皮包找錢。

「抱歉得很。我這是幻燈片，洗起來不方便。」

「噢。」她說。  
她說她該走了。我看腕錶，凌晨四點。

「很高興認識你。如果照片好，我會送給你」  
她叫我把照片寄放在櫃台。「我常來這兒。」  
她於是走了。

### 尋找心靈的故鄉

她走了不久，我也走出餐廳。我挑一個角度拍這家餐廳的門面。  
「少年家，你是新聞記者吧。」一位在餐廳門口排班的計程車司

機說。我們就這樣聊了起來。據他說，來「卡拉OK」餐廳的人，「五花八色，百種人都來。」他說，「不過，時間越晚，從酒店來的人越多。時間再晚，沒工作的小流氓較多。」

問他車上有没有卡拉OK裝置，他笑了。

「我的車沒那麼『貓』（氣派）。」他說，「阿賓的車才貓哩。」他把阿賓叫了過來。

「阿賓，人家想看你的貓車。」阿賓站在那兒，調侃地笑。「沒什麼，歡迎參觀。」

我走到他的車邊。他打開車裡伴唱機的開關，樂隊的伴奏就響了起來。車子裡的紅、黃、藍、綠的小燈泡開始閃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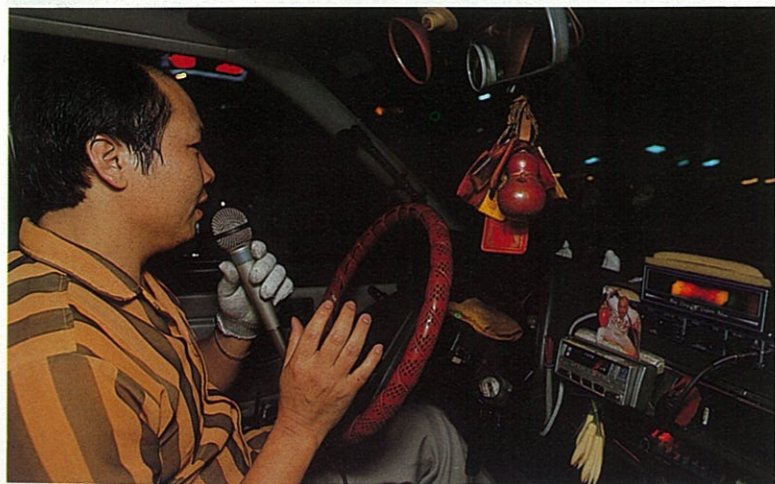
「五彩的燈光，真氣派。」我說。阿賓把麥克風交給我。「我不會唱。」我說，「你來唱一個。」他把檳榔渣吐掉。他唱了起來：

『若想起故鄉  
目屎就流落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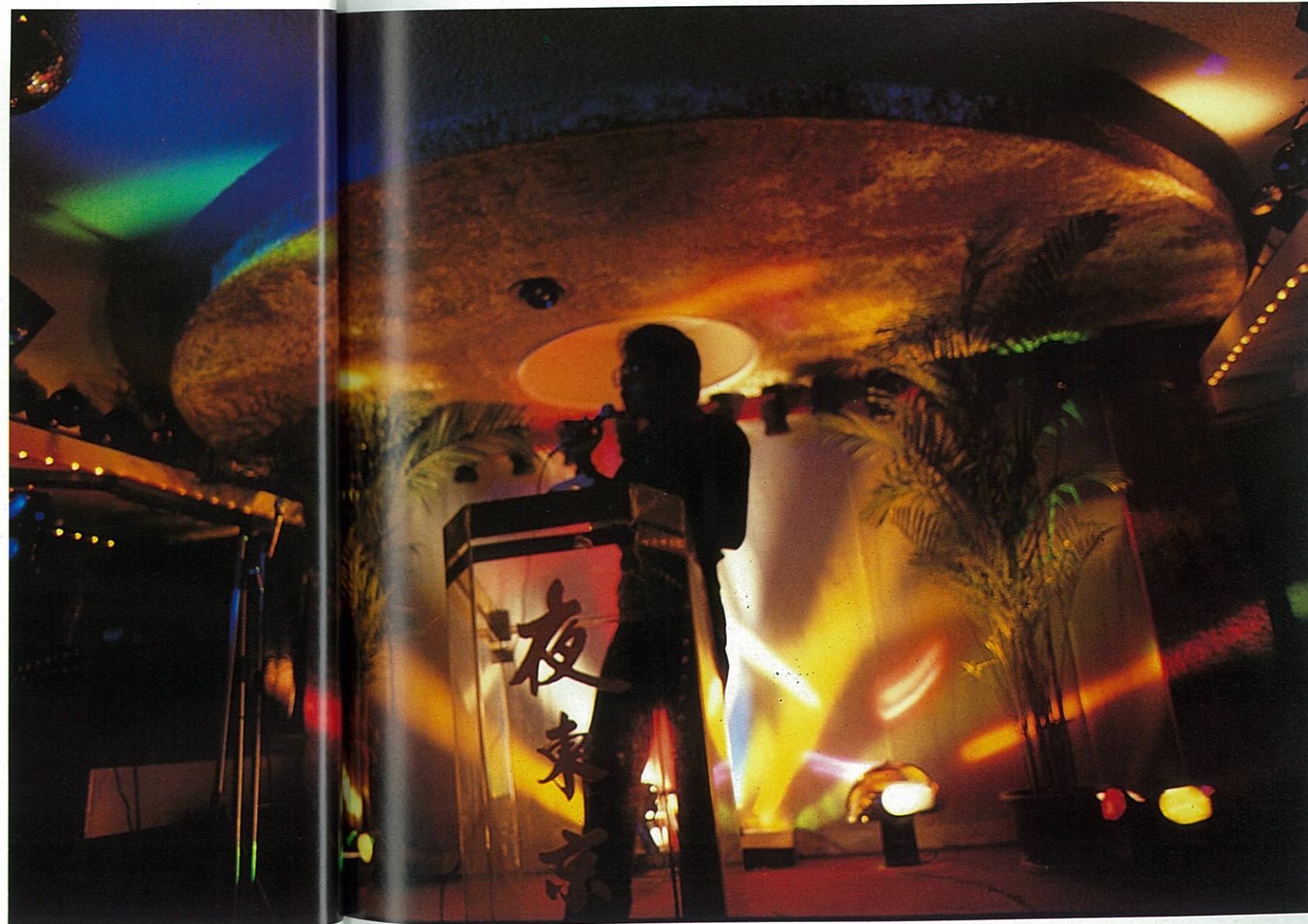
啊，又是背井離鄉的遊子之歌。

誰說中國人不愛唱歌，不喜歡唱歌呢？對了，來過「卡拉OK」餐廳，我才發現，中國人挺愛唱，也挺會唱。我忽然想起那位歌聲淒美的，略為遲暮的，孤單而滿心傷痕的酒女，忽然有些沈重起來。我聽着阿賓唱完，謝過他，獨自走向將曙未曙的高雄市的凌晨。我忽然感覺到，苦苦尋找心靈的故鄉的，絕不只是把「失落」、「迷失」掛在嘴上的文人。在「現代」這樣一個特殊的歷史時代，芸芸的人們，彷彿都失去了心靈的家鄉。那孤單的歌聲彷彿又從空中飄來……

至少在高雄卡拉OK餐廳為四面八方湧來的農村青年，提供了一個訴說、安慰並寄托挫折與鄉愁、疏離和歡愛的場所。



有些計程車裡，裝置着伴唱機。有些人把車子用鏡片、流蘇和閃爍的彩色燈泡裝飾起來，活像一個流動的卡拉OK世界。



# 搜巡在 中國的邊陲上

柯錫杰從事攝影的工作，30年了。他豐實的攝影經驗，他崎嶇的追尋歷程，一直都是眾口傳頌的佳話。他投入過「現代攝影」、「藝術攝影」、「商業攝影」等等的各式道路；如今，他調過了鏡頭，正一步步透過相機，記錄著「曾經發生、正在發生，或將要消失的人，以及事件，以及現象」。去年夏天，他首次踏上中國大陸。在驚沙撲面的大漠，在綠草連天的高原，在敦煌、在天祝、在塔爾寺……進行了一連串令他永難忘懷的記錄攝影。他說，邊荒絕域，大漠黃沙，曾經淹沒了多少的人與事；因此，他要把焦距對準中國的邊陲。他的關心，為他帶來了大量可驚·可歎·可貴·可異的鏡頭。這些作品，他已決定交由本刊陸續發表，作一世界性的首次披露。這是一個值得本刊讀者興奮期待的消息。經過了兩個多月的策劃，我們決定於本期推出這一特輯：「柯錫杰看中國」的第一部份。為了它，柯錫杰曾專程飛往香港，找尋資料。音樂家韓國鏞也特地抽出寒假返美的第一天，為本特輯執筆，介紹了舉世無匹的喇嘛教慶典音樂。歷史學者陸遙先生，更幾度奔波兩地，為了確切掌握柯錫杰的幻燈資料與史冊的記載。名作家季季的追蹤訪問，更為這個特輯提供了最大的縱闖與深情。這都是我們要一一致謝的。

攝影■柯錫杰 撰文■季季

嘉峪關









騎牦牛的藏胞，獨行於甘南高原的一條山路上  
雲像奇異的獸，在天空沉沉的俯視着

清晨四

1929  
城。19  
流一年  
1979  
年，首  
首次在  
攝影。  
198  
北。第  
動着  
，以

《6年



清晨四時的青海湖·晨光乍現·如幻似詩。

1929年，柯錫杰生於台灣台南府城。1959年，溶入日本現代攝影潮流一年半。1967年，移居美國紐約。1979年，放棄商業廣告攝影。1980年，首次返台個展。1985年6月，首次在中國大陸邊陲地帶進行記錄攝影。

1985年11月，柯錫杰又回到了台北。銀髮、白衣，沉重的行囊中蠢動着一些鄉愁、一些曾經破碎的夢，以及一些新生的、無言的歌唱。

我不是十分了解柯錫杰。但是將近二十年的歲月裡，我們在不同的地方走過相同的路，結識相識的朋友；彼此關懷理想的建立，以及免不了的幻滅。在藝術理想和現實生活的煎熬中，我知道我們許多朋友都曾經歷艱辛，哭過長夜。但是我們仍然走着，白髮或者灰髮之下的眼睛，仍然燃燒着熱情，清楚看見人世未了的責任。就這一部分來說，我應該是了解柯錫杰的。更深刻的說，我們所有的朋友，都應該是相互了解的。

### ■是怎樣的時代，為我們編寫了這樣的劇本？

基於這樣的相知，進行這次訪問之前，我構想的第一個問題是：

「你拍中國大陸，是以怎麼樣的眼光去拍——一個在台灣生長的人的眼光？或者以一個傳統中國人的眼光？或者一個現代的美國居民的眼光？或者什麼都不是？」

我猜想柯錫杰可能的回答是：「什麼都不是」。

那麼，到底是以怎樣的眼光呢？我猜想他會說：「以人的眼光」而事實，確然和我猜想的不謀而合。訪問一開始，我就提出這個可能讓他尷尬的問題。有幾秒鐘的時間，柯錫杰的眼睛彷彿茫然回看過去的自己，然後終於回過神來，嘆了一口氣，說：「什麼都不是！」他的聲音很低，但是有一種清楚的滄桑和沉痛。然後，彷彿按照別人編給我們的劇本，他接着唸出下一句台詞——以一個「人」的眼光！。



甘南高原上青稞與油菜花  
交織的美麗圖案  
為大地伸展最動人的曲線

他的聲音高昂了些，帶着一種藝術家堅定、明晰的執着。

有幾秒鐘的時間，我們都沉默了！  
我沒有在筆記本上寫下什麼。

問題與答案，似乎都按照我的構想與猜測完成了，我却禁不住懷疑的想着：是怎樣的時代，為我們編寫了這樣的劇本；並且鑄造了這樣簡單的台詞呢？

1980年4月，柯錫杰第一次回國舉行攝影個展的時候，我也曾訪問過他。台北南海路美國文化中心展覽廳裡，懸掛着一幅幅他自北非歸來的作品：純樸、乾淨、明亮，經過等待和追思的畫面，透露着遠離了文明矯飾的自然氣息。

### ■漫漫天涯路—— 抉擇、追尋與肯定

我記得他說得最多的，是1979年如何痛下決心，放棄商業廣告攝影。那一年，他五十歲，到了必須時時警惕「下一步」的抉擇的時刻。在紐約那樣一個物質文明日新月異、藝術浪潮風起雲湧的都會裡，柯錫杰做了十年的商業廣告攝影，在那一行裡獲得聲名，擁有一席之地；繼續做下去可以獲得更高的名利。

「但是我累了，」他說：「我厭倦了那些浮華的美麗。拍攝那些設計精美的時裝，我的內心常常是十分空虛的。「我」在哪裡呢？獨處的時候，我就想這個問題。生命的理想不該只是這些啊！」

「自覺」是藝術工作者最珍貴的精神座標；這一股理性的力量，終於把柯錫杰拉出了名利爭逐的紅塵世界，開始用雙腳和鏡頭捕捉歸真返璞的生活。

他欣喜的指着那些純樸、明亮的作品，告訴我如何帶着鈴木大拙等人討論禪與精神分析的書，走向北非沙漠的夜晚；走向那些尚未被文明污染的角落，從自然的擁抱中重獲心靈甦醒的生機。

但是現在，他反過來問我：

「妳有沒有發覺，那次我竟未曾拍下一張那些國家的所謂名勝古蹟？」

我回想了一下，不確定的說：

「好像沒有。為什麼呢？」

「沒有認同，也沒有感情。」他說。



對大自然、對群居的小村、對人與人之間的真誠，柯錫杰永遠有着莫名的嚮往和感動。但是對異鄉異國的所謂名勝古蹟，歷史再悠久，世俗的評價再高，在他看來總覺隔了一層，有點漠然。

「我怎麼會去拍那些沒有辦法讓我感動的東西呢？」他說。

除了人與大自然，以及人與人之間最真誠的那份情意和愛心之外，他的意思，大概就是指向了另一份更抽象的「民族感情」和「文化認同」了吧？但他似乎不想說得那麼露，只是又一次強調：「只有感動我的東西我才拍。」

這些年常回台灣，「和在外國的感覺就是那麼不一樣」。每一個人、每一處地方、每一件事，都讓他覺得「親切、溫暖、有感情」。他踏訪大街小巷，跋涉深山海隅，更常忘情流連的是鄉村便道和各地的廟會活動。觀察越多，他越覺得對故土的民俗藝術和傳統文化了解太少。更重要的，他也看出了現代化帶給整個社會的變遷和影響。

「許多東西正在消失，」他憂心的說：「有的甚至消失得很快，完全出乎意外的快！」

作為一個中華子孫，一個對傳統與現代極端敏感的攝影者，有了這番省悟之後，不止渴望再向傳統尋根，更希望一步步的透過相機，記錄「曾經發生、正在發生、或將要消失的人，以及事件，以及現象……」。

### ■想想敦煌的「莫高窟」吧， 在風沙裏存在了多少年

天祝賽馬會場遠眺

1985年6月上旬，柯錫杰從紐約飛抵北京，停留兩天轉飛新疆的烏魯木齊（舊稱迪化），開始他在中國大陸邊陲地帶的記錄攝影行程。

坐着借來的吉普車，穿越過吐魯番盆地，走向敦煌。一路上黃土路崎嶇蜿蜒，兩旁觸目所見盡是蒼蒼大漠；滾滾風沙迎面襲來時，柯錫杰說，他不得不閉上了眼睛。他忍耐着，覺得人真是脆弱而渺小。「想想敦煌的莫高窟，在風沙裡存在了多少年！」



一個藏人的家族。左二是他們的巫醫，據說醫人也醫牛。

西元366年，樂傳和尚走過飛沙鳴咽的鳴沙山下，看到對面的三危山，在夕陽照射下，迸發出千萬道閃閃金光，彷彿佛在招喚他。樂傳和尚決定在三危山和鳴沙山之間的石壁裡，開闢宏揚佛法的石窟。歷經隋、唐、元各代的闢建，據說共有486窟，窟內的壁畫廣達二萬五千多平方公尺，包括本生、佛傳、經變、供養人和建築彩繪圖案等；泥塑造像2514尊，包括佛、菩薩、弟子、天王、力士等。因此又有「千佛洞」之稱。

「但是千佛洞也和以前不一樣了

！為了參觀者的安全，許多地方糊上水泥，加了扶手欄杆，自然的樣貌已經漸漸在消失了。」

他記得以前從雜誌上看到鳴沙山中一彎如新月的月牙泉，透明的泉水映着晨光薄現的天空，純潔幽美如面紗輕掩的處子。據說這座泉已在沙漠中存在2000年，救過許多古代駝隊商人。他去到月牙泉是在薄暮時分，擁擠的旅人站在泉旁看着水中浮游的鐵甲魚，莫不嘖嘖稱奇。或許因為黃昏的天光映照不出泉水的清純婉約，柯錫杰覺得眼見的月牙泉不如先前從照片上看的美。但轉念一想，照片都是站在高處往下拍，才能照出完整的月牙形狀；站在泉水邊的平面視覺，或許不如



俯視的鏡頭來得完整吧？

月牙泉的旁邊有一個300英尺高的沙堆。許多帶相機的旅客，正在艱難地往上去。這300英尺高的沙堆，恐怕比1000英尺高的峭壁還難爬。峭壁至少有些可以攀手抵足之物，沙堆則是光潔而滑動，有些人爬了半天還是爬不上去，臉色發青，氣喘息息，只好中途廢然而下。有些人則雙手也加進攀爬的行列，匍匐前進，有如壁虎。柯錫杰說，他雖然終於爬上了沙堆，可是往下一看，不禁大失所望。不知是誰在月牙泉旁加蓋了那座簡陋的旅客休息站（兼賣飲料），在鏡頭下一覽無遺的緊貼着月牙泉！

「我那時真是生氣，」他說：「妳想想那是一幅什麼景況？為什麼有些人腦筋就不會轉一轉？老是做些愚蠢的事情？」

描述了這整個過程的感覺後，柯錫杰下了一個這樣的結論：「我很心痛，不想拍月牙泉了！」

### ■歷史的脚步停歇了，過去與現在交疊在他緊握的手心裡

柯錫杰在千佛洞附近盤桓了三天。對於千佛洞中那些未經人工破壞和文明加框的壁畫、泥塑，柯錫杰不僅讚嘆着先人的智慧，也感念着

甘南高原上的時髦少年

他們為了發願、祈福、謝恩……而作的藝術，留給後人豐富的文化遺產。走進陰涼的石窟內，他覺得親切而又激動，彷彿被那些過去朝代裡的人物包圍着、撫觸着，歷史的脚步停歇了，過去與現在交疊在他緊握的手心裡。「我興奮得想高聲吶喊，但是怕驚擾冒犯先人，只好緊握雙手，忍住了。」



賽馬會上的駿馬，披掛各色彩帶，顯得繽紛耀目。



清朝民間藝人所做的八個敦煌石窟的泥塑模型。

清光緒25年（西元1897年），王圓籙道士偶然在一處石窟（張大千氏編號151，伯希和氏編號163）內發現了藏有三萬文卷的複壁暗室。根據後來的學者研究，北宋初年，西夏（鮮卑古國）進犯敦煌地區，守洞的和尚把相關的文獻資料妥存在秘密的石窟中，洞口並加偽裝，然後倉皇棄守，沒有機會重返。據推測，封洞的時間是宋仁宗景祐二年（西元1035年）。經過九百多年，這批包括歷史、地理、種族、社會、經濟、宗教、美術、文學、語言的重要文獻被發現後，敦煌石窟一時聲名更噪，「敦煌學」也蔚然風行，成為漢學中的顯學。研究者和文物販賣者相繼湧入，許多藝術文物遭到斯坦因、伯希和、華爾納等外人的大量盜竊和破壞，成為永遠無法彌補的憾事。

柯錫杰說，石窟藏經室發現初期，清朝的民間藝人，曾做了八個石窟的泥塑模型，現在存放在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倉庫裡。管理員被他的真誠感動，特別打開倉庫，搬出灰塵垢面的八座模型，讓他景仰憑弔，攝影存念。

文革十年破壞了不少價值難計的文物，敦煌石窟文物和這八座模型，可能因為地處西北荒隅，得以躲過浩劫。但柯錫杰仔細端詳八座留傳本來面目的石窟模型，再和現在看到的逐一比較，不由神傷不已。

「有的文物消失了，有的外型改變了，有的如我剛才說的，糊上了水泥或加了欄杆！」

其他那些沒有留下模型的石窟，也一樣為了人的安全或私慾，在歲月裡變貌了。一切都那樣真實、殘酷而無可奈何，沒有時光隧道可幫誰遠溯遙遠的過去，看見歷史的真面目，只有歷史看見真實的自己。人面對這樣的浩劫，除了滄桑與悲嘆，又能如何呢？

「不過，」柯錫杰笑起來說：「那些模型給了我不少安慰和想像。以後我如果蓋房子，就要蓋一幢像模型裡的石窟，隱藏在大自然的荒野中，走進去却別有天地，能讓人同時感受到原始的厚重和豐盛的魅力！」

帶着幾分欣悅與不捨，也帶着幾分「余生也晚」的悵然，柯錫杰離開了敦煌，往南進入嘉峪關。經河西走廊的酒泉（肅州）、張掖（甘州）、武威（涼州）、蘭州，抵達西安（長安），再轉往青海及甘南高原。

## ■這次旅行給我最大震撼的地方

我問他這一路印象最深的是什麼？他說：

「我想特別說的是青海塔爾寺的曬大佛和跳神會；那是這次旅行給我最大震撼的地方。」

七月中旬，一個西安老百姓知道他拍照，特別跑來跟他說：「喂，老柯，你應該到青海的西寧去看曬大佛和喇嘛打鬼，聽說今年特別盛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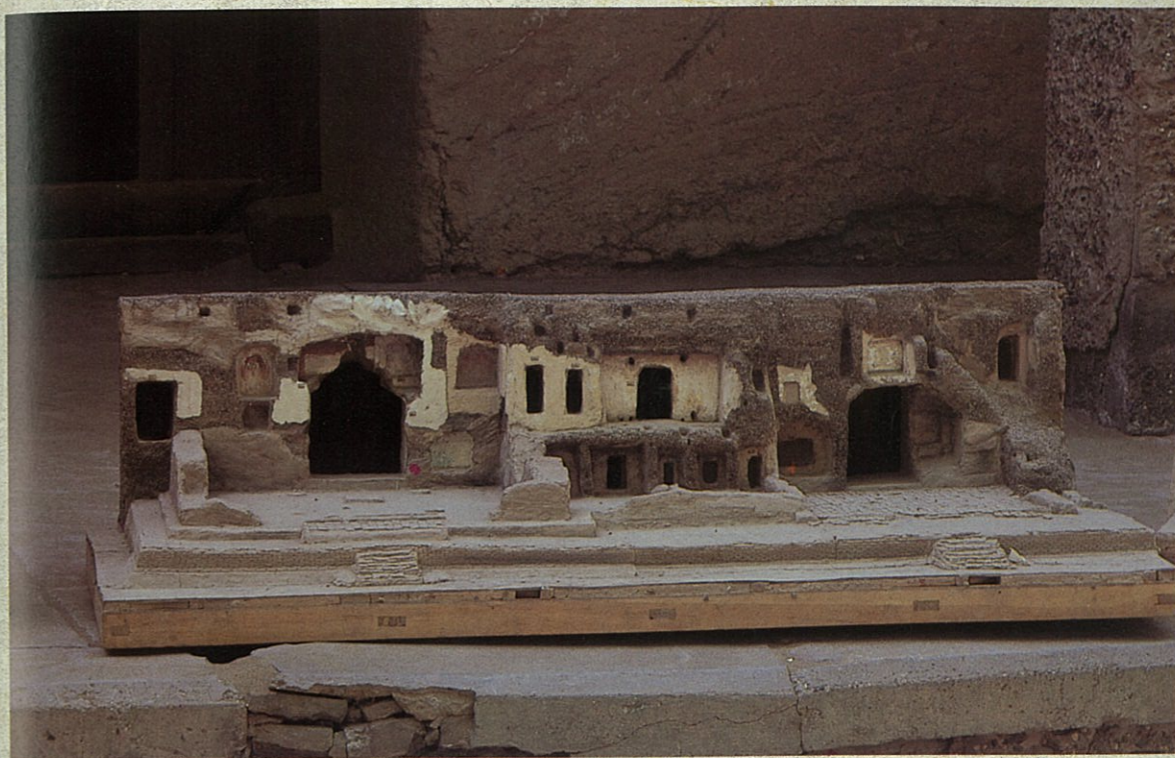
千佛洞、嘉峪關、華清池……他都久聞其名，「曬大佛」和「喇嘛打鬼」却是第一次聽到。向當地百姓打聽，只知道是塔爾寺的廟會活動，日期在7月23日（農曆六月六日）；塔爾寺是黃教創始人宗喀巴的出生地。

從西安到西寧，必須坐二十一小時的火車，車上有普通座、硬鋪（三層床，一房六鋪）、軟鋪（兩層床，一房四鋪）三種等級。柯錫杰說，軟鋪的票很難買，大陸上的人實在太多了，幹部出差還比較容易買到票，老百姓就要排隊排很久，有時排半天也不一定買到票，所以他們只要買到普通座車票，能擠上火車就算運氣不錯了。

同車的百姓聽他說國語都很驚訝。「他們看我一頭銀髮，以為我是美國人呢。」

知道他是台灣去的美國僑民，不少百姓都爭着說他們有親戚在台灣，很懷念他們；也知道他們的親戚生活都很優裕。

凡是中國人多的公共場所，總是大家盡情說笑聊天，狀若無人，十分喧嘩。我問柯錫杰火車上的情形是否如此？他含蓄的說：「差不多。」比較讓他不習慣的是，早上七點還在睡覺，已經有人進去坐在他



清朝民間藝人所做的八個敦煌石窟的泥塑模型。

的床邊，跟對鋪的人聊天！「聽起來像是很親切，」他說：「可是怎麼沒想到會打擾別人睡覺呢？也許他們的習慣就是這樣吧？」

火車還是燒煤炭的，夏天熱，窗都打開了，隆隆的車聲和滾滾的煤煙直灌而入。不少旅客帶着孩子，偏偏又抽煙抽個不停，他很想勸他們少抽一點，可是想想又算了；「也許是我自己的偏見吧？」他說。

7月21日黃昏五點開出的火車，一路上把煤煙吐給兩旁光禿禿的沙漠，第二天下午兩點才到了西寧。

## ■塔爾寺與西寧寺之間：幾個難忘的畫面

一下車，趕緊在附近買了兩本介紹塔爾寺的書，租了一輛車，趕到26公里外的塔爾寺所在地的魯沙爾鎮。先了解路況、地形和第二天曬大佛的場地。

將近一個小時的車程，他很快從兩本介紹塔爾寺的書裡獲得了粗淺的了解，對這座有六百多年歷史的「格魯派」（俗稱黃教）六大寺廟之一，充滿了嚮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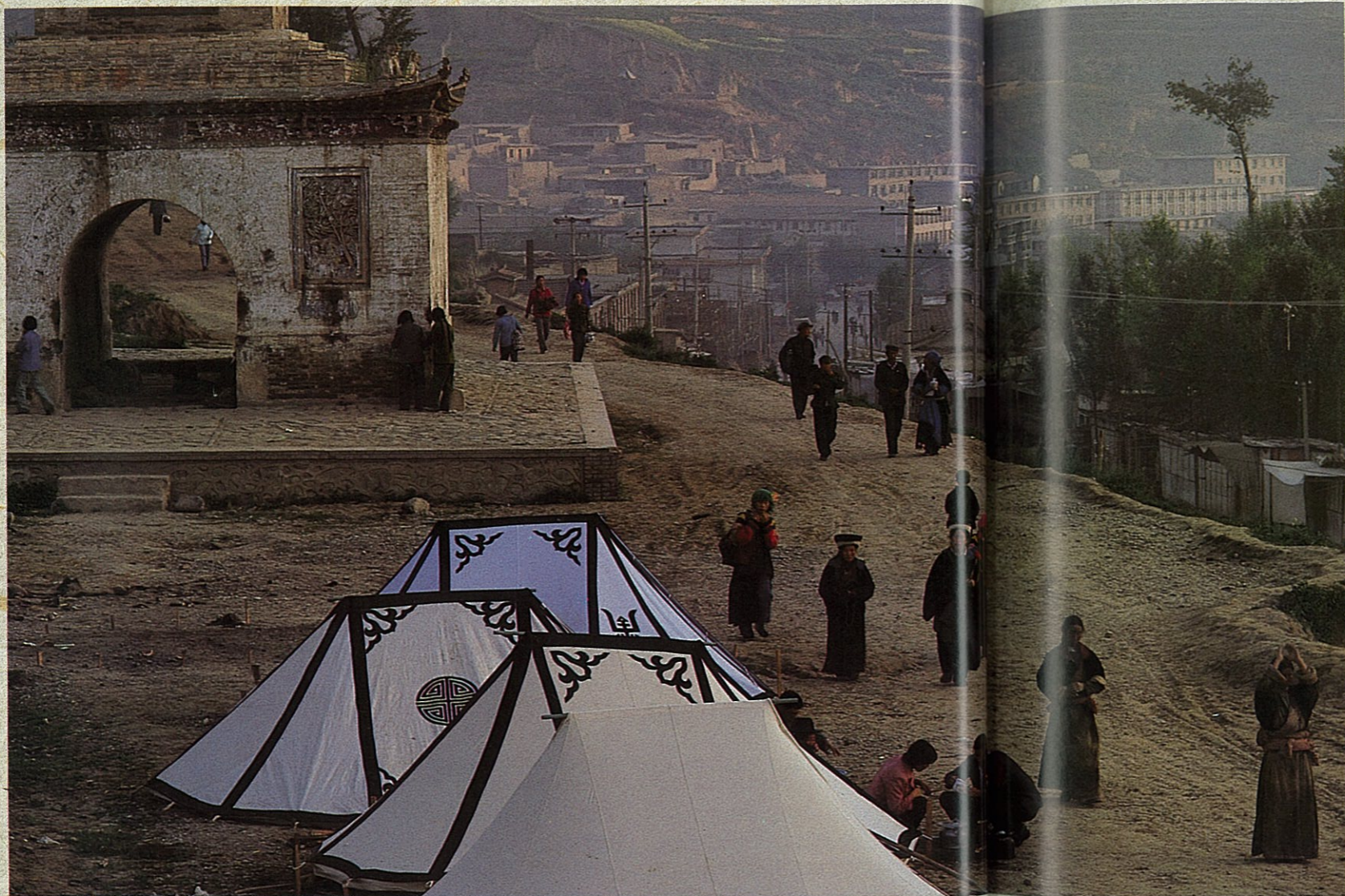
這座佔地六百多畝的寺廟，流傳

着許多與宗喀巴有關的、美麗的宗教傳說。魯沙爾鎮除藏族外也有回族和少數民族，大都信仰西藏喇嘛教。在塔爾寺的外面有一些簡陋的商店，賣藏胞飾物和簡單的食物——大都是賣給觀光客的。

黃昏的夕照把大大小小二十多座廟宇輝映得更為富麗奪目。尤其是大金瓦寺的鎔金屋頂，在時光裡矗立了數百年，看起來那是多麼燦爛輝煌，而又威嚴莊重。後來在塔爾寺走了一圈，天已經暗了，行李都沒帶，只好又回到了西寧。

西寧雖是青海省會，仍然相當純樸。建築大都不高，傍晚只有兩座五層樓高的百貨公司比較熱鬧，特別是賣化粧品和音響的櫃台，吸引了不少人。柯錫杰那晚借宿的隔壁，不知是什麼機構的大禮堂，竟然在開舞會呢。走過去看，場地完全沒有佈置，跳舞的青年男女穿的是白天穿的衣服，幾乎都沒有粧飾。除了茶水，沒有別的食物。最奇怪的是，男的跟男的跳，女的跟女的跳。熱門的西洋音樂漫天價響，柯錫杰說，他們的腳步卻還停留在「男女授受不親」的境界裡呢。

農曆六月六日清晨，再從西寧往塔爾寺途中，柯錫杰終於有閒情欣賞原野的風光。夏季是青海農作的旺盛季節，路旁的油菜花像一群飛舞的小黃蝶，丘陵地帶的梯田則混植着青稞和油菜花。（一般稱為「間作法」）墨綠色的青稞和金黃色的油菜花，在天光之下呈現着層次分明的對比，但間隔的種在一起，却有着藝術作品般的和諧、嫵媚。這些「間作」隨梯田的地形而改變，有的呈波浪曲線形，有的是方格形，遠遠看去，很像是巧手編織的美麗圖案。柯錫杰嘆服的思想：青海的農夫真有藝術眼光啊。後來他曾向人問起，才知道是青稞嗜肥，油菜粗淡，二者間作在一起可收截長補短、合作無間的效益。這雖然打破了藝術家的美麗想像，却也使他對農民的生活智慧與耕作藝術，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與敬佩。



農曆六月六日清晨往塔爾寺途中的信徒。

前往塔爾寺途中，另一幕讓柯錫杰感動的畫面是朝拜的信徒。到塔爾寺朝拜，據說是信徒一生最大的理想；如果沒有完成會死不瞑目的。信徒前往朝拜的途中，有些虔敬的信徒，發願行暝拜（晝長頭）之禮：雙手舉高過頭，跪下，往前五體投地，然後站起走一步，再雙手舉高過頭……如此一路循環，到達終點時往往額頂突腫，全身衣衫襤褸，又髒又破。據說有些藏胞住在離寺廟遙遠的地方，朝拜一次少則數月，多則數年。為了完成朝拜的

願望，他們必須省吃儉用，節省一筆「朝拜基金」。有些人生活清苦，半路就無以為繼，只好回去再存錢。聽說有一輩子朝拜數百次都未如願。可憐有些人到晚年才好不容易存够一筆錢，但是體力不堪長途勞累，成為終生的憾事。不過聽說也有以沿路化緣的方式實現朝拜的願望。柯錫杰嘆服的說：「看到他們那樣虔誠的跪拜匍匐前進，我真的非常感動。他們生活得那樣純樸、堅強，和他們的宗教信仰一定有很大的關係。」

■驚識「曬大佛」——  
血液好像都要沸騰起來了

塔爾寺的僧人，除日常誦經、辯經和學習文化課程外，每年舉行四次觀經大法會；農曆正月初八到十八日是「祈願大法會」；四月初八至十五日是紀念釋迦牟尼誕生、出家、涅槃；六月初三至初九是紀念釋迦牟尼「三轉法輪」；九月二十至二十六日則是紀念釋迦「降凡」。這些法會有各種不同的儀式和活動，「曬大佛」則只有四月和六月的法會才有。

柯錫杰和兩名助手到達塔爾寺時，寺內寺外都已擠滿了各地前來朝拜的信徒和觀光客。塔爾寺的二十多座建築，依斜坡而上，有兩座由喇嘛舊居改裝的旅館。柯錫杰在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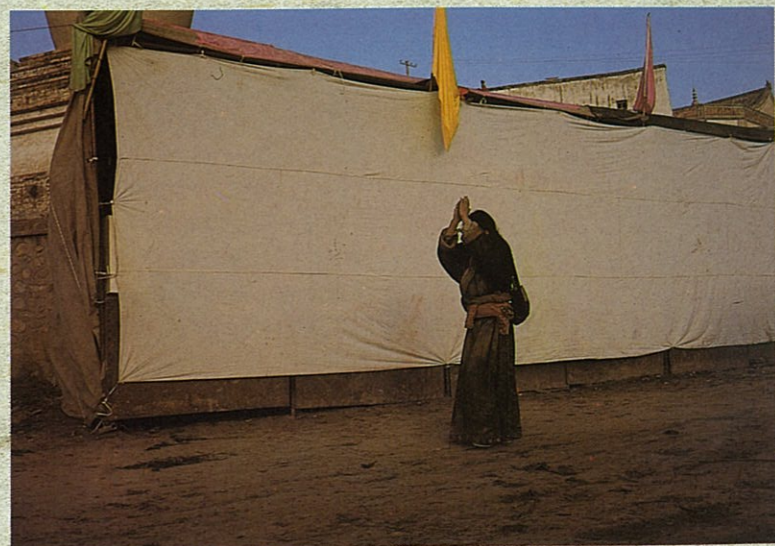
氛四處漫延。悠緩低沉的喇嘛誦經聲響起了，在儀仗隊和樂隊之後，一隊喇嘛（大約有四、五十人吧？）合力抬着一網金緞捲裹的長卷，從塔爾寺出來，緩緩向山坡行去。眾多的信徒跟在隊伍的後面跪拜匍匐，參觀的人潮擠在路旁，幾乎很難行走。柯錫杰帶著攝影器具，更是動彈不得。

但是他的兩名助手真會衝刺，竟然擠到喇嘛隊伍的旁邊，一路跟着上了山頂。他遙望山頂的地勢，認為在那裏只能拍到擁擠的人群；拍「曬大佛」的儀式，如果距離太近，將無法拍到完整而氣勢渾然的場面。作了這個判斷後，他想儘快通

柯錫杰說，情急智生，他的一頭白髮，在那個緊要關頭發揮了救急的作用。

「山上的人頭都黑壓壓的，山下的人也只有我頭髮全白，我就利用這個特別的號誌，拼命向上面揮動雙手。我的助手和我很有默契，很快就明白是我示意他們下來，趕緊往下跑，不到十分鐘就和我會合了。」

山坡下仍擠滿了觀光客。柯錫杰和助手在他們的推擠中，十分艱難的工作着，拍了一些山上和山下的景況。過了大約十分多鐘，突然響起一聲尖銳的噴吶聲；穿過山下沸騰的人聲，頻頻敲擊他的耳膜。噴吶的最高音很快的消失了，人聲沉



山下的旅館安頓行李時，認識了一些外籍觀光客；兩對美國夫婦、四個在北京教法文的法國人，一個荷蘭青年，一個德國青年。他們都由旅行社安排觀光行程，不知道有「曬大佛」的活動，聽柯錫杰一說，也都充滿興奮。有的人發現只剩一兩卷膠卷，趕緊向他情商。他的行囊裡當然多的是膠卷，但是要拍的東西還很多，只答應給他們一人一卷。那些人很高興，頻頻向他道謝。

「曬大佛」的場地，在塔爾寺左側的空曠山坡上，據說要走二十多分鐘。八點多，整個塔爾寺就好像忙亂成一團，在明朗的陽光下，看得見一種肅穆而又彷彿要沸騰的氣

知兩名助手到山下會合，但那時如走到山上再跑下來，恐怕來不及拍前面的儀式了。望向山頂的眼光，不免焦急了起來。

褐黑臉孔的鐵棒喇嘛（糾堂師），很有威嚴的拿着一支鐵棒，正站在山坡半腰指揮隊伍，維持秩序。整個山坡都是人，密麻麻只見萬頭鑽動，也不知兩個助手在哪個角落。

一個發願晝長頭朝拜的信徒，終於「走」到了塔爾寺。

寂了下去；在一片屏息以待的靜默中，那卷金色的長卷在山坡上鋪展開來，許多信徒再度五體投地的膜拜着。清朗朗的陽光照在那塊巨大的金色覆布上，閃爍出逼人的燦爛光芒。柯錫杰說，他從來沒有看過那樣壯闊的金碧輝煌，一邊拍一邊興奮得「血好像都熱起來了！」



側看大金瓦殿的鎏金屋頂——數百年歲月未曾減損它的燦爛和威嚴。

### ■終於他爬上了屋頂—— 鏡頭下，一股撼人的生命律動，令他眼界大開

不過他也發現，從山下的角度往上拍，似乎不容易拍到好的大佛照片；大佛不可能「大」，主從、明暗的層次也出不來。仔細觀察四周，他發現只有屋頂可以幫他改善這個情況，於是和助手在人群裡穿梭衝擠，尋找一處視野和角度合適的屋頂。大約衝刺了十多分鐘，才好不容易找到一處屋頂，情急之下，只好踩着助手的肩膀奮力爬了上去。屋瓦不怎麼牢靠，心裡又急，他還差點「失足」掉下來呢。

等他終於在屋頂穩住腳、準備好工具，站在山頂的喇嘛，也正要開始把金色的覆布往上拉。

「幸好沒錯過這個重要的時刻，」他說。

金色覆布慢慢的捲收了起來。那面法相莊嚴又鮮艷華麗的大佛像，終於呈顯在天光之下，接受信徒的祈願、默禱、膜拜。

那一刻，嗚啞再一次吹出了最高音；人聲也又一度短暫的沉落了。

從鏡頭下，柯錫杰仔細端詳大佛像的結構，但不明白大佛像之外那些小佛像和圖案的意義。他只感覺到鮮艷華麗的色彩，有一種強烈撼人的生命律動；對稱的圖案和對比的色澤，又呈現着寧靜、和諧的境界。柯錫杰說：第一眼看到這幅巨構畫面時，他的眼界大開而至於目眩口呆，對於宗教的神秘力量嘆為觀止。

我問他這幅大佛究竟大到什麼程度？如以公尺計算，大約多少公尺的寬度和高度？

他想了一下，無法正確的估算出來。

「大約35公尺寬，100公尺高吧？」他遲疑一會兒，又說他實在算不準；「反正大約一萬多人圍在它旁邊，妳想想那有多大？」

曬大佛的儀式，前後兩個多小時，最後法台（方丈）由儀仗隊前導繞境遊行，宣告儀式結束。柯錫杰拍了一百多張曬大佛的過程：其中三分之一是站在屋頂上拍的。每一步驟都留下了珍貴鏡頭。

我問他「作為一個攝影者，面對那麼盛大，擁擠而且儀式連續進行的場面，角度取捨應以存真為先還是藝術為先？」

他肯定的說：「當然以存真為先；所有事情進行的次序都要拍下來。」



但是他又補充說，有經驗的攝影者，面對這樣的場面，應該先會產生理性的思考和審視，有主動選擇最好的「存真」角度的能力，譬如他到屋頂上拍攝大佛儀式，就是從慌亂中產生的理性決定，才能拍到角度最美而完整的過程實錄。另外，他強調「乾淨的拍法」也很重要；「盡量捨棄不必要的背景，才能使要表達的主題更為突出，更具說明或甚至說服的力量。」

回到塔爾寺，十一點半不到，柯錫杰就匆匆趕到文殊菩薩殿的前院，準備觀看下午一點才開始的跳神會——這時他已經弄清楚，所謂「

喇嘛打鬼」，就是青海以外地區的人對「跳神會」的通稱。

文殊菩薩殿建於1592（明萬曆20）年，是一座漢族宮殿式建築，共有九開間，俗稱九間殿。殿前的跳神院建於1718年，每年四大觀經法會的跳神會都在這裡舉行；平時則作為「顯宗」經院講辯經論的「辯經院」。

跳神院的面積不很大，容納量有限，柯錫杰也是先一天打聽清楚，才知道要早點進場佔位子；如果去得太晚，只能擠在門口，怎麼拍照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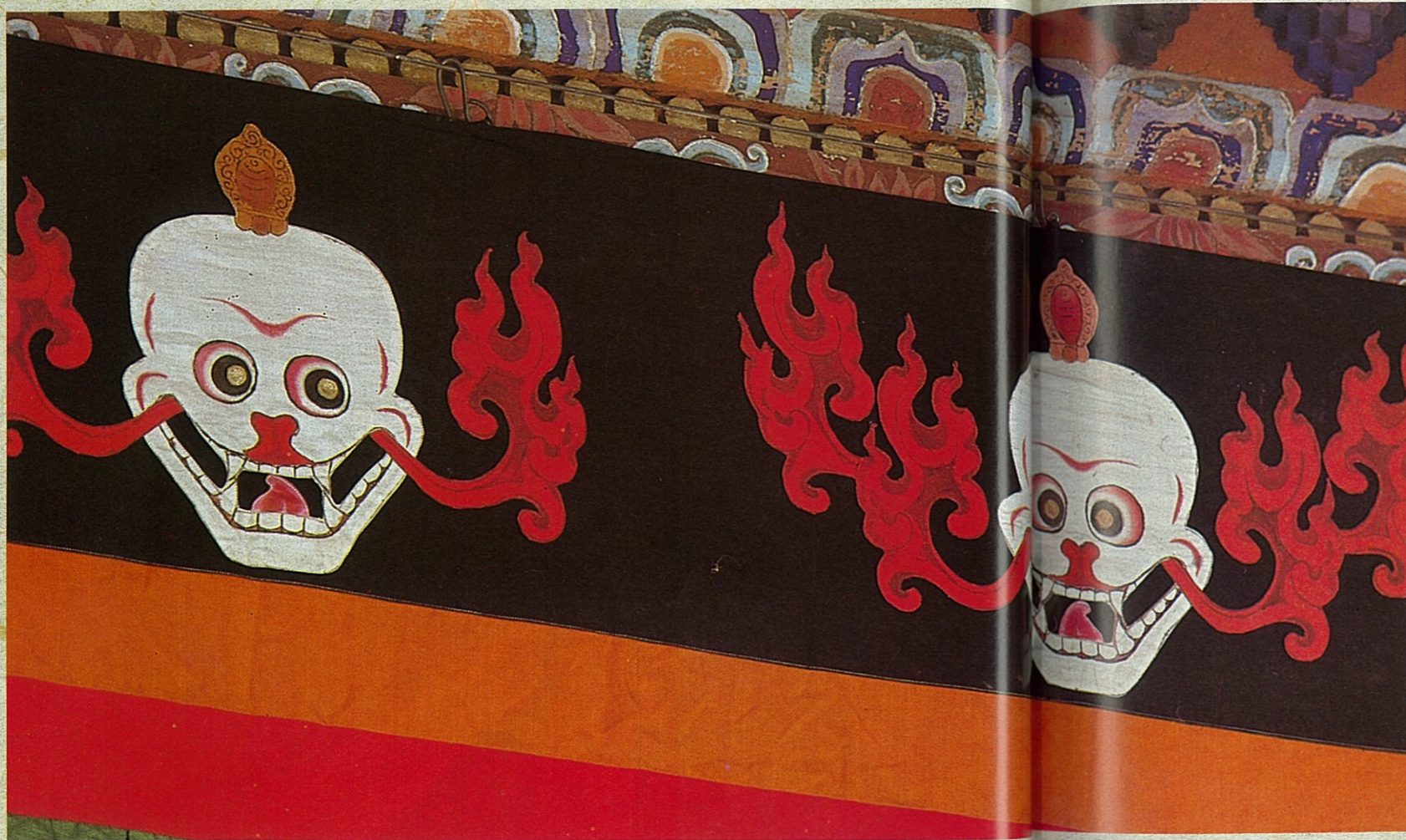
根據藏胞的習俗，一年數次的跳

神會。例如農曆12月29日和正月15大小寺廟也都會表演跳神，讓附近的老百姓觀賞。像塔爾寺這種大廟的跳神會，規模當然也大得多。當喇嘛在表演跳神舞的時候，都要穿上各種奇形怪狀的衣服，戴著符合表演角色的面具。這或者就是藏胞們的民族舞蹈吧？他們希望藉著這樣的舞蹈，來驅除邪魔妖孽以及一切對眾神不利的人、事、物。外地人稱為「喇嘛打鬼」，或許原因在此。至於「鬼」到底有多少實際的象徵或附會的傳說，也有一些史料的記載，說來話長，就此從略。

十二點不到，跳神院的四周已經

黃教創始人宗喀巴的藥泥塑像；塔爾寺是他的誕生之地。

擠滿了人，只留中間一塊地方讓樂隊和跳神的人使用。柯錫杰瀏覽了一下，除了藏胞，也有漢人、少數民族和外國人；向他情商膠卷那幾位，還在向他點頭道謝呢。



懸掛在塔爾寺的唐卡（軸畫）  
畫中的護法口吐火焰，象徵光明。

### ■法力無邊的「法王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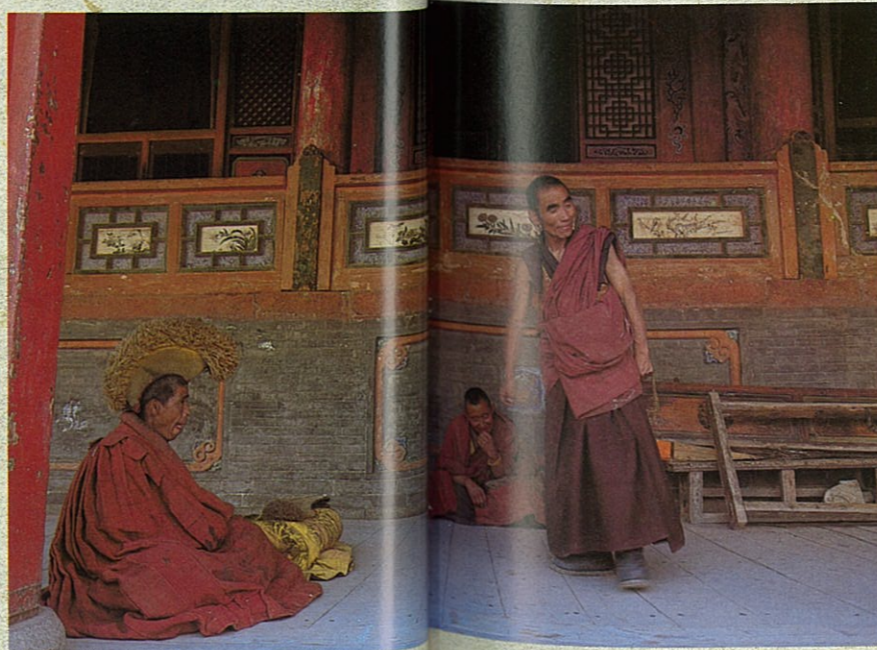
跳神會進行了兩個半小時，大約表演了七八支舞。第一支是骷髏舞。骷髏是隨從，先出來跑龍套。雖然戴著骷髏面具，但腳步和手勢都簡單明快，沒有猙獰的氣息。鹿舞看起來也很活潑輕快，面具帶著小孩的童真。接下來的護法舞和馬頭明王舞，面具和裝飾就真的帶有驅魔的氣氛了。到法王舞出現的時候，跳神會也到了高潮。法王眼若銅鈴，劍眉怒目，頭冠上飾有五個骷髏頭，手拿除魔杵，一幅威風凜凜、法力無邊的氣勢，表示所有的妖魔鬼怪都被降服了，大家又可以過太平安定的生活……

這兩個半小時裡，柯錫杰坐在同一個位子，用變焦鏡頭（Zoom）拍了200張各種跳神場面，深深被一種神秘、詭異的力量所感動。拍這種作品，他認為應該把「神」在信徒心目中的精神份量烘托出來，所以觀眾盡量拍得黯沉，「神」則盡量明亮突顯，達到多重的層次效果。

### ■一點遺憾，一樁趣事

柯錫杰有點遺憾的說，一些漢族青年為了搶鏡頭，拿著相機跑來跑去，破壞場內那種肅穆又帶幾分輕鬆與緊張的宗教氣氛，當他們跑過他身邊時，他善意的囑咐他們不可以那樣。

「一個攝影者一定要尊重他的攝影對象，」他說：「一個人、一棵



塔爾寺的扎巴（喇嘛），  
在文殊菩薩店觀看跳神舞。

樹、一種精神或氣氛，都自有尊嚴。那些跑來跑去的青年，根本就不懂得尊重跳神的莊嚴。」

柯錫杰強調：攝影者也該有一套精神和生態的倫理觀念；為了自己的攝影而侵犯對象的尊嚴，是不符合攝影職業道德的。

「那天晚上有件事很有趣，」他換了輕鬆的口氣說：「大概是地方機構放映免費電影給老百姓看，就在塔爾寺的空地上，我也跑去看了一下，好像是一部德國片，有年輕的女郎穿着三點式泳衣在海邊戲水，那些喇嘛也都跑出來看，還跟普通人拍手吶喝呢。」

### ■火焚「拉卜楞寺」——也是天譴？

從塔爾寺轉回西安後，柯錫杰也去看了在甘肅夏河的「拉卜楞寺」和一年一度的天祝賽馬會。

拉卜楞寺也很雄偉壯觀。現在主持台灣「西藏兒童之家」的羅桑嘉措先生，少年時代曾在那裡學辯經，據說當時有喇嘛5000人。現在有多少人，柯錫杰沒有問清楚。

拉卜楞寺的正殿，前年年初失火燒毀，柯錫杰去時仍一片焦黑，尚未整修。西藏佛寺大都有酥油燈、唐卡（軸畫）、刺繡幃幔等飾物，據說喇嘛發現酥油燈打翻在幃幔上起火時，並不去搶救，讓火自燒自息。他們認為那是神意，是一種懲罰，不可違抗。這種宗教倫理，是一般人很難體會的。

### ■大草原上的賽馬會

天祝的賽馬會，從8月1日—7日。一連比賽7天。藏胞平時的小型賽馬會，類似我們這裡的「牛墟」，可以交換、買賣。一年一度的大型賽馬會，則類似馬的運動會，是暑夏活動的盛事。藏胞平時服裝很簡樸，參加賽馬會就鄭重其事的，人、馬都粧扮一番，現出華麗熱鬧的喜慶氣氛。特別是參加比賽的馬，主人在牠們頸間披掛著大紅大綠的各色鮮艷彩帶，希望比賽能出「馬」頭地，贏得冠軍的榮耀。

喇嘛正在辯經，這是他們學習的重要課程。





曬大佛儀式結束，儀仗隊在前開導繞境遊行

賽馬會場非常熱鬧，大草原上劃定一條跑道，旁邊則有賣各式民藝、用品、吃食的帳篷；巫醫、西醫和雜耍班子也出動了。看雜耍一次要二毛「人民幣」，表演的無非是疊羅漢、拋圈圈之類的特技和舞蹈。

天祝海拔3000公尺，在草原上看得見終年積雪的馬牙雪山。當地人為了保護眼睛，都戴着墨鏡。有些來參觀的年輕人，戴着墨鏡和白色的夏帽，看起來頗像都市的時髦少年。

有趣的是，可能因為海拔高，柯錫杰頭暈，滿懷期待和好奇的去尋找巫醫，誰知那巫醫却不敢收這個病人，趕緊把他帶到西醫的帳篷去吃藥休息。

賽馬會每年都有好幾千人參加。1—6日分組比賽，7日那天是分組冠軍總決賽。柯錫杰一心一意等着拍總決賽的盛大場面，可惜天不作美，竟然下起雨來，跑道一片泥濘，總決賽只好暫時取消。

旅人的行程有時是不能等待的，柯錫杰說，只好以後再去了。

### ■從遙遠的西北邊陲回到成長的故土

訪問近尾聲時，柯錫杰忽然憶起，在蘭州、西安、夏河等地方，都會聽到高山青、採檳榔、酒釀倘賣、這些熟悉的歌曲，「一開始聽到這些歌時，我的時空觀念有點錯亂，」他嘆息了一聲，接著又說：「不過後來就慢慢習慣了！」

還有一件事也讓他很感嘆。他離開西安的旅館時，服務生悄悄走進房間，請他能否有空寫封短箋給旅館經理？他笑着說：「可以呀，但是要寫什麼呢？」原來是要向旅館經理說，這個服務生努力工作，對旅客十分親切有禮……。

「大陸的待業青年似乎不少，有工作的人都十分小心，怕丟掉工作啊！」

這件事沒有進入柯錫杰的記錄攝影。

他把它記錄在心裡；深深地，從遙遠的西北邊陲帶回到青少年時代成長的故土。

用「人」的眼光去攝影，也用「人」的眼光注視、回味這個小小的故事，湧現在柯錫杰心底的，竟是巨大的、無言的艱辛……。



### ■崇山峻嶺、大漠黃沙之間，曾經淹沒了多少的人與事？

是的，在這個世界上；在許多我們知道或不知道的角落，有多少人正艱辛的活着？有人為了理想，有人為了奉獻或責任；也有人只是單純的為了溫飽或生存？

柯錫杰是一個溫和的理想主義者，很少大聲說話或責怨別人。對於第一次中國大陸之行的過程，也同樣用溫和平實的語氣敘述着。我的問題如果超出他的記錄攝影範圍，他就會說：

「我不是什麼都懂啊。我只是一個攝影者。特別是一個從事記錄攝影的人，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真實。所以，我說的都是我看到的、我所理解的真實的人或現象。有一點我要特別說的是，不管人家對大陸怎麼說，在我的感覺裡，那裡的老百姓大部分都很親切善良，我覺得他們很可愛。」

至於邊陲地帶的藏胞和少數民族，因為傳統文化和生活習俗的不同，他認為「一次旅行的認識是不夠的。」他聽說了許多他們特殊的生活習俗，很訝異，也很好奇。崇山峻嶺、大漠黃沙，曾經淹沒了多少人與事？「那些沒有被淹沒的，仍然堅忍生存下來的邊陲地帶人民，實在值得我們關切和敬愛啊。」

因此他說，他很快又要出發，先到西南邊陲地帶觀察、記錄那裡的少數民族生活，然後還要到西北邊陲；「希望對那裡的人與事有更深入的認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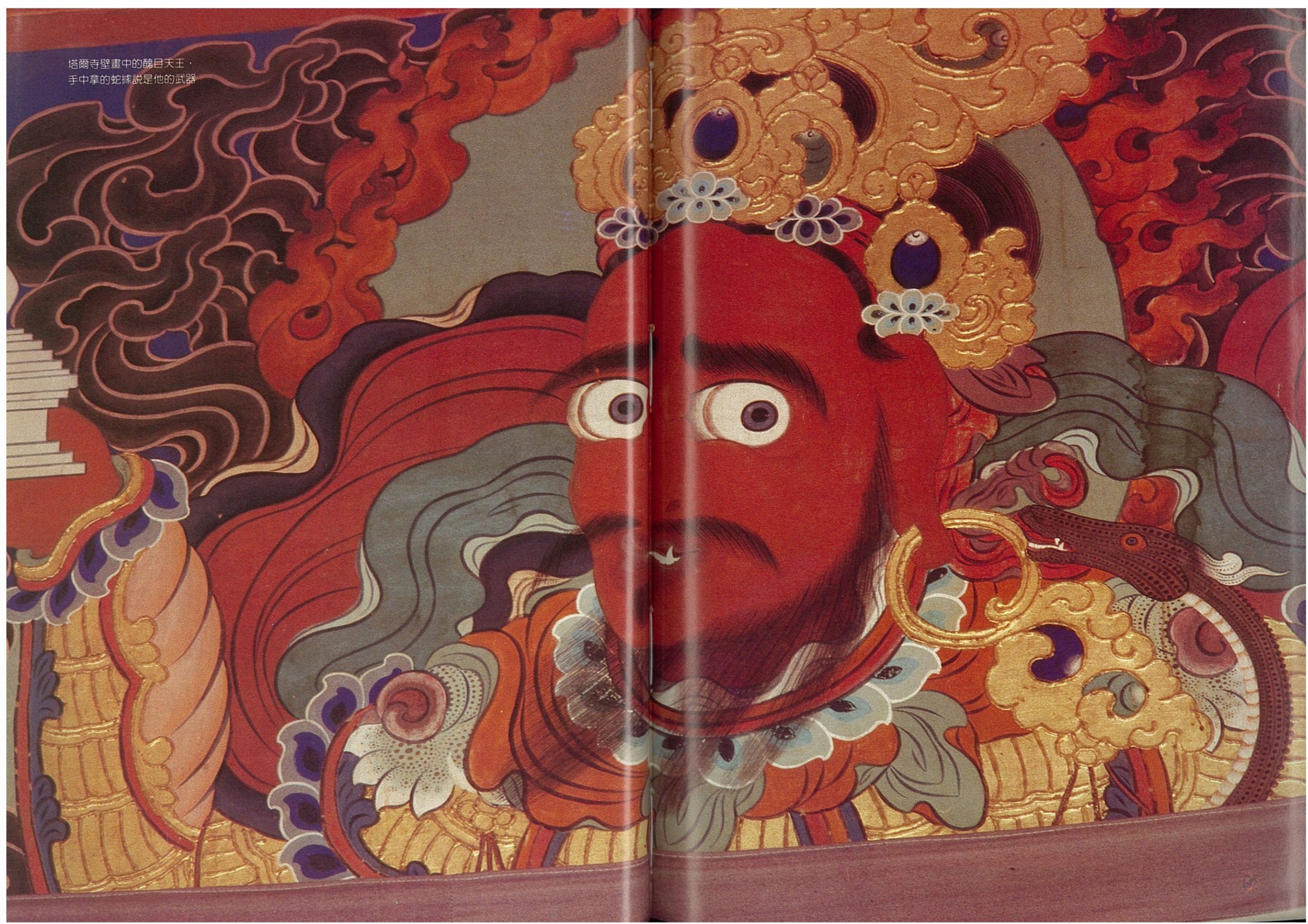
這使我想到了1980年訪問他的時候，他曾提到計劃拍攝一套台灣現實生活和歷史民俗的作品，這個計劃是否中斷了呢？

「沒有啊，」他鄭重的說：「我怎麼會忘記我生長的地方——這麼美麗的土地，這麼可親的同胞，這個計劃，我是無論如何都要完成的。」

虔誠的信徒，手持念珠，默禱跳神能為他們帶來安寧的太平歲月。

訪問結束的時候，台北街頭的燈火都已亮了。我回想柯錫杰北非歸來那一時期的作品，是那樣的純淨、空靈；這次在西北邊陲地帶的記錄攝影，則是這樣厚重、樸實；在靜靜的光影裡敘述着生存的悸動。浪漫的柯錫杰，已經從陣陣瀰漫的人間烟火味裡，嗅覺到藝術、生命、時代交溶的新訊息了。在未來的歲月裡，且讓我們深深的期待他為這個時代記錄更多「曾經發生、正在發生、或將要消失的人，以及事件，以及現象……」。

塔爾寺壁畫中的醜目天王，  
手中拿的蛇據說是他的武器



# 迴盪在 世界屋脊上的 頌歌

## 西藏音樂一瞥

人類所能發出的最低音唱法，  
傳承在藏人的音樂中。  
這個「最低音唱法」，  
通過口腔的控制和手勢的調節，  
竟可因共振而產生「泛音」；  
這是一種極端異質的和聲效果：  
一個人同時可以發出二或三音。  
一股太蒼悠悠，  
無邊無際的永恒的感覺，  
在這裏震盪開來。藏人認為，  
真理也應該有聲音的反映；  
它的聲音是OM……

攝影■柯錫杰 撰文■韓國鑽



跳神會中的眾多施主，為驅魔場面增添平和的氣氛。

## 一、著名的西藏宗教音樂 ——通往永生的階梯

「有些人認為別人都美；  
有些人又認為  
別人都不能認識美；  
但不論智慧，不分男女，  
都知道音樂是最美的！」

這是十三世紀西藏一部樂典內的詞句，對音樂獻上了至高的讚美。有世界屋脊之稱的西藏，孤獨的聳立在中亞、南亞、和東亞交界的高原上，多少個世紀以來，和外界的交通一直不便。自從第七世紀，棄宗弄瓊和唐朝的文成公主引進了大乘佛教，融合滲入了原來的本教和印度的密宗之後，形成了極具當地特色的喇嘛教。這個傳統延續了一千多年，其間，曾經有過第十四世紀宗喀巴的改革，在它漸趨鬆弛的宗教精神上，賦與了緊密的結構與新生的活力。一直到廿世紀，它都是一個政教合一、風俗獨特的地區。

也因為宗教在藏人生活中所扮演的絕對崇高的意義，所以一談到西藏音樂，就必須要從西藏的宗教音樂著手。

在藏人的思想裡，「音樂是精神啓迪的最主要的媒介之一」。這份體認，為藏人開啓了一個極為寬廣的精神領域。「它為人們培育了接受更高層次真理的準備，引人超脫現世的苦難以及那不可遁逃的生死輪迴」，而到達永生的境地。所以，在一天五次的崇拜儀式和經常都有的宗教節日中，都有着喇嘛們不斷頌經奏樂的場景。

喇嘛教的慶典儀式，一般都以「聲樂」和「器樂」兩種形態，分段交互運用。首先，從器樂的序奏開始，接着展開一段聲樂的頌經；然後又是一段器樂間奏，再一段聲樂頌經——如此反覆推展，層層交疊。但聲樂頌唱時，也常有少量樂器（通常是鈸和鼓）來陪襯。這些儀式裏的聲樂頌經，通常可分作三大類型。

### 三種特異的聲樂頌經

第一種類型是「朗誦」：由一個人開始，可能也是一個人結束；有時也可能有眾人應和。這一形式的樂句短、節奏自由，和說話十分相近。有的時候，也會有一些節拍性的句子。不論哪一種朗誦，它的音域都很低。

第二種類型「詠唱」：是一種齊唱，有明顯的節拍，一字一音，四句一段，不斷往復着相同的樂句。音域在三度到五度之間，實際上也沒有太多的旋律變化；音域也是很低的。

第三種，則是十分特殊的「持續音唱法」極低音的獨唱。在這裏很顯然是一字一音，但由於每個字都拖得很長，又在字音之間插入其他音（強調母音發聲），所以聽起來是「持續音」的效果。這是人類所能發出的最低音唱法。

由於它的性質間異，有必要多作一點解釋和說明。這個「最低音唱法」，通常是中央C下方二個八度的C（頻率63Hz）或更低的B音（頻率59Hz），通過口腔的控制和手勢的調節，可以因共振而產生「泛音」（基本音的第五級或第六級），因而有了一種極其殊異的和聲效果，也就是一個人同時可以發出二或三音。尤有進者，唱的人還可以緩慢地滑到高一點的音，泛音也會隨之而升高。這是西藏聲樂最大的特點。

這種唱法，據說可以使喇嘛有充份的時間來冥思，並和神靈溝通。



人間(75年3月)



對於聽眾來說，也會自自然的牽引出一股蒼冥悠悠、永恆無邊的感覺。這個特質，其實跟藏人的觀念是相通的。藏人認為，真理並不是那麼的抽象而不可捉摸，它應該有聲音的反映，叫做「真言」；它的聲音是OM。所以這種持續音唱法，就以OM為第一聲發音，並經常

強調這個音。這裡面，也同樣是有着它的理論根源的（當然也有物理學發聲的理由）。

由於這種唱法太特殊，不是所有的喇嘛都會，只有少數教派的部份喇嘛，才接受這種唱法的訓練。

### 氣勢磅礴的喇嘛樂團

藏人認為樂器可以迎神又可以避邪，所以和聲樂同等重要。

一個喇嘛的樂團通常都由八到十二個人組成，只用打擊及吹奏的樂器；它們的分配如下：

在「打擊樂器」方面——大鈸及小鈸各一付，是樂團的領導者；大鼓一個，以一支彎曲的木槌擊奏；再配上手鈴和鞞鼓各一，由一個人左右手分持。有的時候還會加入一面鑼，用來增強效果。

眼若銅鈴的，象徵驅魔的最高權威

在「吹奏樂器」方面——噴吶一對，是唯一的旋律樂器；另有一對長號，用來吹低的持續音；還有一對「貝號」（海螺），也吹持續音。此外另有一對以人的大腿骨製成的「骨號」，但並不一定是每次都用。

值得特別提出的，是那一對長號，它的長度由五到二十英尺都有，有時候架子可以放置號筒，有時則由小喇嘛來抬；它們還可以像望遠鏡一樣分節收縮，以利收藏。每當吹起長號，嘟嘟長音，山鳴谷應，真是令人難以忘懷。

骷髏舞

(75年3月) 人間



跳神會中的喇嘛樂隊

另外的那一對手鈴及鞦韆，據說是「智慧」和「秩序」的象徵，代表着藏族音樂裏引導人們進入精神啓迪境界的總權力，所以由一個人負責。至於噴吶這件樂器，則是興隆的象徵，意義也非比尋常；如果從音樂的分析上看，當可發覺：它所吹的音階不是五聲也不是七聲，而幾乎接近於全音階，這又是十分耐人尋味的事。

透過這樣的配置，組合而成的西藏喇嘛樂團，一旦演奏起來，真是聲色宏偉、氣勢磅礴、足可響遏行雲、傳遍山嶺。從音樂的「織度」來談，也可以說既厚又渾。傾聽着這樣的音樂，在浩瀚雄渾中，也令人感到它和佛教世界的其他流派，在器樂運用上的節制，有着天淵之

## 二、大自然的回音 ——寬廣高亢的世俗音樂

和宗教音樂相比，西藏的世俗音樂就沒有那麼著名了。

他們有歌舞劇、鼓吹樂、長詩、酒歌、牧歌、民謠、和較近的流行歌等等。其中以牧歌和民謠是人們較常聽到的。這些歌謠以唱為主，樂器隨着主旋律加花，它的特色是一字多音，樂句又長又多裝飾，音域也很寬廣，和宗教聲樂正好相反。

別。也許，這和喇嘛教保留着不少西藏原始本教的因素有關吧。

除了頌經和奏樂，喇嘛們也常在節日慶典時扮演宗教舞劇，穿着華麗的服飾，帶着奇特的面具，虔敬的投入表演。這個時候的伴奏，也是上述的那些樂器。

這種高亢的聲樂，也許和人們生活的大自然環境有關吧——蒼莽的高原，遼闊的山野，似乎都在無言地詮釋着他們的歌聲。至於他們所唱的音階，通常都是五聲和六聲音階，牧歌尤其喜歡用短調式五聲音階（do, re, mi, sol, la），和蒙古民歌的所謂蒙古調式相當接近。

藏民世俗音樂所用的獨奏或伴奏



跳神會中喇嘛樂隊

樂器，和宗教音樂的截然不同。除了小一點的噴吶之外，其他的都屬音量較小的旋律樂器，最主要的有「札木聶」、「胡琴」、「洋琴」、「笛子」。

「札木聶」是一種六弦的彈撥樂器，所以又稱六弦琴。實際上每二弦調成同音，所以空弦只有三音；指板無品。這是西藏及尼泊爾一帶最重要的民間樂器，和中亞細亞以彈撥樂器為主的傳統有關。「札木聶」的頭上經常刻有龍、馬、或鷹頭作為裝飾。據說，這是淵源於原始藏族本教僧人的傳統。這些僧人在奏樂時，常常幻想如騎在各種動身上，飛向天空和神靈接觸；這是一個美麗的傳說。依此來看，漢族許多樂器上的同類的裝飾，似乎也可以找到相近的解釋。

胡琴——又名皮黃，可以很明顯的看出是漢族傳去的；有二胡及四胡兩種。

至於洋琴，也是漢族傳去的。

他們的笛子，都是竹笛。有橫的和直的兩種，後者吹口如西方的牧笛，最常作為牧歌的伴奏。

## 民族音樂中異軍突起的一支新旅

目前，世界各地對西藏音樂的興趣，正在與日俱增。一般資料，也大多是從尼泊爾、錫金、印度和喜瑪拉雅山區的藏民集中區收集來的。學者專家有關西藏音樂的研究不但發表於期刊和大型音樂辭典，還有專書出版。在法國、德國和美國，也都已出版了二十多張藏族音樂的唱片。其中，喇嘛音樂的數量遠遠超過民間音樂，大概和前者的神祕氣氛以及它那舉世無匹的特殊效果有關吧。

在世界音樂的園地裏，西藏音樂，正以它獨特的風貌和性格，一步步的跨越過冰雪凝結的山峰、蒼莽寂寞的高原，邁過偏見和誤解，走入了一個廣闊的世界。它是民族音樂中異軍突起的一支新旅。

下面介紹幾張在美國很容易買到的唱片：

宗教音樂

*The Music of Tibet: The Tantric Rituals. Anthology* AST-4005. (有最有學術性的解說)

*Tibetan Buddhism. Nonesuch* H-72055.

*Tibetan Buddhism. Nonesuch* H-72081.

*Tantric and Ritual Music of Tibet. Dorje Ling Publishers* TST-76965.

世俗音樂

*Tibetan Folk and Minstrel Music. Lyrichord* LLST-7196.

*Heart Dance, River Flow: Folk Music of Tibet. Dorje*

*Ling Publishers* DLP-07903.

西藏近隣音樂

*Ladakh: Songs and Dances from the Highland of Western Tibet. Nonesuch* H-72075.

*Music in Sikkim. Command* COMS-9002.

# 驚識「曬大佛」

這面大佛本身，就是藏族佛教藝術的一個令人驚歎的頂峰。在這上面，除了有塔爾寺獨創的藏族堆綉藝術之外，還有刺綉、唐卡(軸畫)、緞布……那開濶、那氣魄、那燦爛富麗、細緻及精密，對任何初次看到它的人而言，都不啻是一個巨大的視覺震撼。

究竟，「曬大佛」是怎麼一回事呢？它的歷史背景，它的內在意涵，它的現實意義……這些可能的問題，都該如何回答呢？訪問完了柯錫杰，它們一一襲上了我的心頭。

## ■從「曬經」到「浴佛」

為了使一般讀者都能有一個更貼切的認識，我曾翻查了許多資料，都一無所獲。這使我想，國內若干相關的機構，也許有資料吧？幾度去查訪，却失望而歸。打電話請教一些佛學研究機構，也都只知道有「曬經」，對「曬大佛」則聞之茫然。經我大致敘述後，他們認為和四月八日為釋迦牟尼誕生紀念而舉行的「浴佛」，性質應該是相近的。並解釋所謂「浴佛」，並不是佛真的髒了需要洗滌，而是定期藉着這種莊嚴的宗教儀式，讓信徒再一次感受佛法的威嚴；許願、祈福；淨除個人身心的塵埃；精神的象徵意義大於儀典的形式意義。

後來，想到了歐陽無畏和羅桑嘉措兩位先生。歐陽先生曾在省立西寧師範教英文，對當地寺廟和宗教活動有相當程度的了解。他今年七十多歲了，對佛學仍鑽研不歇，每周六下午都有五、六個愛好佛學的朋友到他隱居的深坑家中，和他切磋佛學。

## ■看過塔爾寺「曬大佛」的歐陽先生

歐陽先生說，西藏佛教和中國佛教的源流略有不同。西藏佛教在唐朝時傳入，主要秉承印度那爛陀寺(玄奘留學取經之處)和超原寺的傳統，所以祭拜儀式也和大陸內地的寺廟不大一樣。

四五十年前，歐陽先生曾去塔爾寺看過「曬大佛」。他說，農曆六月六日是藏族「住夏」(相當於我們俗稱的「暑期」)活動的大節日，較大的廟宇都有各種廟會活動。他記得當時塔爾寺有三千多個喇嘛。柯錫杰把曬大佛的幻燈片放給他看時，他彷彿覺得很親切，並指出當中那個最大的佛是彌勒佛，分立兩旁的是弟子；右邊是「慧光菩薩」左邊是「堅精進」。底下三個戴面具的，應該是護法。

至於曬大佛的源起，歐陽先生說，釋迦牟尼在世時並沒有佛像，他圓寂後，信徒為了膜拜景仰，才有佛像懸掛。印度雨季過後，習慣上要把佛像、佛經拿到外面曬，後來就漸漸形成一種儀式。

## ■學過三年辯經的藏族人士羅桑嘉措

羅桑嘉措先生則是潛修佛法的藏族人士，現在台北主持「西藏兒童之家」。少年時代，他曾在甘肅「拉卜楞寺」學習辯經三年，也曾到過塔爾寺，他也說當時寺中喇嘛約有3000人。



羅桑嘉措說，西藏佛教寺廟都有曬大佛的儀式，不過日期和塔爾寺不同；是在正月十五日舉行。他看過柯錫杰的幻燈片後，問塔爾寺現在有多少喇嘛？柯錫杰尋思了一下回答說：「好像不到100人吧，一一我沒仔細算過。」

這使得羅桑嘉措黯然良久。不僅喇嘛數量減少了，「曬大佛」的儀式也沒有羅桑先生看過的壯觀。他說，有一年在日喀則的扎什倫布寺看「曬大佛」，全部喇嘛大約三萬人，抬大佛像長卷的喇嘛約有100人。據他估計，大佛像的寬度約300公尺，高度750公尺。他解釋說，上面那層金色的覆布，一方面是保護不使污損，另一方面也表示莊重崇敬。

為什麼要把佛像做得那麼大呢？羅桑先生說，他一時也無法查到實際的文獻依據，也許要到印度去查才能獲得真正的答案。不過，他以對佛學的了解，作了一些揣度性的解釋。

## ■天上地下，唯我獨尊

一般佛教所稱的「彌勒佛」，它的原意應是「釋迦佛的未來轉世佛」，在釋迦圓寂後五十六億七千萬年才會下降人世成佛——直到現在，信徒都還在等待。

據說，釋迦牟尼誕生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作大獅子吼云：『天上地下，唯我獨尊。』」七歲開始「習世間書典。太子於少日月，聞一知萬，遠窮蘊邃，凡諸技藝、典籍、議論、天文、地理、算數、射御，悉皆通達。非但識慧勝一切人，其力勇健亦無等者。」在一般傳說中，他身材高壯，大手大腳，在世活了2000年；據說，印度還留有他的手印腳印，都要比常人大10倍以上呢。信徒凡人當然希望釋迦的未來轉世佛能像他一樣健壯長壽，所以才把佛像做得那麼大。膜拜這樣的佛像，也有祈禱自己健壯長壽之意。

這是骷髏舞的另一幕  
換上另一種面具，還是骷髏

至於大佛兩旁，羅桑先生認為是「文殊菩薩」和「觀音菩薩」。大佛頂端居中的應該是宗喀巴大師；頂端左邊的可能是藥師佛。下面三個之中，有一個大概是金剛總持，其他的因幻燈片太小，看不清楚，就待查考了。

攝影■柯錫杰 撰文■季季



鹿舞的面具特寫。

■「獻大佛」、「曬大佛」、「祭大佛」

除此之外，這面大佛本身，可說是西藏佛教藝術的精緻展現。塔爾寺有所謂藝術三絕：酥油花、壁畫、堆綉。堆綉是塔爾寺獨創的藏族藝術，用各種色彩的綢緞剪成佛像、人物、花卉、鳥獸的形狀，中間填以羊毛或棉花，再縫綉在布幔上，凸起的圖案就有明顯的立體效果。這面大佛上，除了有堆綉，還有刺綉、唐卡（軸畫）、緞布，又綉又縫又貼的拼接起來，却是如此完美，如此動人；色彩的燦爛富麗，氣勢的博大宏偉，對一般初次接觸到它的人而言，實不啻一次巨大的視覺震撼。

初看柯錫杰的幻燈片時，在座的郭承豐先生、張國雄先生、莊詒夫婦，……這些國內藝術界知名的人士，莫不異口同讚，深受感動，咸認是平生僅見。陶塑家馬浩更曾讚歎說：「真是一幅偉大的『地景藝術』啊！」

羅桑先生說，西藏人沒有曬大佛的說法。這個儀式的第一個字，藏語發音類似「獻」，所以一般稱為「獻大佛」；這個說法和「塔爾寺畫冊」圖片說明上所寫的「獻佛」是相同的；所以讀成「曬」，也許是語言的混淆吧？

他又說，獻佛不一定要在山坡上；有的寺廟附近沒有山坡，斜掛在牆上也可以。信徒在家用「唐卡」佛像懸掛起來祭拜，叫做「祭大佛」，意義和獻佛也很接近。

以上這些說法雖不完全一致，至少讓我們對「曬大佛」或「獻佛」，有了一個粗淺的瞭解。在這裏，我們摯誠的希望：有關單位能夠多蒐查舉證這些中國各地區的祭典和儀式，多作研究和理解，日後也好有一份更完整的資料。

事實上，就整個民族的認識與溝通而言，我們也該在這方面，在不同的環境和層次中，多作點努力，所謂的「漢滿蒙回藏苗傜」的大家庭，才可能有一個更為落實的內容罷！



擁擠在曬大佛山坡上的信徒與參觀者。



跳神會中的象頭舞。

# 戴黃帽子的改革者

黃教重視論辯的傳統，很像古希臘的哲人們，而且更嚴格、更有戰鬥性。問難的人可以拍掌高呼、揮舞唸珠、帽子，或作各種揶揄數落的動作……黃教僧人中的正統派，就是他們這些唸書人。這批學經僧人一步步按時升班，以考取「格西」（意思是「善知識」或「良師益友」）為目標。通常要20年。

## ■塔爾寺到處是宗喀巴的影子

塔爾寺位於青海省會西寧的西南方二十五公里處，湟中縣「魯沙爾鎮」的蓮花山坳及溪水旁，是黃教的六大寺院之一。

這個寺的興建與宗喀巴關係極為密切，所以即使到了今天，整個寺院仍到處留著宗喀巴的影子：如相傳是宗喀巴童年留下的脚印石、相傳是宗喀巴斷臍時血滴到地上長出的白菩提樹；相傳是埋著宗喀巴胞衣的大靈塔；乃至宗喀巴母親香沙阿切的頭骨、香沙阿切到清泉提水回來休息時的「憩石」，香沙阿切下過帳房的過門塔……所有圍繞著他們母子的「相傳」一一成了塔爾寺的珍景。直到今天，用宗喀巴當年戴過的帽子給寺僧摩頂也依舊是件意義重大的儀式。」

這一切的一切，都在呼應著、緬懷著六百年前那位提倡宗教改革的高僧宗喀巴。歷史常就在這些細微的地方充滿了情意——

## ■以「釋迦第二」相期許的人

宗喀巴的本名是羅桑智華，於元至正十七年（一三五七）出生於一個元朝大官員魯本格家，在六名子女中他排行第四。他三歲時，正好趕上西藏噶舉派高僧瑪瑪巴·饒貝多吉活佛從西藏路過青海，前往北京，其父便帶著他去相見。饒貝多吉為他授近事戒，並預言：「此童子后當往藏中，主持正法，猶如第二能仁也」，也就是以釋迦（能仁）第二相許。

宗喀巴七歲時削髮，在今青海省化隆縣境內，瀨黃河北岸的一個小寺夏琮寺出家。先後九年，在佛學方面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十六歲時

，在師父敦珠仁欽的鼓勵支持下，赴西藏深造，共二十餘年。

這段期間，他每學完一部重要經典，就在寺院中立宗答辯（用今天摩登術語來說，也許就是「挑戰擂台」吧），由於他在解釋別人的問難時，聲若洪鐘、勢如破竹，聲名漸漸的傳開。從四十三歲起，宗喀巴更投下十年的時間，寫成了十九部論著，闡揚自己的思想體系；並針對當時各派的時弊，進行了堅定的改革，提倡僧眾修持，應該先「顯」（論道）後密（學法），「顯」「密」兼修，並要求僧侶必須嚴守戒律。後來，終於在他手下創立了格魯派（意為善規派），俗稱黃教，並得到魯沙爾地區幾個部落的支持而壯大。

## ■母親的一縷白髮，孩子的一紙血書：塔爾寺誕生的動人故事

傳說宗喀巴到拉薩五年，母親香沙阿切很想念兒子：托人帶了一封信，裡面有一縷白髮，並在信中說：「吾今年邁體衰，盼兒務必返里一晤」。宗喀巴這時正一意專心學佛，於是寫了一封回信，內附一紙用鼻血畫成的自畫像和一紙獅子吼佛像；他告訴母親，如果想念他，便在他的誕生地「以十萬獅子吼佛像」建一佛塔，並在旁邊種菩提樹「就如同親見兒面」了。（宗喀巴一生沒有再回到過故鄉）這個故事與北宋名儒顧況的故事非常相像。當顧況在泰山唸書時，家裡來信時、他只要看到內有「平安」二字，就把信扔到山谷裡。他們為了求道所表現的這一決心，都是相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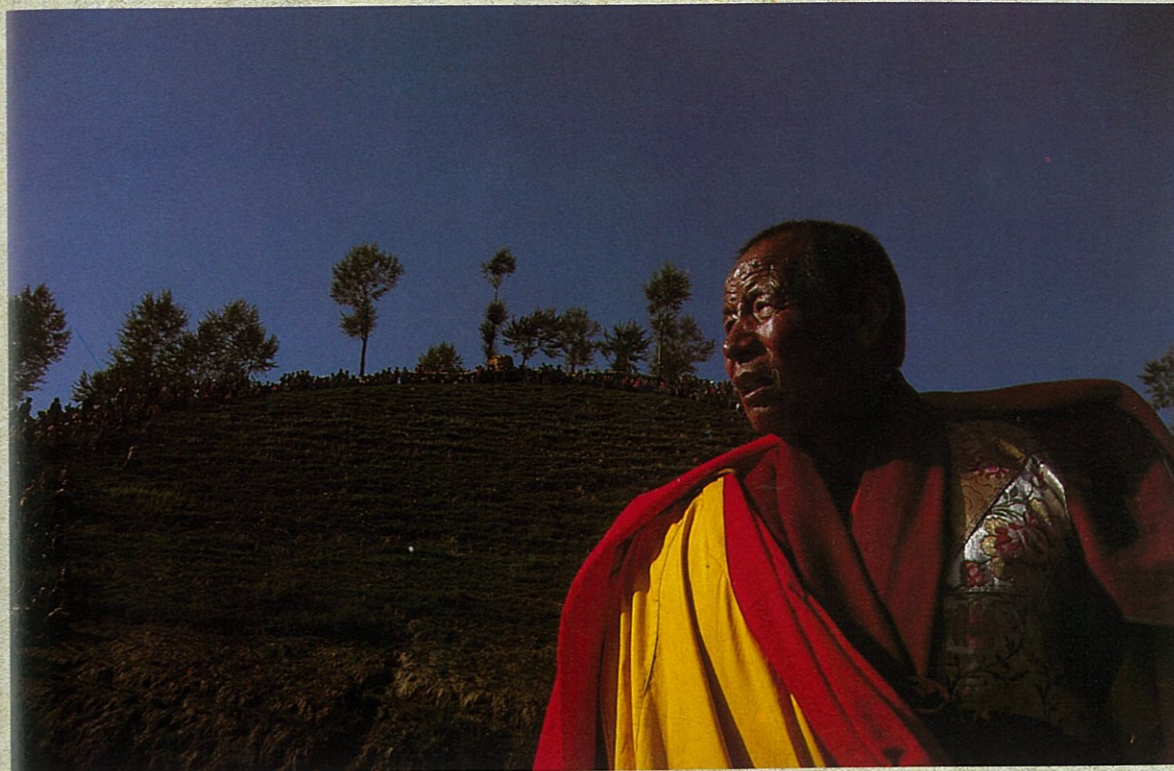
宗喀巴的母親收到信後，發願建塔，一直到洪武八年（一三七八）才建成一塔，這就是今天塔爾寺內大金瓦殿的「大靈塔」。後來信徒又在附近建廟宇和僧舍，一直要等到十八世紀末葉，也就是清代的嘉慶年間，塔爾寺才發展成大型寺院。目前該地已有二十八座主要建築了。因為建大靈塔在先，建寺在後，所以俗稱「塔爾寺」——它在藏語裏的真正意謂是：「十萬獅子吼佛像的彌勒寺」。

如果從全部寺院房舍的外景來看，塔爾寺也許不如「拉卜楞寺」的整齊美觀，可是塔爾寺的大金瓦殿與小金瓦殿房頂皆用金葉蓋成，其名貴是拉卜楞寺所不及的。

正如前面所說，整個塔爾寺幾乎是在呼應著、緬懷著六百年前那位宗教改革者，所以許多篤信黃教的蒙藏人士以到宗喀巴的降生地一大金瓦殿叩頭為終生大事。

曬大佛即將開始了。這是在半山坡上維持秩序的「鐵棒喇嘛」。

塔爾寺正門前的廊階是以枕木鋪成的，每年照例更換一次，可是每年換下的木板，都已被叩頭者的雙手、雙足、頭額摩擦成二~三吋深的五個大坑。虔誠的信徒，甚至有遠從西藏內蒙等地方，一路叩頭到寺的。這樣的宗教熱情一般人看過幾乎不可思議，但卻與那麼多人血肉相連。寫到這裡，不禁想起「高僧傳」中的一個故事：隋文帝因是尼姑養大的，對佛極為虔敬，他的內廷供有阿育王像，晚年時竟下詔：「朕年老，不堪久立侍佛，可令有司造坐佛，其相還如育王本像」（卷三十九）文帝貴為天子，可是佛像不坐著他也不敢坐著，不也是很不可思議嗎







金緞縫製的大佛護布終於攤開萬頭鑽動的信徒屏息以待

信徒們尊稱宗喀巴為「杰仁波且」，譯成佛語，就是「寶貝佛爺」。

### ■戴黃帽子的改革者

宗喀巴到西藏訪師求道的第一個目的地是他在夏瓊寺的師父頓珠仁欽的母寺第瓦爾寺。從一三七三年開始用了近十年學顯教，以後又轉入密教，到了一三九〇年，他已能讀十七部佛經而不發生混亂。

早在一三八八年，他就改戴桃形尖頂的黃僧帽。在印度只有獲得「班智達」稱呼的人才能戴這種桃形帽（但顏色不是黃色），即使在西藏佛教史上也只有兩個人戴過，這兩個人都以重戒律聞名。由宗喀巴的提倡僧眾改戴黃帽，即可見出他要求僧人嚴格持守戒律的用心了。他對舊教的改革，實際上並沒有牽涉到喇嘛之根本內容，只是在形式上作了變革。譬如，他規定僧人學經要按部就班，寺院的「學經組織」和「經濟組織」分開，寺院管理行委員制，這些措施都是為了儘可能擺脫世俗權貴對寺院的操縱。

宗喀巴的努力一直到他死前十年左右才有了里程碑性的成就。他於一四〇九年由帕珍地方政權的支持下，在大昭寺辦了一個龐大的祈願法會，這個法會一直傳到今天。同年，他在拉薩東邊建立黃教第一座寺院「甘丹寺」。

宗喀巴只活了六十二歲，他生前傳教得力於兩個高徒賈曹杰及克主杰，臨死前遂將衣帽傳給賈曹杰，由他接續宗喀巴在甘丹寺的寺主法位，也就是黃教教主。賈曹杰後傳給克主杰，以後黃教形成班禪活佛系統，克主杰成為第一任班禪。

### ■「札倉」、「鐵棒喇嘛」

黃教寺院的組織中，最完整、最典型的是西藏三大寺—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了解三大寺的組織後即可對其他寺院有一般認識。

三大寺的組織可分三級，中間一級叫「札倉」，意思是僧舍，是由僧人組成的團體。大寺院內有數個札倉，每個札倉有相當程度的獨立性與自主性。「札倉」主持者稱為



法相莊嚴的大佛像全圖，它是信徒心目中至高的精神象徵，也是西藏佛教藝術的精緻展現。

敦煌清晨四時的新月



「堪布  
院的主  
轉世的  
藏政府  
命，通  
有「格  
圈定  
「堪  
貴」，  
專職，  
像我們  
的那位  
喇嘛，  
喇嘛」  
經成  
的紀  
人的名  
寺、塔  
塔爾  
民札  
教義的  
多仁  
國元  
年半  
即密  
巴)。  
「愛  
究藥  
醫的  
有醫  
一個  
算、  
濟仁  
透  
理解  
的事

■ 這

黃  
僧人  
唸書  
升班  
目標  
年。  
重要

「堪布」，他主管整個札倉甚至寺院的主管、行政、財務，並且具備轉世的資格，且能代表寺院出席西藏政府的重要會議。「堪布」的任命，通常是由「札倉」中推出幾名有「格西」學位的人報請達賴喇嘛圈定。

「堪布」之下有「強佐」、「格貴」、「翁則」等僧職。他們各有專職，分工細緻，行委員制領導。像我們在柯錫杰先生的攝影中見到的那位手持著一根方形空心鐵棒的喇嘛，即是「翁則」，俗稱「鐵棒喇嘛」，他的例行公務是當僧眾唸經或辯論維持秩序，並負責全札倉的紀律，檢查犯戒行為，全札倉僧人的名冊由他掌管，僧人入寺、離寺、死亡也由他登記。

塔爾寺內有四個「札倉」：「參民札倉」即顯宗經院，是研究顯宗教義的學經部門，設有顯教博士（多仁巴）的學位。這個經院曾於民國元年突然失火焚毀，後來用了兩年半時間依原樣重建。「居巴札倉」即密宗經院，內設密宗博士（俄仁巴），而且有授名譽學位的制度。「愛巴札倉」是醫明經院，主要研究藥名、針灸、禁咒等知識，是藏醫的主要養成所之一。這個師院設有醫學博士（愛仁巴）。另外還有一個「丁科札倉」，專研天文，歷算、占卜等知識，設有歷算博士（濟仁巴）學位。

透過這一個認識，當可進一步的理解，當一個喇嘛，可不是個簡單的事呢。

### ■ 迢遙「格西」路

黃教僧人中的正統派是約占全體僧人四分之一的「貝恰哇」，意即唸書的人。這批學經僧人一步一步升班，以最後考取「格西」職位為目標。通常這一般歷程要花掉二十年。如果是入寺才從字母學起的幼童要二十五年。

一個學經僧由預備班轉到正式班

後，就可逐年升級。升級的標準不是根據學問大小，而是到了時間就升，既不准跳級，也沒有留級，升到最後一級「增札當波」後就開始準備考「格西」。在這最高一級中沒有時間限制，完全沒有學過經典的，得在這一級補習，補不起來的可以轉到其他部門，或是回鄉另謀出路，或是在這一班終老一生。

### ■ 彷彿古希臘哲人的 論辯傳統

學經生活中最重要的活動是每天到法園聽堪布傳經和練習辯論。黃教非常重視辯論，辯論主要可分成「立宗辯」與「對辯」二種形式。其中立宗辯特別有趣。先是由立宗人樹立一個宗旨，並且為此進行辯論，立宗人只能就對方提出的問題加以解答，不得反問和發揮。問難的人可以拍掌高呼，揮舞唸珠、帽子，手拉立宗人衣角或拍打他的身體，或作各種揶揄數落的動作，但立宗人得始終保持冷靜，集中精力回答，不能因為問難的人態度不好而發火。黃教重視論辯的傳統，很像古希臘的哲人們，而且做得更嚴格，更有戰鬥性。

通常升到最高一班的學僧在進修完功課時，會希望寺院管理學經事務的人多為他辦一場辯論，以便大眾對自己的才幹有所了解。每年八月在法園中舉行的「格西」學位考試方式也依然是辯論，由五位高僧問難，每位高僧主問一部經，每部經只問一次，圍繞一個中心進行問答，考後第二天宣佈成績。這個制度與現今的博碩士口試相當類似。「格西」的意思是「善知識」、或是「良師益友」，有這個地位的人在藏族社會中享有很高地位。

試想當年玄奘在天竺，以一個外地人舌戰氣氛威凜的群僧，而又所向無敵時，要何等的才思、膽識與氣概啊！



柯錫杰年表 (鍾俊陞攝影)

- 一八年(一九二九)
- 生(台灣省台南市)
- 四三年(一九五四)
- 開始學習攝影
- 四五年(一九五六)
- 和李醇菊結婚
- 四五年至四九年
- 連續入選·優選日本(櫻花)、(三菱月光)、(國際沙龍)攝影比賽
- 四九年(一九六〇)
- 赴日入東京綜合寫真專門學校深造
- 五〇年(一九六一)
- 參加出品東京綜合寫真專門學校第一回展於東京富士攝影沙龍
- 五一年(一九六二)
- 與高雄市陳市長啓川等發起高雄市攝影學會並舉行攝影展二次。
- 參加日本NIKKOR INTERNATIONAL PHOTO CONTEST 入選(夏天六尚崎)
- 五二年(一九六三)
- 入國華廣告公司
- 五六年(一九六七)
- 赴美
- 五七年(一九六八)
- 隨美國文豪NORMAN MAILER拍攝電影MAID STONE
- 六〇年(一九七一)
- 自開攝影公司(紐約)
- 六二年(一九七三)
- 應教育部邀請回國拍攝國劇
- 六六年(一九七七)
- 參加紐約中國海外藝術家第一次聯展·擔任曼哈頓音樂教授演出廿世紀美國音樂IMPROVISATION視覺部份指導
- 六八年(一九七九)
- 關閉攝影公司赴歐洲非洲
- 第一次入撒哈拉·第二次入撒哈拉
- 七四年(一九八五)
- 赴北平、西安、重慶、敦煌、甘南高原

# 台北 明天 會不會更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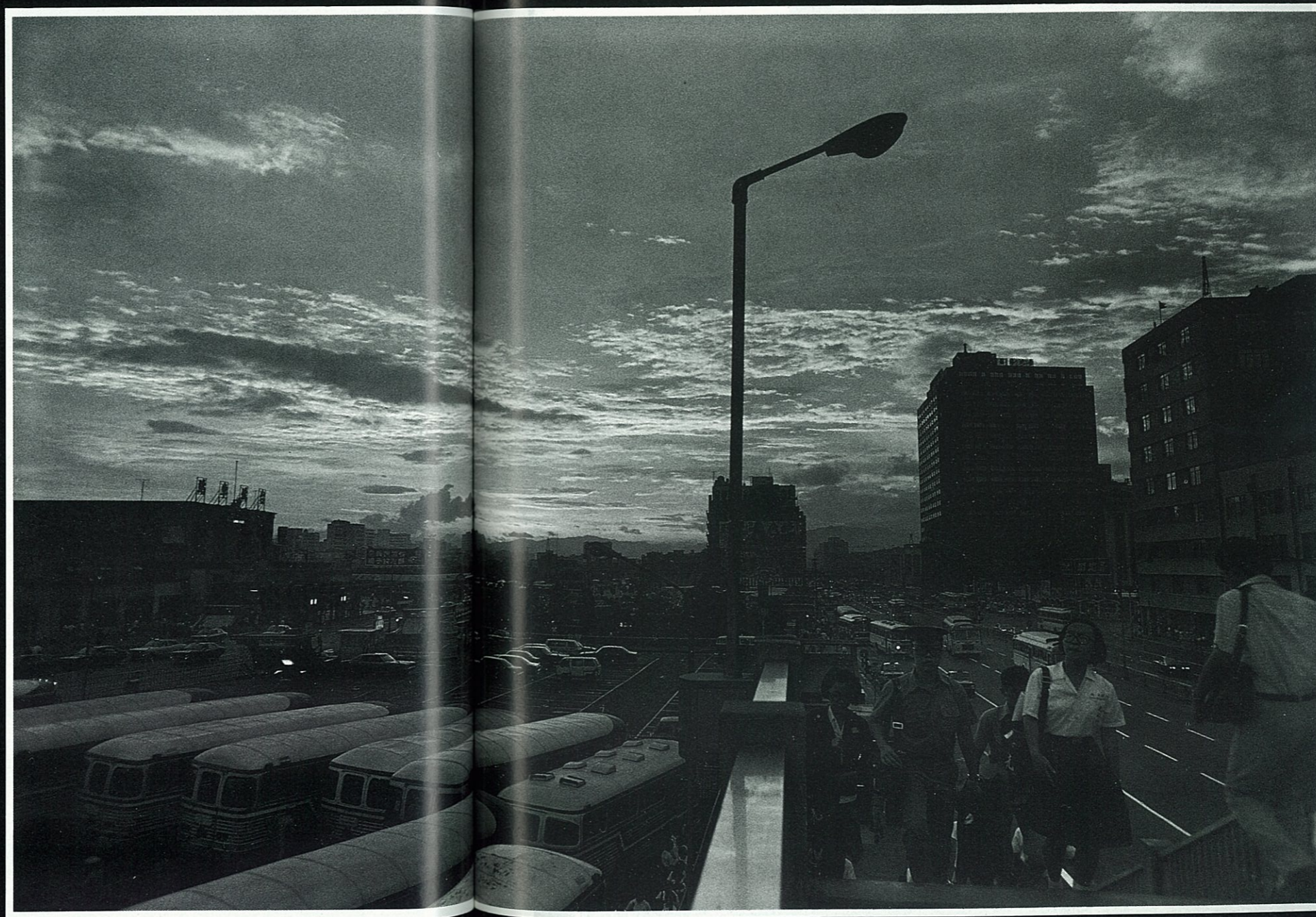
## 《第32景》 日出

對大多數的台北市民來說，「日出」是個十分陌生的景緻。當陽光射入公寓住家時，天色已是大白；當我們出門上街時，橫衝直撞的車輛，籠罩整個城市的廢污氣，把原本純淨無比的陽光變成一片慘灰。當我們在辦公室裡，茶色的玻璃也把窗外的明亮蒙上一層無情的調子。在台北，連陽光都顯得冷漠、虛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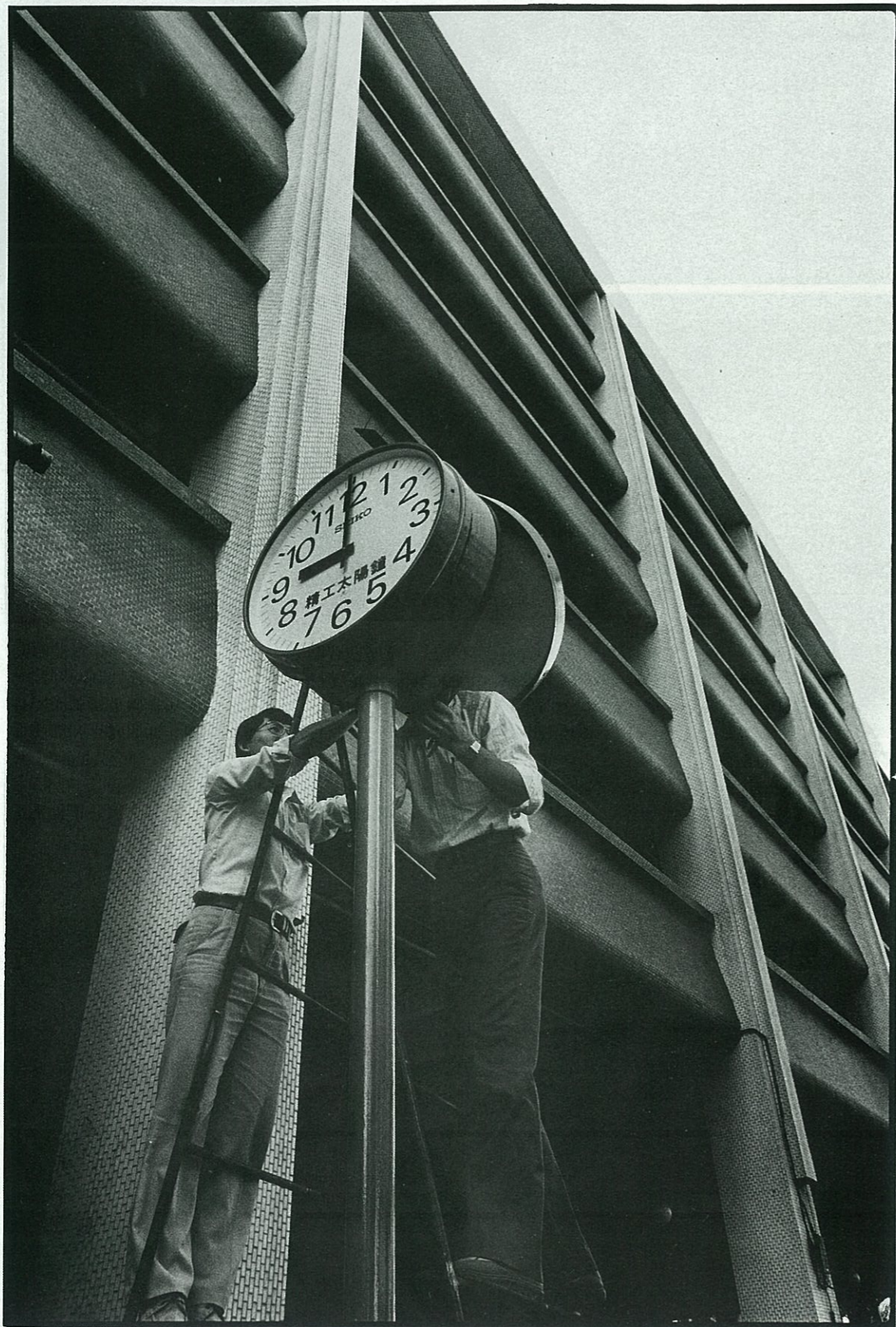
那天的日出，像是一記當頭棒喝，讓我覺醒到，我們就像被飼養在籠子裡的鳥兒，終有一天會忘却飛翔的本能。

台北的天空，應該和高山上、海面上的天空一樣啊，也應該會染上一片紅通通的霞彩，也會轉為金黃，也會漸漸化成淺綠而變成蔚藍。然而隨着日頭的昇高，台北的地面却開始迅速地製造出喧囂、髒亂、終至使原本活生生的陽光僵死了。

在台北火車站前所見的這次日出，每每令我懷念而期待着：明天的日出會不會更好？



攝影 / 撰文 ■ 阮義忠



## 《第33景》 故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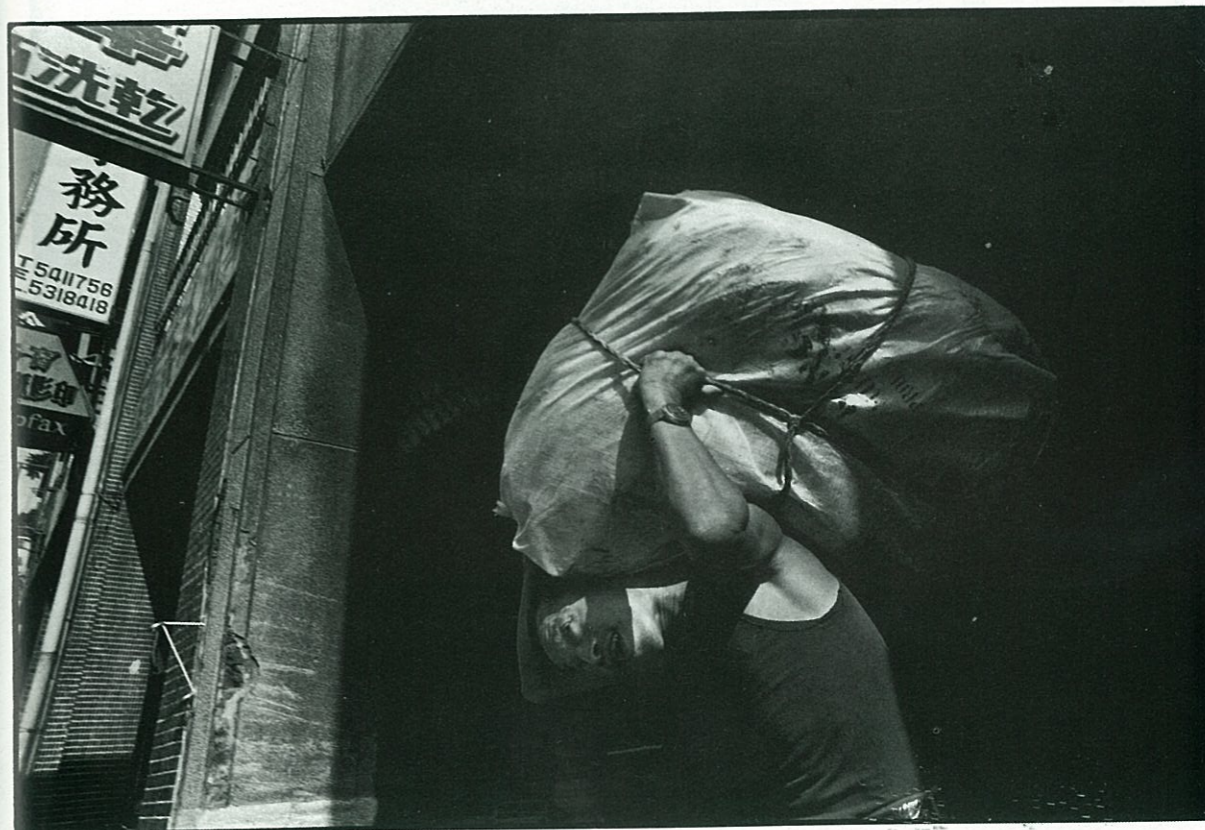
西門町立體停車場前的太陽鐘竟然誤點了。號稱準確性如同星球運行般的最新時計，畢竟也有靠不住的時候。

越是精細複雜的機器，也越容易故障，越不易修護，這似乎是現代

化產品的一大特色。壞了就換個新的，似乎是現代人最理想的消費方式。就這樣，我們一日日淪為汰舊換新的消費工具：終至變成商品的奴隸。

這兩位技師躲在鐘蓋裡，想找出

故障的原因。然而真正的問題並不在機器，而在整個現代文明的骨子裡吧。現代人不知節制的欲念，有誰能醫治呀！如果現代人心靈的痼疾不加修復，什麼都會故障的吧。



壓在他身上的不只是近一百公斤的貨物重量，還有大半輩子不曾改業的捆工生涯，還有迪化街日趨沒落的頹勢……這一切都使過度透支了青春和體力的他，越來越難靠力氣、汗水討生活了。

台北的商業中心，由早先的迪化街移到中山北路、松江路、敦化南北路上來；生意由西區向東區蠕動、人群由西區向東區遷移聚集；繁華由西區向東區擴張。台北的一切都在改變着，只有這位捆工永遠在

迪化街的一卡車一卡車的貨物與倉庫之間蠕動着，在陰暗的廊下和赤炎炎的烈陽下蠕動着，在和昨天一樣的今天以及和今天一樣的明天之間蠕動着……

## 蠕動 《第34景》



## 《第35景》 口號

中正紀念堂落成的前幾天，大批工人在大廳裡忙着最後的清理工作，由於場地甚廣，指揮工程進度的領班，必需坐鎮在地勢最高的先總統 蔣公銅像上，用無線電對講機發號施令，才能調度全場。

所有工人都在為紀念民族救星的

殿堂而忙碌着，誰也不會計較這位領班以偉人塑像為坐椅是否不敬。其實這幕情景比什麼口號都要有實質的紀念意義。胸懷天下憂樂、心恤百姓甘苦……什麼的，都沒有以胸膛為工人坐墊來得具體。



在台北，人人都很難躲掉各式各樣衝着你調情的張貼或擺設。這些費盡心思設計出來的圖象，無時無刻不在挑動你的欲念。「正中下懷」就像現代人空虛心靈的寫照。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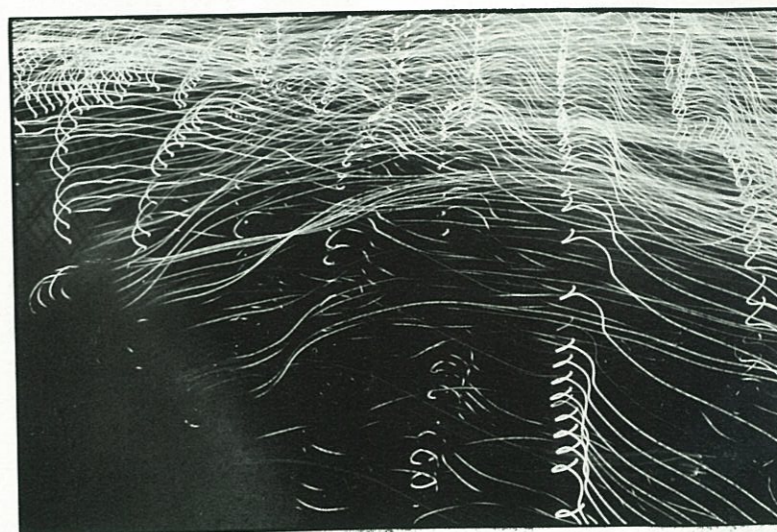
們已成為物慾之前的箭靶，每一箭都十分輕易地命中靶心。因為我們的每一個部位都是慾望的靶心，且會自動捕捉滿天飛舞慾望的箭矢。

## 靶心 《第36景》



## 《第37景》 面具

乍看，以為是鍊鋼廠裡的作業情景，却其實是一幢大廈結構體的架設。蓋房子由傳統疊磚砌牆的方式，一下子改成最新式的預鑄法。骨架是由鑄好的各種形狀的鋼柱，一一銲接起來的，牆面都是做好的一片片，然後鑲嵌上去的。台北的生產和消費方式，盡數由先進國家原封不動地搬了進來，以至於在有些地方我們分不清是台北還是東京，是西門町還是原宿，就像我們認不出這是鍊鋼廠還是和平東路三段一樣。而每個人都像這兩位建築工人一般，戴着一模一樣的面具，在「現代化」這個舞台上，失神、匆忙、疲倦地過場……



底片沖出來時，才曉得原來以為報廢的一次感光機會，竟形成這幅抽象圖案。除了自己之外，誰也不曉得我從觀景窗看到的是什麼景象。

台北東區的幾家百貨公司，時興在人行道和馬路上空，懸上一串串的燈飾。入夜之後，千萬盞彩色燈泡放出炫麗的光芒，使附近一帶，頓成好萊塢歌舞片的舞台一般，充滿紙醉金迷的濶氣與縱情。

就在我調好光圈和焦距，按下快門的當時，一位行人將我的相機撞

歪了，於是，底片就對這幕浮華人間相，做了完全兩碼事的感光。

其實，我們的眼睛也一樣呀！如果不本着堅定、真實的觀察，那對外在世界的認知和感受，都會像震動的相機一般，捕捉到虛構的影像。有些震動則是故意和有計劃的，尤其是社會的眼睛——大眾傳播媒體，如果它稍稍攪那麼一下，方的會變成圓的、醜的會變成美的，善的會變成惡的……

## 震動 《第38景》



## 「台北速寫簿」後記

當我把原先定名為「台北十景」的十張照片和附記文字交到「人間」時，陳映真在過目之後，表示這個題材可以連載，於是發展成「台北速寫簿」的形式，刊出了五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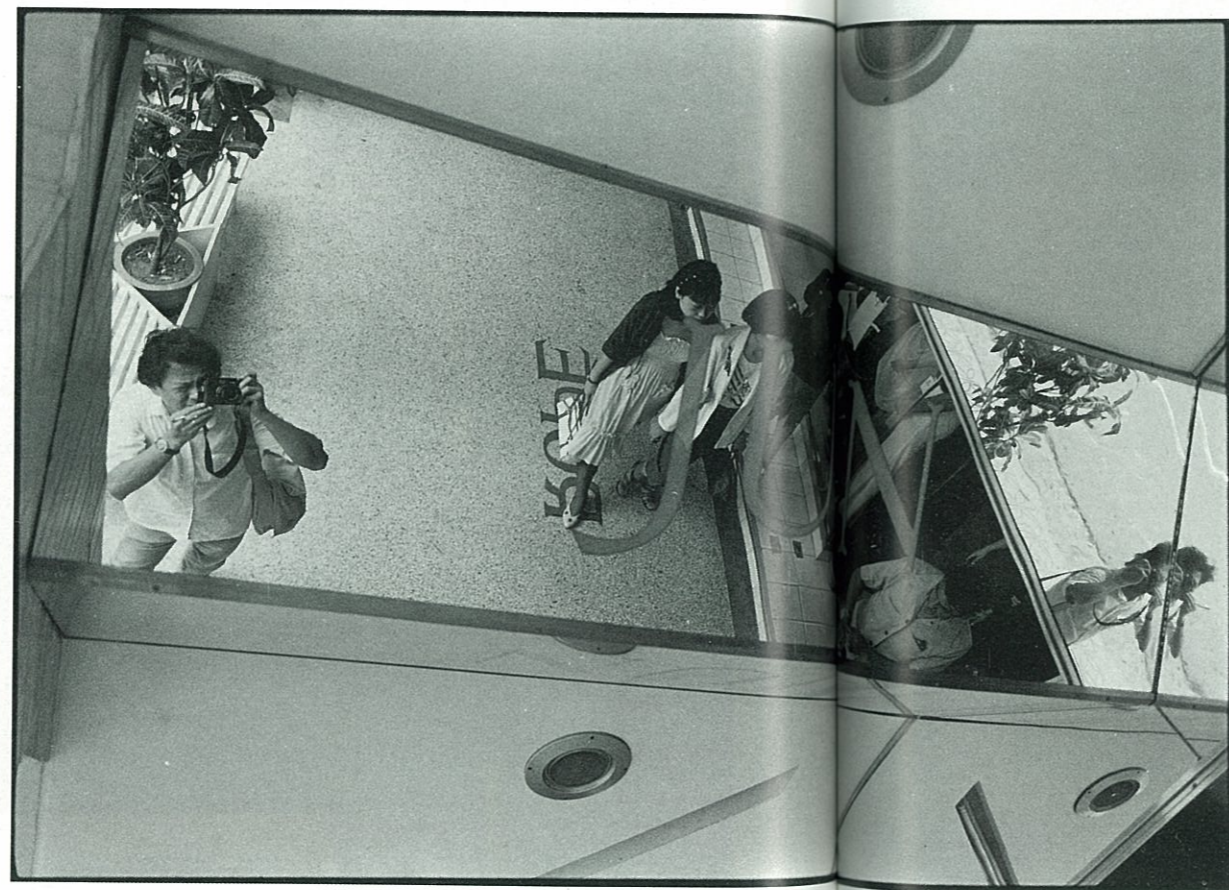
台北是我拍攝時間最長的一個專題。打從開始接觸攝影的十二年前，就陸續留下不少照片。我拍台北和拍台灣其他鄉鎮的感受截然不同。總覺得有些不吐不快的話要說出來，這些話是多麼強烈，以至於光靠影象是無法涵蓋我對現場的感受，於是就借重文字把意猶未盡之處也寫了出來。

台北令我感到「攝影」功能的有限性，令我感到自己掌握影像能力的薄弱，令我覺得相機鏡頭被一重重的假象所遮擋，很難觸及「台北到底是怎麼回事」的真相。

在鄉下攝影，我會感到充實而愉快。但在台北街頭，我會覺得煩躁而特別容易疲倦。因為舉目所及，盡是失却意義的生活景象。相機要記錄存有的東西很容易，但要捕捉已經喪失的價值，却是太難太難了。

「台北速寫簿」的成形，完全要感謝映真兄。他使我十多年來的零星照片，有一次過濾的機會，這個過濾標準是——有評論、批評性的影象才選入「速寫簿」裡。這種意圖明顯的攝影表現，也許會影響到我今後的創作方向吧。

其實，在台北街頭拍照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如果沒有一個十分明確的目標，我會比閒逛的行人還要徬徨，並且連逛街的樂趣也享受不到，因為還有一包的攝影器材背



在肩上，如果你無法清楚自己想拍什麼，這是一袋無比沉重的包袱。

雖然這個單元在「人間」雜誌上告一段落，但並不表示整個攝影計劃的結束。「台北」將陸續補充新的照片，直至足夠出版單行本為止。從下一集起「速寫簿」會更換內容，把我十多年來的檔案照片以一個明確的觀點一一過濾之後發表出來。

# 人間

## 「人間雜誌」報導文學暨報導攝影系列講座

時間	主講人	題目	地點
3月1日晚上(星期六) 7點	高信疆	報導文學的中國根源	耕莘文教院
3月2日晚上(星期日) 7點	黃春明	報導文學的精神	耕莘文教院
3月8日晚上(星期六) 7點	關曉榮	從八尺門創作談報導攝影	耕莘文教院
3月9日晚上(星期日) 7點	郭力昕	報導攝影的基本概念	耕莘文教院

人間雜誌社 合辦「入場券」每人新台幣50元  
耕莘青年寫作會  
地址：台北市辛亥路1段22號 電話：321-4205 321-4206

# 悲辛 和浪漫之間

## 大學生同居生活寫實

「就算我們真的發生同居行為，  
又有誰能審判我們？」

「大學生已經是成人了，有獨立的人格，  
不是小孩；我們對自己的行為負責！」

「校園文化使我們感到無力，  
教育也缺乏這方面的引導，  
年輕人的理想更沒有出路……」

「性是感情自然發展的結果。這方面，  
我們很少去思考它。」

「墮胎這種事情讓我對婚姻也失去了安全感——」

聽着這些叛逆的、沮喪的、徬徨的聲音；  
看看那些年輕的、漂亮的、光鮮的面孔，  
大家曾否想過：對於這一代的青年人，  
我們的瞭解究竟有多少？

攝影■郭力昕  
撰文■余小民

晚上十一點鐘，在C大學生租賃住宅區裡，一群學生正在排演話劇。二月清冷的黑夜裡，風吹著窗外的榕樹發出沙沙的聲音。屋裡的燈光昏暗，男女演員利用客廳正在做暖身動作，將上場的男女主角在一邊試著步子、一邊揣摩著劇本。

從鄰近學生租賃的住宅裡，隱約傳出低音喇叭強勁的Bass聲和跳舞人群的吵雜聲，夾雜著幾聲單調的狗吠，還遠遠地傳來麻雀牌的洗牌聲。

「好，停！現在開始排戲。場記注意了，其他人儘量別弄出聲來，讓他們能入戲一點。」這齣戲的導演C大社會系的崔復聲高舉著雙手說。

他隨手拉過一把椅子來反坐著，「嗒」地一聲打響拇指瘡子，說：「我們從第一幕開始，記住我們昨天排的台步。」

扮演女主角的是C大中文系的徐莉萍，她走到客廳中央緩慢地抬起頭來說：

### 有這麼多異樣的眼光

《我們並沒有同居！只是住同一棟房子，為什麼要承受這麼多別人異樣的眼光？》

《是不是同居並不重要。》男的說。

《連我家教的學生，都在背後竊竊私語，他們因此也否定了我的專業知識。我——》

《就算我們是真的發生同居行為，又有誰能審判我們？》

徐莉萍遲疑地向後退。這時崔復聲的女朋友林倩把沖好的咖啡遞給工作人員，然後走過來坐在崔復聲的旁邊，靜靜地看著他導戲。女主角徐莉萍悲愁地說：

《我們還是分開……》

「嗯，好多了。繼續下去。」崔復聲說。那個長得很削瘦的男主角

向前走了一步，說：

《分開？那會增加我們的開銷，得付兩倍房租。》

《我可以多兼一些家教。》

《那會累壞妳的。》

《唉，我受不了，還是分開吧！》

《就算分開住，別人還不是會說是我們做賊心虛？》

「好，在這裡你們開始沉默，燈光暗淡下來，背景音樂開始。」崔復聲霍地站了起來，接著說：「對不起，接下去排演吧！」



學生住的公寓裡，在房間擺幾塊榻榻米是很方便實用的東西。白天坐著看書、工作，晚上就是床鋪，也是朋友來時大夥兒談論聊天的客廳。

### 請每個人和我們一起來思考

「導演，我覺得觀眾一定會嘲弄、議論這個角色，正式演出的時候，我會很難入戲。」徐莉萍走向崔復聲說。

「對，妳會意識到觀眾的反應，就是因為我們這個社會一直都用異

樣的態度，來看待我們大學生的男女關係，即使是我們週遭的同學也是抱持這種態度。」崔復聲顯得有點激動地繼續說：「正因為這樣，我們要透過戲劇向觀眾提出問題，讓每個人都能正視這個問題。」

「但是，教官、師長他們能夠接受嗎？」徐莉萍疑惑地看著他，說。

「在開放、價值多元的社會裡，每個人都應該用更寬容、更開放的心靈來面對新產生出來的事物。能不能接受是其次的問題，重要的是我們秉持著什麼樣的觀念和想法，話劇表演並不只是肢體的演出，我們要把自己想說的話，明白、準確地表達出來。」崔復聲堅定地說。

「好吧！我試試看。」

「妳一定得先設法使自己感動，才能感動觀眾，讓他們也思考一下我們提出的問題。」崔復聲說完，剛要示意繼續排演，卻在這時候，門鈴響了，林倩迎進兩個人來。

「喏，我就是以他們親身的經歷，編成這個劇本的。」崔復聲向我說，一面介紹著：「鄭永年和江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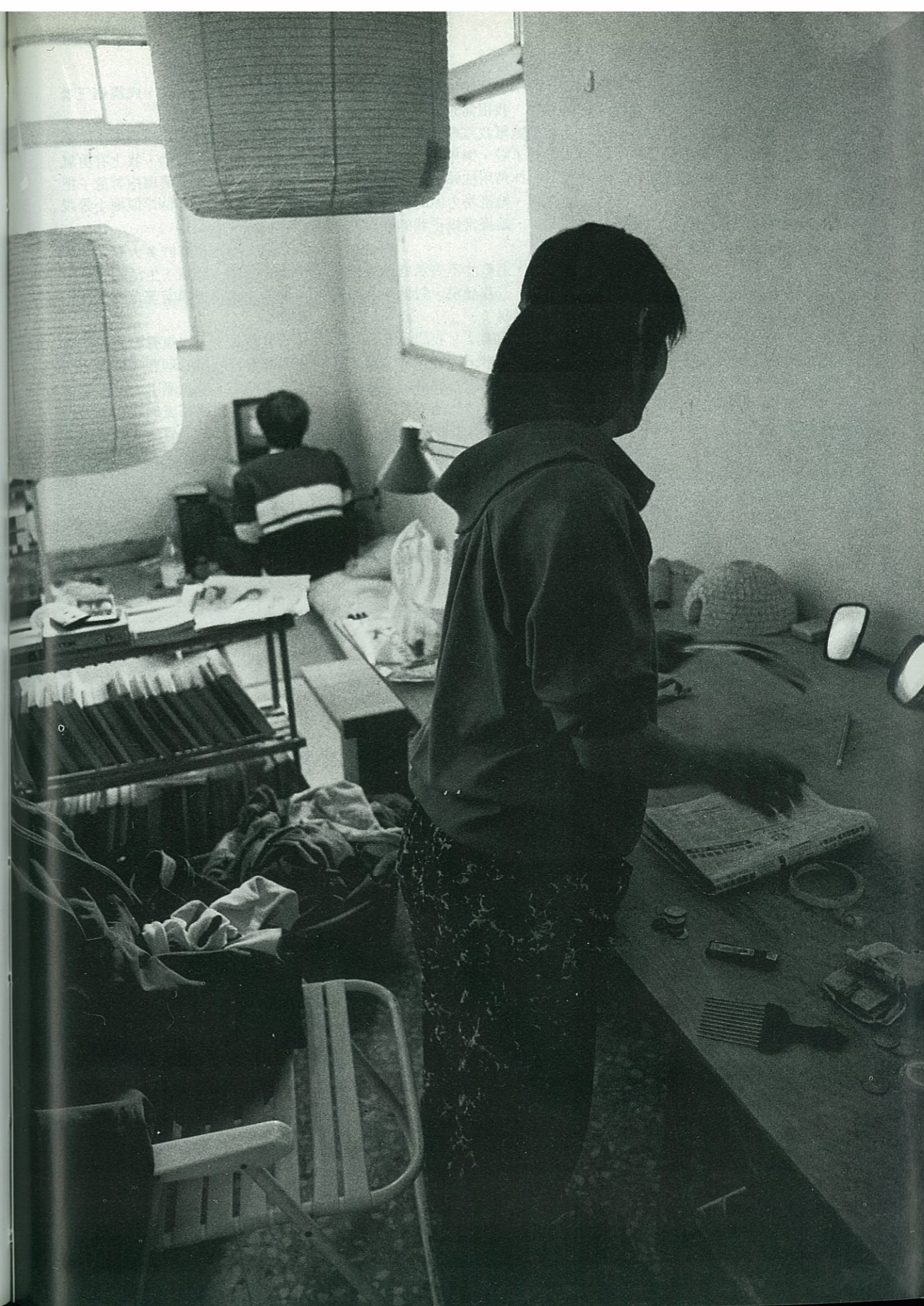
「你們是怎麼認識的？」我問。

江綾接過林倩倒來的咖啡，望著窗玻璃上的樹影，手指來回地摩挲著杯緣，許久才說：「三年前在社團認識的，原先只是點頭的交情，我大四時候面臨課業和經濟上的壓力，就在我陷入低潮、沮喪、孤單的困境中，他給我很多鼓勵和協助，就這樣——」

比江綾低一年級的鄭永年接著說：「學姊也幫助我很多，我們發覺彼此的興趣、個性都很接近。」

### 我們倆，會不會有明天？

「停，不要因為唸錯台詞就停下來或重唸一遍，戲是要一直演下去的。繼續！」崔復聲的聲音傳來，我們的眼光也被吸引到排演的客廳中央去。



標準的學生公寓裡，總是散置著各種雜物，以及一大筐待洗的衣服。林倩得空時，總是順手收拾一下屋子。

《我們將來會怎樣？》徐莉萍唸著台詞。

《也許結婚，也許不會……》

《我們不會結婚嗎？》

《那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現在真心相愛。》

看到這裡，我轉過頭來問江綾：「你們贊同崔復聲對感情、婚姻的詮釋嗎？」

鄭永年看了一下江綾，說：「我們雙方父母都希望我們在一起，」江綾插進來說：「我贊同崔復聲的看法，不過我想法比較保守，我想考研究所等他畢業、退伍，然後結婚。」說著，她微微地低下頭去。

排演工作結束後，崔復聲和音效、燈光…等幕後工作人員討論著彩排的事情，林倩忙著收拾和清掃。

「你們認為校方、社會有權干涉大學生同居嗎？」我問。

「除非他們否定大學生的自治能力和獨立人格。大學生已經是具有投票權的公民，不是小孩子了。」江綾說。

崔復聲走過來說：「回家吧！」當我們一起走出屋外，已是凌晨一點鐘。鄭永年用機車載著江綾先走了。望著他們的背影，崔復聲說：「他們面對自己的感情是相當誠實的。在我所認識的有同居行為的同學裡，他們是能彼此鼓勵、很正面的一對。」

我們信步地走回家去。崔復聲剛搬過家，先前他和林倩同租一個房間，常常因為朋友來而干擾了另一個人的生活步調。「都是我不好，常常朋友來聊到半夜，搞得她不能安心唸書、睡覺。現在我們分住兩個房間。」崔復聲說。

### 從吵架溝通到了解和容忍

一進門，放下東西，林倩就說：「餓了吧，我來煮麵。」

崔復聲回頭對我做一個愜意的眨

眼，說：「你瞧，這是同居後才有的幸福，我很健忘、生活習慣也亂，都是她幫我整理。」

「好啦，懶鬼，還好意思說出來。」林倩用枕頭丟向崔復聲。

「呵呵，她是暴力派的，腦子可就銳利了，她經常指正我的缺點。」崔說。

「哼，道歉並不表示就能改過。」林倩說：「我發現，對他來說，道歉也太容易了。」

「常吵架嗎？」我問。  
「常有的事，不過也是增進了解的一種方式，江綾就常說『只是一起約會交往，彼此絕不會了解得這麼深』。」

「都是為了那些事？」我問。  
「還不是雞毛蒜皮的事？就像在我的書裡發現夾著以前女朋友的照片啦…」崔復聲笑了起來。

「還說是小事！」林倩瞪視著說。  
「後來呢？」

「反正兩個人一起生活，就是彼此容忍、協調的過程，沒有人是沒有缺點的。」林倩接著說：「他以前曾有很多女朋友，有時瘋起來會去找她們，不過有時候想想，也沒什麼嘛。」

「我想倩倩是信任我的，對於我們的關係和感情，我有責任感。」崔復聲強調地說。

「除了責任感，婚姻更具有法律和社會的約束力，這是同居關係所沒有的。」我追著問說。

「所以同居的關係很容易分手？對不對？不過，法律、社會的約束力也造成很多家庭的怨偶，不是嗎？」崔復聲回答說。

「你們是怎麼開始的？」我問。

「那時她正處於和男朋友分手的低潮時期，龐雜的情感、心理負擔，讓她急於想逃避這些煩惱。但是，逃避並不能解決問題，我當時向她表示，問題還沒有解決之前，我

也不會介入他們之間，成為第三者。」崔復聲說。

「那時候，我真的快崩潰了，都是他給我支持、鼓勵，我才有勇氣去面對問題。」林倩環抱著毯子把頭埋在裡頭，心有餘悸似地小聲說。

我想，一定也有許多大學生在求學階段，陷入感情、生活的困境中，無助、孤單地摸索著走向成長的道路。

「其實——」崔復聲點上一支烟，看著自己吐出的烟霧，緩緩地說：「那時候，我也剛上大—，陷在一種困惑、沮喪和虛無的心靈危機中，我問自己，大學生到底應該做什麼？我自己又真的想追求什麼？這些我無法索解的問題讓我苦悶和虛無。難道大學生只是跳舞、包水餃、烤肉、泡妞…而已？是倩倩讓我安定下來的，上完課回到家有一種舒適、安全的力量，慢慢地才整理出自己的路來。」

「是什麼原因使你感到如此的失落和苦悶？」

「可能是校園的文化環境使我感到無力。我們的教育也缺乏這方面的引導，政治環境讓我感到無名的束縛；年輕人的理想沒有出路。好吧，大夥兒只好烤肉、包水餃，但是這些又沒有辦法滿足我。」崔說。

### 不是欺瞞，需要真心地對待

林倩端來熱騰騰的湯麵，崔逗趣地說：「謝謝我的好太太。」林倩嗔著回說：「去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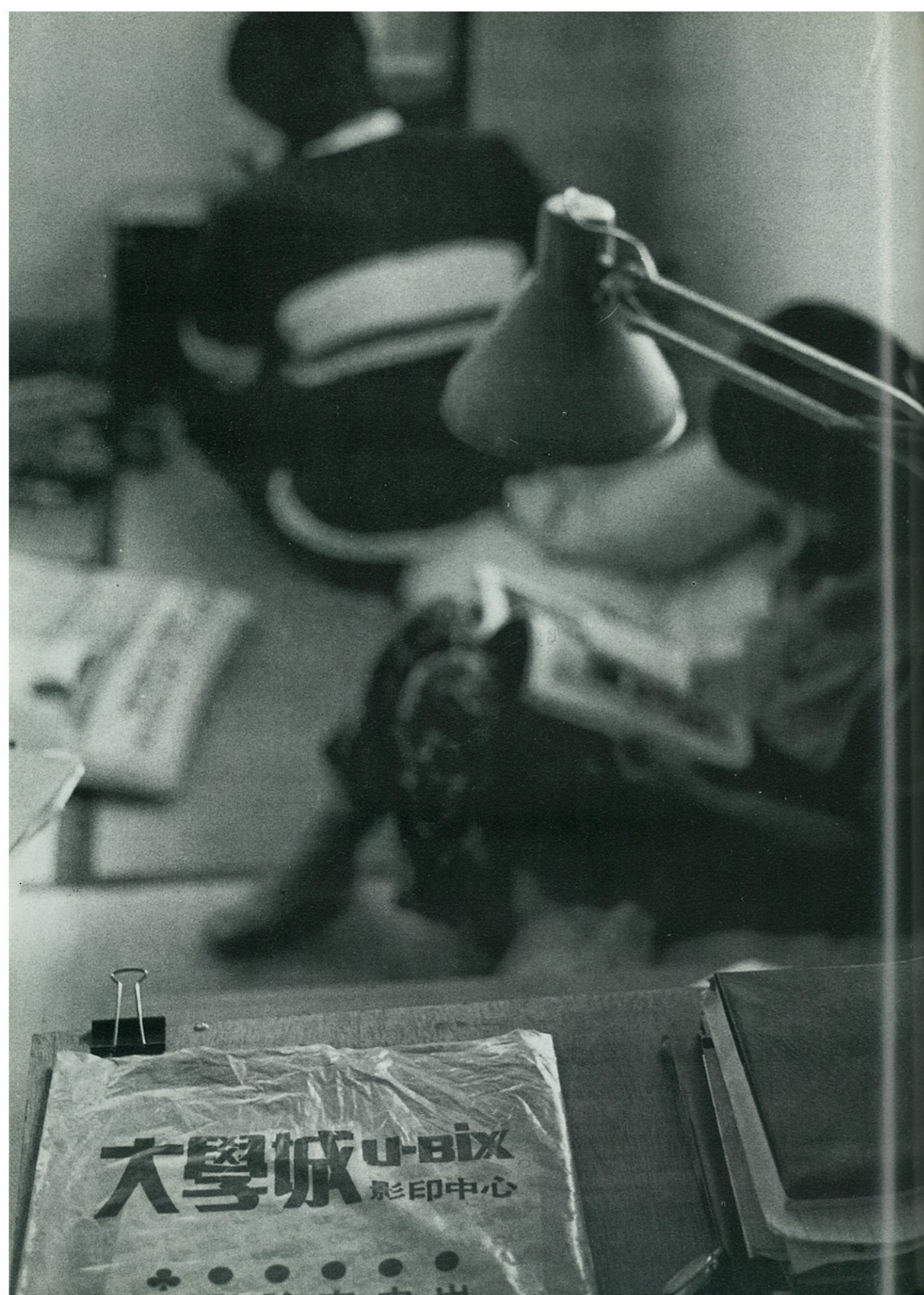
「你們對於性行為的態度是——」  
「我覺得『性』是感情很自然的發展結果。這方面，我們很少去思考它，老實說，你問的一些問題，使我和倩倩才開始去正視、思考。」

「將來有什麼計劃？」我問。  
「畢業後，我先做兩年事，等他退伍後一起出國唸書。」林倩抱著

知己好友常常搗到崔復聲家來擺龍門陣。一位他的好友調侃著：

「這一對是我的孩子，我一路看著他們成長過來的。」





枕頭說。

「結婚呢？」我問。

「我和倩倩的想法是，不一定非結婚不可。結婚只是社會例行的儀式和手續，一種登記和註冊而已。」

崔復聲看著林倩說。

「但是，也同時是一種約束力。」

我說。

「我相信真心的對待，比有形的約束力重要。」崔復聲說。

林倩收拾好碗筷，崔復聲提議去兜風。我看著他們的背影，心想：大學生同居關係除了甜蜜、浪漫和相互間的慰藉以外，還存在著很多痛苦、挫傷的隱憂和問題。我們特地訪問了其他幾所大學的同居學生。其中，王佩芬的遭遇就是很不同的一個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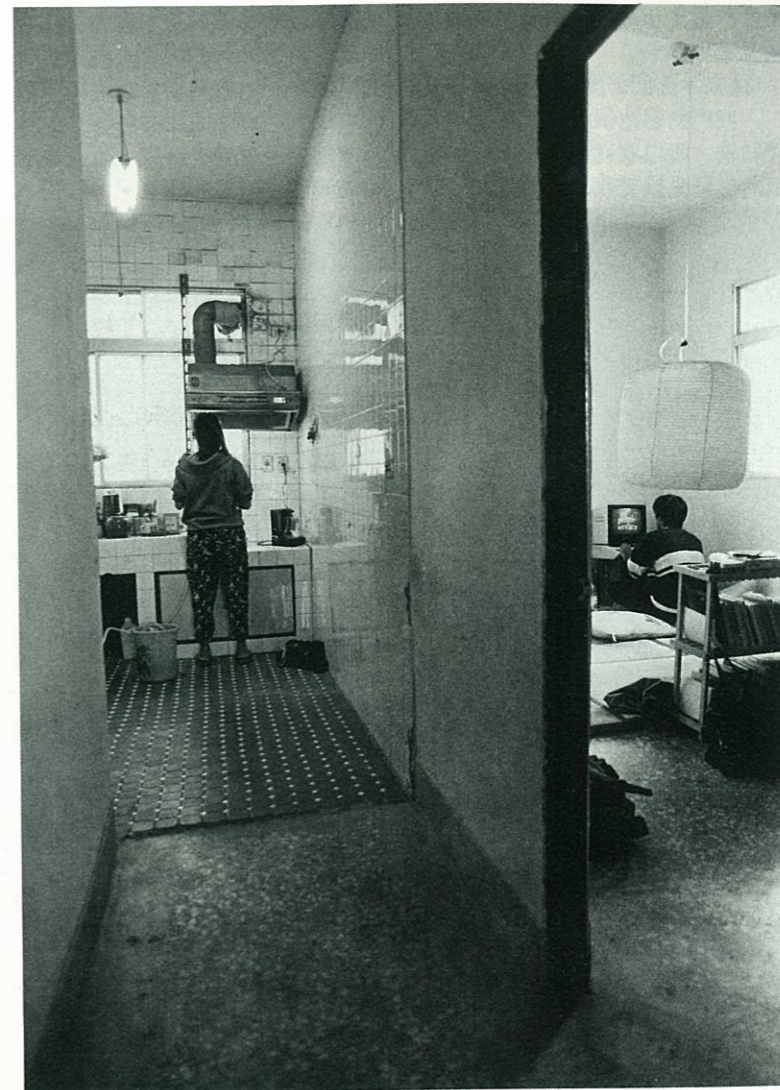
### 走上不歸路

王佩芬，一個充滿浪漫、夢幻念頭的T大歷史系學生。由於家境困難，求學階段在校外俱樂部打工賺取自己的生活費和學費。每天在俱樂部工作，望著出入的豪華轎車、縵衫舞影，她總有無限的遐思和憧憬。

在一次機會裡，她認識了一位經常到俱樂部來的中年人。經過沒有多久的交往，他們就在校外租屋同居在一起。「你知道，和他在一起，有一種安全感，他很能照顧我、了解我，儘管他已有妻室。」王佩芬說。

據T大的另一位學生王榮生告訴我：「像她這樣的情形，還不在少數，我們學校外面有很多俱樂部，這是一個原因。」

由於大學校區外圍社區型態的不同，大學生發生同居關係的對象也有很顯著的不同。D大的校外租賃區和另一所專科學校非常鄰近，D大和該專科學校的學生社團也時有聯繫活動，所以兩校學生也有同居



行為的發生。

D大的學生陳子傑告訴我說：「我們的學長中，有一位就和那個專科學校的先同居後結婚了。」

D大的國貿系學生趙維謙和專科學校的郝淑婉是在舞會中認識的。「我們彼此都是同學們口中稱的“舞棍”，興趣的相同使我們在一起。現在回想起來，覺得我們的同居行為是有點兒懵懂的。」趙維謙感懷地說。

林倩與崔復聲多半在學校附近的自助餐館解決吃飯問題，偶而也一起在小小的廚房裡弄點東西。

### 我們需要偽裝

在他們同居的時期，有一次郝淑婉的父母來看望她。「那時候才早上八點鐘，我們嚇得不敢出聲，託住在樓上的同學出去告訴她父母說

沒課的時候，崔復聲最愛窩在角落裡玩他的電腦，一坐可以耗上好一陣子。林倩有時候也加入遊戲，或者靜靜坐在一旁，翻閱書報雜誌。

『她出去了』，才沒有被發現。」趙說。

「後來，你們怎麼處理？」我問。

「我們的感情很深，也決定畢業後結婚，所以我就到她們家去，讓她的父母先接受我。」趙說。

在T大的賴麗瓊和李燦然，爲了怕被來訪的父母撞見，就在同一棟裡分租了兩個房間。「在我們班上，有同居關係的同學，乾脆就住得遠遠的，女同學都比較不想讓別人知道，這叫做保護色吧！」李燦然調侃著說。

由於經濟能力的不許可，在A大唸書的許文俊和陳小雁，學期中都住在宿舍裡，只有寒、暑假期間才向外租賃的同學借住，同居在一起。「你知道，寒、暑假的時候，教官也比較不會到這裡來視察。」許文俊說。

談起感情的發生。陳小雁說：「我們有一次參加阿里山的登山活動，和隊伍走散了，在窮山曠嶺中我覺得好害怕，他一路上照顧我，讓我感到安全和可以依靠。」

### 這不是唯一的方式

「我想的不是很多，從高中時期開始，我就和很多女朋友交往，也發生關係。不過，後來她們都和我分手了。賴麗瓊和我以前認識的女孩都不一樣，她很了解我的個性。」李燦然說。

「他的個性很不穩定，開始的時候我很害怕他這種個性：不過他很善良，善良到我覺得自己願意陪他一輩子。」賴麗瓊若有所思地說。

在私底下，李燦然很自責地表示：「我很怕失去她，麗瓊是一個非常好的女孩子，所以交往的過程中，我想辦法和她發生關係、甚至同居。」

「這是唯一的方式嗎？」我訝異地問。

李燦然尷尬地看著地上，手指纏繞在一起，許久才說：「我考慮得真是太少了，也許正是這樣，以前的女朋友才會離開我的。」

事前的考慮過於草率，也使得趙維謙到現在還不能釋懷。「我從小生長在一個問題家庭裡，我很少去尊重、體恤別人。我和淑婉發生關係純粹只考慮到自己的生理需要，結果害淑婉去墮胎。」趙維謙愧疚地把手遮著眼睛說。

### 妳是小姐還是太太

郝淑婉悲悽地、哽咽著回憶說：「那是一個秋天的下午，我一個人到婦產科去要求做妊娠檢查，填好單子，護士用懷疑的眼光看著我，問我說：『妳是小姐還是太太？』，我傷心地跑出去，躲在婦產科旁邊的巷子裡哭。」

「你怎麼沒有陪她去？」我向趙問說。

「是我沒有告訴他的，後來他才陪我一起去找醫生。」郝淑婉紅著眼睛說。

「你們有沒有考慮避孕？」

「淑婉不願意吃藥，她的身體不適應避孕藥。」趙維謙說。

性知識的缺乏，卻造成陳小雁很大的傷害。許文俊和她走告無門，最後迫不得已到台北市圓環找了一家密醫墮胎，簡陋的醫療設備和草率的手術，使得陳小雁在手術後在傷口處感染了細菌，下體因而發炎而且不斷地出血。

「那時候，她的眼圈下陷、發黑，體重不斷地下降。去找那個密醫，他都說過一陣子就好。」許文俊不斷搔亂他的頭髮，接著說：「後來，我經同學介紹一家醫院，才把小雁治好了。」

### 悲切、苦楚和驚悸

「發生這些事，對妳有什麼影響

？」我問。

陳小雁別過頭去，悽楚地說：「對女人來說，是很大的打擊，紛雜、痛苦、悲哀的情緒都糾纏在裡頭，我不知道自己是怎麼活過來的。我很想忘記這些事，但是又不可能忘掉。」

在我訪問的對象當中，一位畢業於D大的學生林雪蓉，她說：「發生這種事以後，我毅然地離開他。我覺得和他在一起就會想起這些痛苦、驚悸的往事，而沒有辦法再繼續我們的感情。」

在人格成長過程中的遺憾和痛苦，往往成爲當事人一生無法抹滅的創傷。大學生同居關係的解除，帶給女性學生的痛楚又遠非男同學所能感覺到的。

「你知道，這種事情讓我對婚姻也沒有安全感，我覺得男女關係最好只維持友誼，不要有進一步的發展。墮胎以後，對將來的生產也是有很大的妨礙的，所以，我絕對不會想有小孩。」林雪蓉說著，聲音裡充滿了淒厲和悲切。

### 別讓他們孤單地掙扎下去

在發生同居行爲之初，有些人懷有浪漫、冒險、夢幻的遐思。但是不成熟的感情態度，卻也爲當事人留下無可挽回的挫折和傷痛。一位現在進出口公司從事品管檢驗工作的林慶三，在他學生時代經常沉迷賭桌而且酗酒，最後和同居的女友分開了。

「我成天任性地鬼混著，如果我懂得珍惜這份感情，她就不會離開我了。」林慶三懊悔地說。儘管悔恨和愧疚，但是，林慶三依舊離不開他的牌桌，「我不知道是不是用這種方式來表示我對她的歉疚。」他痛苦地說。

隨著台灣社會變遷的脚步，有很多的觀念、行爲在轉變著。在人間

雜誌社針對「大學生同居行爲」發出1000份，回收的803份的問卷統計結果中，我們發現有2.61%的大學生發生同居行爲，相信在可見的將來，大學生同居關係也將越來越普

遍，而成爲我們的社會現象和問題。我們的社會、學校和家長都應該用更合理、正確的態度，來面對和認識這個問題，從旁協助和引導他們更成熟、穩健地去處理感情生活

，而不致讓他們孤單、無助地在成長的幽徑中盲目、焦慮地摸索、掙扎下去。



崔林二人喜歡在夜晚帶瓶酒，騎著機車四處兜風，或者，就拎著酒瓶，漫步於住宅附近的街道上。

# 思想保守·行為開放

## 大學生同居生活問卷報告

卅多年來，台灣社會經濟繁榮、教育普及，加上西方思潮的衝擊，我國大學生對於婚姻關係、兩性角色、性行為的觀念和態度，已有顯著的改變甚至發生同居行為。根據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的楊煥烘先生在民國69年所做的調查顯示：受試者當中有12%的大學生和異性有過性行為，但是，同時也發現大學生的性知識不但缺乏，而且充滿謬誤的觀念。

大學生的婚前性行為，實為我們應該關切和重視的社會問題，它不但直接影響大學生的心理、生活、學業，而且大學青年在如此缺乏性知識、個性又尚未穩定的情形下，往往就會因此產生許多不良後果。所以，「人間雜誌」特別製作了1000份「大學生同居行為及性知識」的問卷，在國內的六所大學中，採取隨機抽樣的方式，針對各年級、性別、系所，進行大學生同居、性知識、性態度的探討。在回收的803份問卷中，男性有452位，佔56.3%；女性351人，佔43.7%；我們抽樣對象的，就年級分別是：

樣本年級	人數	百分比
一	76	9.5%
二	96	11.5%
三	318	40%
四	316	39%

居住方式	人數	百分比
家裡	189	23.5%
學校宿舍	273	34.9%
校外	341	42.5%

在校外居住者，他們的租賃方式是

方式	人數	百分比
與同校學生合租	126	37%
與校外學生合租	113	33.2%
獨自租屋	37	10.8%
與非學生身分的人合租	65	19%

您曾有過性行為？

	人數	百分比
是	159	19.8%
否	644	80.2%

在這一項統計分析資料中，我們發

現曾經發生性行為的大學生佔受試者的19.8%，比起民國69年楊煥烘先生所做的調查，增加了7.8%，這是一個相當大的數字。可見隨著社會變遷、時代思潮的改變，我國大學生在性行為方面，有漸趨開放的情形。

我們針對曾經有過性行為的大學生，進行男女不同性別的相關比較，發現其中男性有127位，佔79%；而女性只有32名，佔21%。

此外，我們將這159名學生依照「縣市別」、「居住方式」，進行統計：

縣市別 居住方式	外縣市 學生	在地學生	合計
家裡	2	21	23 (14.4%)
學校宿舍	47	14	61 (38.4%)
校外	69	6	75 (47.2%)
合計	118 (74.2%)	41 (25.8%)	159 (100%)



結果顯示在有過性行為的大學生中，由外地來就學的學生是本地學生的2.87倍，將近有3倍之多。從這一點上，我們不難瞭解，當一個學生遠從外地來就讀，來自父母的管教、家庭的束縛較為鬆懈，在性行為上的約束力減少了，而顯得較為開放。同樣的，在校外租賃居住的學生發生性行為的75名，佔47.2%，比在家裡居住的學生23名（僅佔14.4%），也高出很多。即使我們以「校外」和「學校宿舍」兩項來做比較，也發現在沒有學校宿舍管理下，發生性行為的比例，居住在校外的比在宿舍的多出8.8%，相當於住在宿舍人數的 $\frac{1}{2}$ 。

您性行為的對象是：

	人數	百分比
同學	55	34.5%
情人	68	43%
陌生人	1	0.6%
色情行業的服務員	32	20.1%
其他	3	1.4%

在這個項目中，回答「色情行業」的完全是男性受試者，顯示男性的性行為動機，除了感情因素、生理需要外，還有尋找刺激、好奇的心理作祟。而女性大學生在傳統社會的規範約束下，大概是不會涉足色情場所的，所以，女性受試者的回

答，都是「同學」、「情人」。

楊煥烘先生的調查研究中指出，大學男生與妓女發生性行為的佔16.36%。我們將它和表中「色情行業」一項所佔20.1%比較，也可看出，經過六年的時間，大學生在色情場所發生性行為的比例增加了很多。這也間接說明了當前社會色情誘因的擴大；色情場所的增多與性質的複雜，是值得有心人深思的。

您對婚前性行為的看法是：

	人數	百分比
很適當	0	0%
適當	56	7%
無意見	302	37.5%
不適當	325	40.5%
很不適當	120	15%

雖然前面對性行為的測試，有19.8%的大學生曾經發生性行為，但是在上表裡，卻沒有一個大學生認為婚前性行為很適當；認為「適當」的也只佔7%。大學生這種觀念與行為不一致的性態度，也令我們十分驚訝，於是，查對了楊煥烘先生的研究報告，發現當時採取「最好避免」的大學生約佔半數（49.60%）、認為「絕不可以」的佔33.31%，才知道原本極保守的性態度，也隨著時代的變遷，產生了變化。附楊先生的統計資料如下：

反應	量數	人數	百分比
絕不可以		536	33.31%
最好避免		798	49.60%
只要相愛 就 行		241	14.98%
訂婚後就 可 以		34	2.11%

您對婚前性行為的態度是基於：  
（多選）

	人數	百分比
道德規範	301	37.5%
愛情信念	409	51%
法律制約	16	2%
倫理觀念	120	15%
保健知識	136	17%

在考慮婚前性行為的問題時，大學生秉持的信念最多的是「愛情」和「道德」的標準。其中主張「愛情信念」的以男性居多，主張「道德」、「倫理」兩項的，以女性佔了絕大多數，可見在同年齡層裡，女性思考的問題較多，態度也較男性縝密。

（如果我們將同居行為界定為：雖未經法定程序，但居住、生活在一起具有實際夫妻關係者）您是否曾經有過同居行為？

同居的大學生，他們在兩性關係上，較缺乏一份固執的膠著力。

	人數	百分比
是	21	2.61%
否	782	97.3%

在我們測試的六所大學中，有三所大學在校區附近擁有明顯的學生租賃住宅的社區。而回答曾經發生同居行為的21位同學裡，就有16位（76.1%）是屬於這三所大學。這是否意指了具有集中、明顯的學生租賃社區，往往有可能增加大學生同居的機會呢？

您打算將來：

	人數	百分比
結婚	529	66%
獨身	32	4%
同居	184	23%
不一定	58	7%

回答「獨身」和「同居」的人數，竟佔了27%，這也是一個耐人尋思的轉變。我們進一步就這216位受試者，作了另一個測試：「對於婚姻的這種態度」理由是什麼呢？所獲得的反應是，68個人沒有作答；另外148名所回答的內容，都是對男女關係充滿了不安全感、懷疑、悲觀...。這148名大學生雖然只佔了整個抽樣的18.4%，不算很大的比例，但是，卻很值得我們重視和關懷；到底是什麼因素讓我們的大學生對兩性關係、婚姻制度，如此畏懼、退縮甚至逃避？

您的同居對象是：

	人數	百分比
同學	13	61.9%
他校學生	6	28.5%
社會人士	2	9.6%

同學之間生活、課業的步調相近，同居的機會較多；但是，大學生與他校學生、社會人士的同居行為也不容忽視。

您的父母是否知道？

回答「是的」，只有兩位男性受試者，這一方面說明了在傳統倫理觀念下，青年內心的障礙，他們不願意家長知道自己和人同居的事；另一方面，家長對子女的隔閡與疏忽也不能說沒有關係吧。

您將來是否和同居對象結婚？

除了兩位沒有回答，其餘的：

	人數	百分比
是	11	78.5%
否	3	14.3%
不一定	5	23.8%

發生同居行為的人當中，竟然有38.1%的人回答「否」或「不一定」，也就是說，有同居行為的大學生中，超過1/3的人，都是不想和同居的對象走向地毯的那一端。這雖然並不是說他們會仳離，但至少告訴我們：由於同居並不具備像「婚姻」所有的那種社會約束和法律制裁，所以，他們彼此間的關係，明顯的缺少了一份固執的膠著力。

在我們未提出這份問卷之前，您是否考慮過有關大學生同居的問題？

	人數	百分比
有	242	30%
很清楚	16	2%
沒有	361	45%
很模糊	184	23%

除了現行同居關係的大學生的六名很清楚之外，其他的大學生都未曾仔細思考過這個問題，而僅憑一己

的揣度來猜測事情，所以常發生誤解。這可以從下面的統計反映出來：

據您所知，學校有沒有關於同居行為的管理規章或案例？

	人數	百分比
有	274	34%
沒有	171	21%
不知道	358	44.5%

因為事實上，大學生都已是成年人了，教育當局並沒有在這方面的規章或條例。

您希望嘗試同居關係嗎？

	人數	百分比
非常希望	0	0%
希望	18	2.0%
沒意見	256	32%
不希望	409	51%
很不希望	120	15%

同居關係並不只是性行為，但是統計結果，它却和大學生對性行為的態度一樣。這是否意味著，在大學生的想法裡，同居和性只不過是一物的兩面呢？

據您所知，在大學生中有多少對同居者？

回答的總數和為761對。雖然受試者之間，一定會有重疊的現象發生，但是即使如此，真正的大學生同居現象，恐怕還是比我們所測試的2.5%還要高出若干吧。

您對於性的知識主要是來自於：

	人數	百分比
課外書報雜誌	88	11%

朋友	152	19%
親人	24	3%
錄影帶	168	20.9%
電視	128	15.9%
電影	130	16.1%
學校課程	104	13%

大學生最大的性知識來源竟然是

「錄影帶」（佔受試者總數的20.9%），這是一個令人憂心的現象。在商業文明的放縱驅馳下，「錄影帶」裏的性，究竟孕涵著什麼呢？其他如：電影、電視、報章雜誌...等，也都是只能提供部份的、模糊的、簡略的性知識的傳播工具（這還只是就他們的正面功能而言），可以預想的，大學生在性知識方面

充滿了片面、扭曲，甚至錯誤的性觀念。統計結果來自「親人」的最少，只佔3%，顯示在傳統觀念下，親職教育、家庭教育一直避諱、壓抑性知識的談論，以致於大學生幾乎不考慮從親人處獲得這方面的知識。



大部份大學生在考慮婚前性行為這個問題時，都抱持著「愛情至上」論。



# 性·愛·婚姻

## 訪鍾思嘉教授談矛盾的大學生性愛觀

政治大學楊煥烘所做的調查指出，大學生認為自己性知識「不足够」的佔57.6%，「十分不足够」的佔11.2%，顯示大學生對性知識的需求很大。人間雜誌這次的問卷結果告訴我們，在大學生間發生性行為的佔19.8%，但是在如此大的性知識需求下，大學生卻苦無管道獲得正確的性知識，必然在發生性行為為後，滋生許多不良的後果。而且，性知識的缺乏和差誤，極易造成未來婚姻關係、家庭生活的困擾。我們的教育當局真該在這方面多花點精神和力量了。這也是每一個為人師長、父母的，所不應也不能忽略的問題！

因此，我們特地就有關大學生同居行為、性知識、性行為等問題，訪問了政治大學心理系的鍾思嘉教授，請他做一評述。

鍾思嘉先生是美國奧勒岡大學心理學博士，現任國立政治大學心理研究所副教授；並為中國時報「兩代親」的專欄作者、「父母親」月刊的執行顧問。著有「諮商與心理治療」、「婚姻的挑戰」等書。

問：您認為是什麼因素影響了我國大學生的性知識、性態度、性行為？

鍾：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黃國彥教授曾經做過一項調查指出，大學生的性知識極為貧乏，性態度也保守，但是，比較起來性行為卻很開放。我想這是



偏差的教育方針和制度所造成的。

一般人對於性知識的需求，從很小就開始了，很想了解自己的身體構造，對異性也充滿了好奇。學童到了十一、二歲，第二性徵出現的時候，這種需求就更強烈了。但是，我們一直很缺乏性教育制度、管道和態度，來引導他們對兩性的身體構造、角色…，建立正確的關係和認識。相反地，我們的社會、家庭教育只是一味的加以壓抑，結果造成了大學生性知識的缺乏、性態度的保守。但是，剛好相反的，我們的大眾傳播對於西方社會的性革命、性開放、女權運動…等等，卻時有報導；加上青年人生理上的需求，使得大學生離開高中教育之後，在性行為方面卻逐漸開放起來。

問：有人說性教育會造成性氾濫，您的看法是——

鍾：以這個理由來漠視和避諱性教育的推展與需求，是一種駝鳥似的作風。

性教育並不只是性知識的傳授，更重要的是去學習如何尊重、接納異性，建立彼此的信賴和關懷，也才能使婚姻、家庭達到真正的和諧。

我們的親職教育、學校教育，從父母、校長、老師到訓導人員，都在禁制男女的交往，但是往往忽視青少年對愛、獨立的心理需求，而使得一般學童缺乏生活、愛、人際……的學習，甚至可以說，心理的成熟度根本不够。

我們在大學校園舉辦有關交友、情感、婚姻、性…等方面的演講會，一定是坐無虛席，從這裡就可以看出，他們在這些方面有多麼迫切的心理需求。

問：「人間雜誌」所做的問卷中，有2.5%的受試者有同居行為，您認為是什麼因素造成的？

鍾：一般來說，同居的大學生還只是少數。但是，據我從事心理輔導工作的經驗，在比例上2.5還稍為偏低。

在十多年前的大學校園，就已經存在同居的現象，那時候，還只是發生在幾個僑生或少數特異份子之間。經過多年來西方思潮的衝擊、社會的變遷越

來越快，有同居行為的大學生才逐漸增加起來。除此之外，造成大學生同居的因素，大致上可歸納為「環境」和「個人心理」兩項，常常是它們交互影響的結果。

現下一般大學的宿舍在管理方式、設備方面，無法滿足大學生的需要。搬到校外租賃居住，也就增加了兩性互動的機會，同住一棟或來往頻繁的活動，男女同學生活的隱私性也降低了，進而發生同居行為。

在個人心理方面；由於小、中學時期，家庭、社會和學校都禁止男女的社交活動，所以，上了大學以後，青年對異性、對感情生活，格外地有一種憧憬和嚮往。

問：您提到大學生的心理成熟度不够、性知識缺乏，對於感情生活也缺少學習，大學生發生同居行為，會造成什麼樣的後果？

鍾：由於心理成熟度不够，受教育的過程中也沒有學到感情生活的互相尊重，在兩性交往關係中，除了情感因素，還滲雜了激情和衝動，常常造成雙方心理、課業、生活上不必要的困擾和種種的後遺症。

在我所輔導的個案中，大學生的同居關係都不會維持太長的時間，就分手了。性知識缺乏會造成同居關係很不好的結果，有很多同學因此墮胎，有的甚至還有過不止一次的墮胎經驗。

我曾經輔導過一個墮胎三次的同學。我問那位男同學：「你認為你愛她嗎？」

他回答說：「我很愛她。」我很訝異地問：「你很愛她？為什麼要害她墮三次胎？你不知道，這樣連續的墮胎對女性的影響有多大？」

這位同學幾乎是一無所知的。這不只是性知識缺乏的結果，大學生對自己、感情、愛…的了解，都太懵懂而且自以為是。等到問題發生了，也不懂得因應的解決辦法。病急亂投醫，常常因為找密醫墮胎，又滋生出很多問題。

問：我們應該做些什麼來解決這些問題？

鍾：在家庭、學校方面，就是加強愛與生活的教育，讓我們的孩子有足够的性知識、健全的兩性關係和態度。在兩性角色認同、扮演和兩性交往中，讓我們的孩子學習尊重和互信，協助他們去面對感情、人際關係。

在社會方面，由於東西文化的衝突，新舊價值的交替激盪，青年人極易迷失。大學生行為的偏差，只不過是這種文化脫序現象下的一個浪花而已。特別是現在的台灣社會，享樂風氣瀰漫、功利主義擡頭，影響之下，一般大學生自自然然的容易趨於短視、得過且過；對行為的後果做過詳細考慮，並願擔負起責任來的，也就少了。所以，我們必須改善社會風氣，並且趕快尋找到一個適合於自身環境與背景的價值體系、行為規範，來匡正我們的文化，來指引我們的學子，不要讓他們盲目地、無助地摸索著。



大學生對異性、感情生活，格外地憧憬和嚮往。

# 都是 人間的面貌

多年來，我們習慣於以「山地同胞」來稱呼原住於這片土地上的人民。但是，他們的文化，習俗與尊嚴，都不斷地在偏見和誤解底下，深受挫傷。他們再一度的被險惡的現實刺青了面孔，成為我們這個文明社會裡的新的「黥徒」。關曉榮用愛，用關心，用鋒利的鏡頭切入這個問題，為我們開啓了一個珍貴的起點。

攝影 / 撰文 ■ 關曉榮

有位朋友告訴我：  
「我們在那裏生活了那麼久  
却好像從來沒有這樣去  
看過他們……」。





在認識「人」的努力上，  
我們應該自知不足，  
而預留下價值判斷的空間。

## 前言

提起阿美族，一般人容易聯想到他們的豐年祭；雅美族，則是丁字褲；排灣族，自然就會想到木刻。這些駁雜、片斷的印象，常常流於刻板化、公式化。然而，豐年祭並不等於阿美族的「人」；丁字褲並不等於雅美「人」……，正如同唐裝並不等於中國「人」一樣。八尺門村人值得關懷，因為他們是活生生的人。「人像」的特質或許能提供一些關於認識人的真實素材，但是也可能變成另一種刻板印象。所幸，在認識人的種種努力上，我們可以使用所有的素材，並因自知不足，而預留下價值判斷的空間，使我們不斷地保有追求更深的了解，以及不斷地接近「人」與「人間」的最佳活力。

### 在挫傷中站立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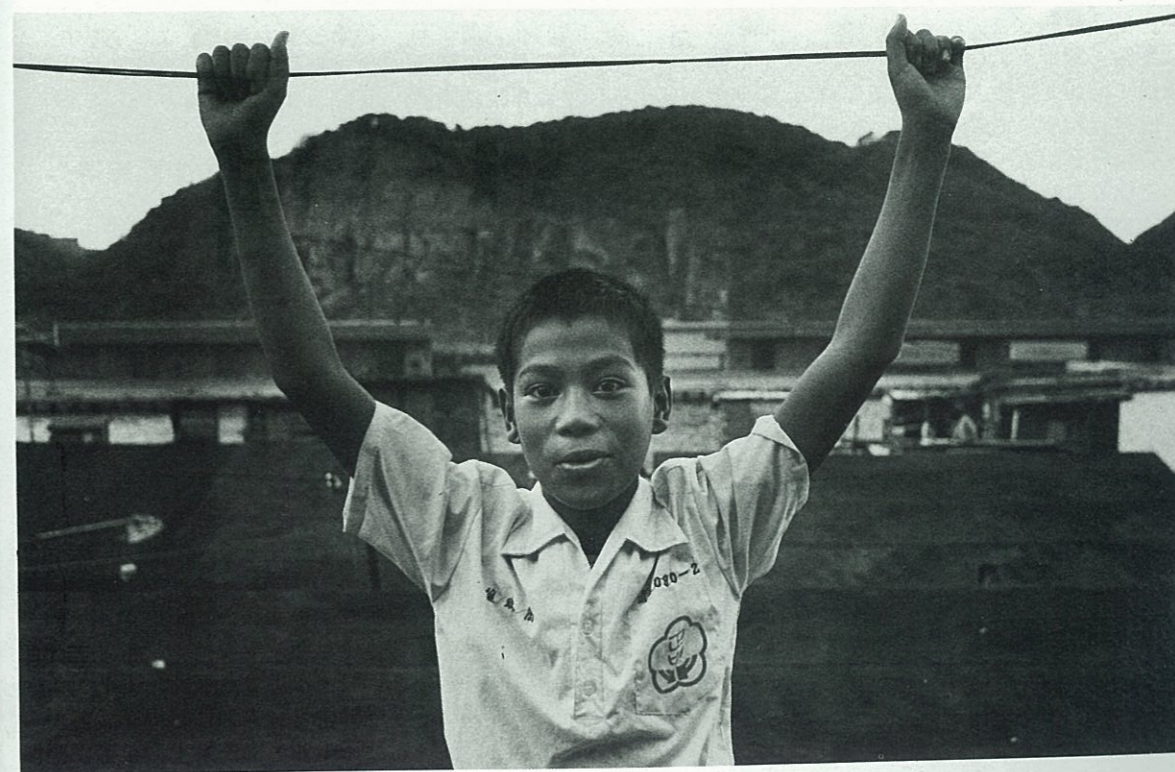
做為八尺門居民的一份子，五個月的時間，使我與村人自然地建立了休戚與共的手足之情。雖然我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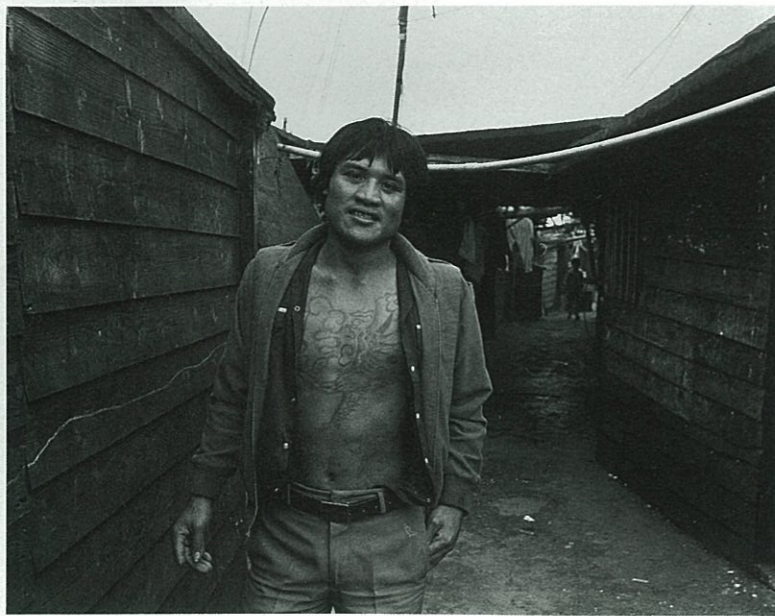


一直以「山地同胞」來稱呼原住於這片土地上的少數民族，但是他們的文化、習俗與尊嚴，卻不斷地在誤解和偏見底下，經由多數的強勢力量，使他們蒙受深刻的挫傷。語言習俗不受尊重、民族自尊與自信心瓦解、基本權益在複雜的社會網絡中受損……。這種種事實，使得「同胞」的稱謂，在許多時候都流

經由這許多受苦事實的發掘，以及手足之情的建立，我找到了人之所以為人的確切基礎。

雖然生活貧困，八尺門的孩童仍保有他們天真活潑的一面。





當他們離鄉背井，流落至城市謀生的時候，往往只能艱辛地形成自救的小聚落。

於表面的形式，喪失了實質的意義。

當他們離鄉背井，流徙至城市謀生的時候，往往也只能在險惡的現實邊緣，艱辛地形成自救的小群落。正如八尺門聚落所代表的一樣，它暴露了類近「貧窮文化」的種種徵候，例如：低收入、低職業保障、低教育程度、低社會參與、敵視政府或社會制度、順從權威、缺乏歸屬感等等傾向。但是我們必須了解：少數民族的社會問題並不單純地由於貧窮而起，它更複雜深刻地涉及人類社群中，強勢對弱勢的文化、多數對少數的價值，是否認識、尊重，以及是否肯定並開展着多元化相生共存的意義。

### 我找到了人之所以為人的確切基礎

回顧八尺門的經驗，老邱、阿春與其他所有的村人，分別詮釋了一個共同的基調。老邱；在謀生與家庭責任交織的困境中掙扎，常依賴酒精做為短暫逃避的途徑。然而酒精的雙面利刃，一面劃開冷硬艱辛的現實，讓人徜徉於短暫歡樂的懷

抱，另一面卻毫不留情地刺戮人心深處無解的苦痛與哀傷。他一再放縱的行為不免引來責難，但是他不斷掙扎的意志卻令人同情。如果我們注視這周而復始的兩極擺盪，它需要多大的毅力才能維持一個人不致於完全崩潰？

阿春；憑著對險惡生活的認識，他節制自我，為明天的希望而奮鬥。斷指未癒即已代理船長，生疏、笨拙地領船出港。生命與生活兩者的保障，都在海上的風險中，緊捏在還滯留著傷殘痛楚的手裡。求生的挑戰激起一定的緊張，卻從不允許臨陣退縮，這股緊張需要多大的定力才能揉合成一種勇氣！

八尺門的所有村人，以其不撓的意志與生命的活力相濡以沫，在日復一日的風雨侵蝕中，維持那不堪的公廁，免於傾頹——。它雖然只能簡陋地護衛著人們最後的隱私，卻充分地堅持著生為一個人的起碼的尊嚴。

他們的辛酸淚水，雖然在我個人的生命中，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但是，我自知並無充分的理由誇大他們的困境。好像一個傷殘的乞兒，以暴露一己的苦痛，做為博取憐憫與施捨的手段。以老邱為代表的村人，深陷海員生活與縱酒的泥沼

，有什麼理由去為他們辯護？當許許多多漢族的勞工，也同樣承受著職業傷害的時刻，為什麼阿春的斷指具有特殊的意義？這些問題或許很難找到圓滿的答案。但我有足夠的理由來說明：經由這許多受苦事實的發掘，以及手足之情的建立，我找到了人之所以為人的確切基礎。因此，我堅信，還有別人也在受苦的事實，絕不能做為否定他們受損的藉口！更何況，以漢人為主體的社會發展，和原住少數民族社會解體與落後之間，這一個整體的結構性關係，必需研究、反省與調整。

八尺門的孩童，雖然在貧困的生活裏仍保有他們天真活潑的一面，成人世界的陰影，卻已經廣泛地籠罩著這年幼的一代；我常觀望他們、注視他們、拍他們，卻總是無法從那些臉龐裏，逐一讀出他們未來可能的遭遇。但是，在那些未脫稚氣的童顏裏，我清楚地讀到了：他們與其他社群的孩子應無二致的天賦人權。免於因民族、文化與習俗的不同，而被迫承受人格扭曲的權利，是他們的人權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一項。這正是現代中國人，在西方強勢力量所形成的挫傷中，不僅為自己，也為下一代奮力爭取的，同一性質的人權。

### 我們沒有理由坐而等待

約佔台灣總人口百分之二的民族，其少數的弱勢應不是漠視他們承受不公與損害的藉口，反而是我們付出關愛的重要依憑。他們的傳統社會與文化解體，形成了許多特殊性質的問題。選擇八尺門做為報導的對象，是因為它在少數民族的遷移運動中，已有二十餘年的歷史。從最早的移民們墾地、造屋，建了又拆，拆了再建，直到今天，住屋雖然還是不合法的建築，但是他們的居留權利，已經在重重挫折後被

「人像」的特質，或許也能為我們提供一些相互認識和關懷的條件吧。



默然肯定。當我們在法律的侷限中，試圖深入解決問題，卻一再捉襟見肘的時候，或許應該有所警醒。在許多錯誤的觀點與對策之中，最重大的錯誤，正是他們一直被看待成違法的一群！如果從尊重一個人、尊重一種生活方式、尊重一個曾經獨立自足，而如今在崩解調適中的文化群體的角度去看待他們，才能衍生新的胸襟與認識。超越了律法的層次，世人才能抵達一個觀照民族生命奮鬥史的寬濶視野。這新生的視野，將含蘊著珍貴而深刻的

生命與生活兩者的保障，  
都在海上的風險中。



感動。

民族與民族之間，強勢與弱勢之間，多數與少數之間，不僅在這塊土地上，同時也在世界的其他地區，相互摸索著，努力尋找一個適當而正確的共存之道。在許多方法與技巧方面我們需要參考和學習，同時，在認識的努力上，我們沒有理由坐而等待！

## 後記：一個珍貴的起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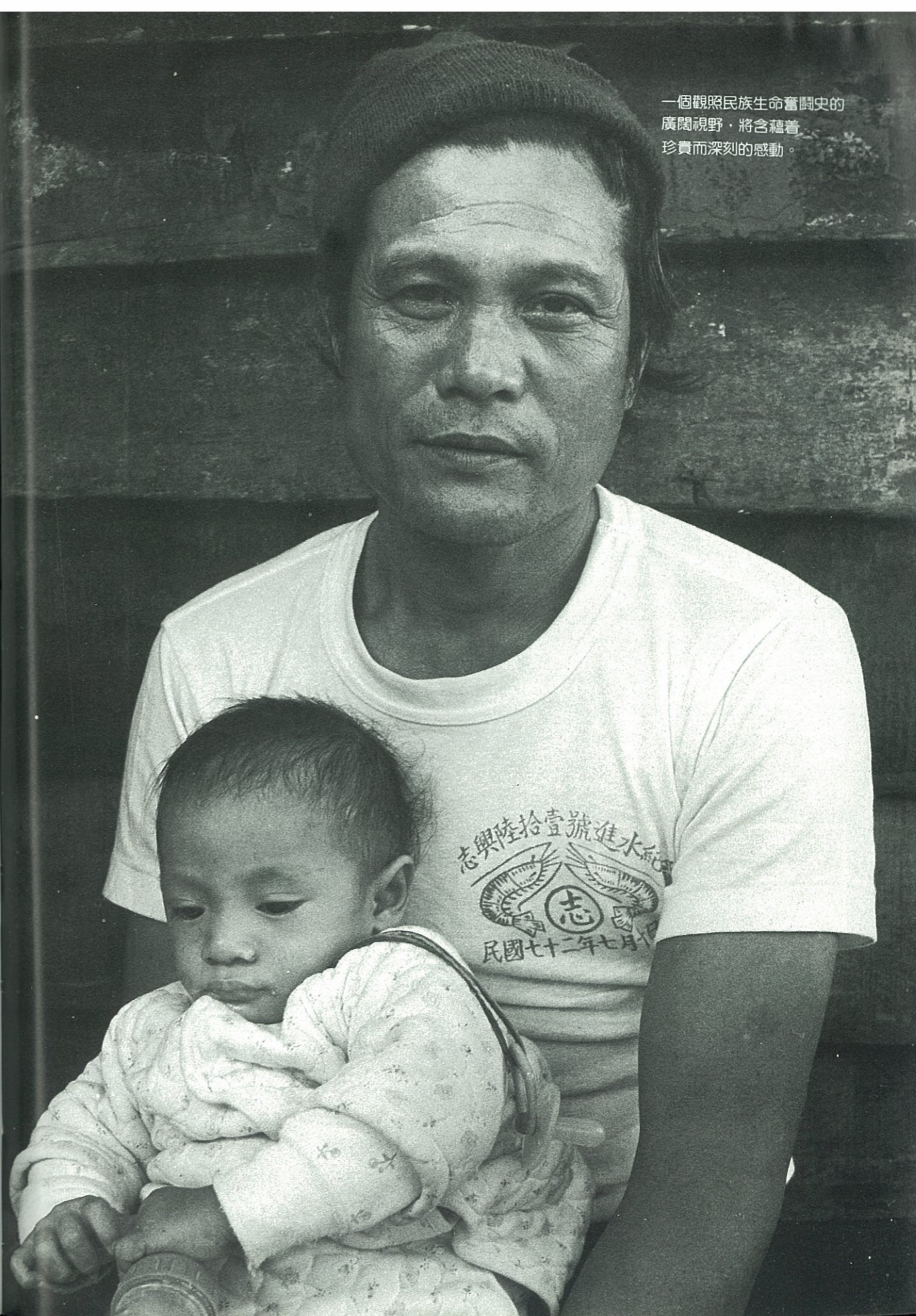
八尺門的報導，在“人間”連載

五期結束，但是，對於探索、發掘台灣原住少數民族的問題而言，這只是關懷的第一步。近來，基隆市政府有意委託任教於淡江大學建築系的宋宏燾先生，進行規劃八尺門社區的研究工作。應宋先生的邀請，我於元月二十五日參加了第一次研討會議。對於一個從事報導工作的人而言，這是一件令人振奮的事情。

第一次聚會雖然沒有什麼重大決定，但是，與會的基隆市府官員、中研院民族研究所的學者、都市計劃以及建築業的專業人員等，都獲得一個珍貴的共識：八尺門社區的規劃，大至阿美族人傳統文化、社會組織與運作方式、生活習慣，小至未來住屋的產權問題等等，實在是一個錯綜複雜的社會工程，必需投入極大的智慧與溝通、協調的實務耐力，才能竟功。基隆市政府面對問題、解決問題的決心與魄力，給我相當深刻的印象。

八尺門報導從開始到今天，總共持續了年餘的時間，會議結束後，走在台北街頭，我感到部分地完成了報導工作的社會責任，心裏有了一些安慰。回想去年九月底八尺門專題展覽期間，有一戶八尺門的平地朋友來看展覽，他們在會場裏很高興地發現自己所熟識的人，出現在裝飾工整的照片裏。他們說：「啊！這個是老番婆的第幾個女兒……。」聽到「老番婆」雖使我感到難堪，但是我相信他們並無惡意。最後，在他們離開之前，有一位朋友這樣告訴我：「我們在那裏生活了那麼久，卻好像從來沒有像你這樣去看他們……。」我想：這個事實充分地提示了報導工作，除去實務改革之外，還有更深刻的社會責任。如何去完成它？確實是一項更大、更重的挑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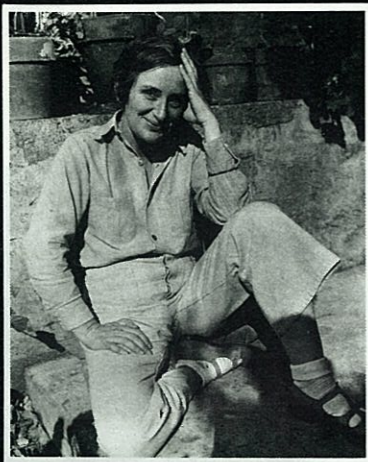
一個觀照民族生命奮鬥史的  
廣闊視野，將含蘊著  
珍貴而深刻的感動。



# 離鄉的母親

## 桃樂西亞·蓮恩與她的攝影觀

7歲時，她患了小兒麻痺症；12歲那年，  
父親又忽然棄家而去；這些巨大的暗影，都不曾掩蔽了她，  
未滿20歲，她已經決定；這輩子要和一架相機形影不離了。  
1932年，美國陷入全面的經濟大蕭條時，  
她却毅然走出自己溫暖的攝影棚世界，  
投入街頭巷尾的失業者，受難者群中。  
她用焦距繪下了一幅史詩般壯闊蒼涼的「美國流亡圖」。  
她是貧困時代的良心，她是蕭條人間的救贖，  
她是一個偉大傳統的典範。  
她的名字是——桃樂西亞·蓮恩。  
許多不同的世界，在她手中友愛地結合到了一起。



桃樂西亞·蓮恩——  
一個平實而偉大的心靈  
(朗道·帕特立攝於  
1936年)。

攝影■Dorothea Lange  
撰文■郭力昕



新墨西哥一條向西的公路。  
單調、漫長，無止盡地綿延至天際，  
彷彿正在宣告着一個預言。



坐在手推車旁的人  
(1934年·舊金山)。

見過這些開著破車，或推著手推車，或一路搭便車、或徒步於公路上的人。我們認識他們的臉孔，因為桃樂西亞·蓮恩(Dorothea Lange)的照片，帶著我們和這些人見面；而且，讓我們無可遁逃地正視著他們被風霜與災難刻劃出來的面容。

### ●對於人的執著與熱愛

蓮恩代表著美國一種特殊的文化傳統。一言以蔽之，就是藝術工作者的民胞物與的襟懷；他關注著廣大群眾的生活，走到絕少被走訪過的地方，以及體嚐很多人不願觸碰的經驗。代表這一個文化傳統的人，從表面上看，在美國似乎並不多見。但在每個不同的時代裡，他們仍會不時地出現，替他們的那個時代與環境，做出動人而不朽的歷史見證。在文學創作的領域裡，不乏代表性的人物，如史坦貝克與詩人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等等。就攝影而言，蓮恩的作品更屬承先啓後，標示了一個優良傳統中的重鎮。在她的前面，紀錄南北戰爭與動亂時代面貌的布萊迪(Mathew Brady)，以及本世紀初描寫童工遭遇而著名的路易斯·漢(Lewis Hine)，已經開拓出一條以攝影做為紀錄時代與關懷大眾的道路。在她之後，五〇年代裡，努力要肯定人的尊嚴的攝影家尤金·史密斯(W. Eugene Smith)，以及羅伯·法蘭克(Robert Frank)所勾繪出來的，美國人在高度工業文明裡的疏離冷漠，也延續了這個傳統。與蓮恩同時期的攝影家，尚有渥克·艾文斯(Walker Evans)及羅素·李(Russell Lee)等人。他們都是三〇年代經濟蕭條時期，美國政府設立的「農業保護局」(簡稱FSA)攝影小組的主要成員。

你逼著自己接受了各種困頓、不適的環境，深入各地觀察。把耐力推到極限，是件很不舒服的事……你逼著自己來到陌生的街道，夾在許多陌生人中間。這可能正是溽暑季節，也可能是酷寒的冬天；可能當時風沙蔽天。你反問自己：「我在這兒幹什麼？究竟是什麼力量推動著我，來做這樣堅苦的事？」

——桃樂西亞·蓮恩

一條公路在眼前展開，孤單而安靜地切過空蕩蕩的新墨西哥州大平原。這條路，似乎在宣告著一個預言：前面，看不到希望。只有一樣的路，單調、漫長、無止盡地綿延至天際。

一九三八年的某一天，這張照片被拍攝的時候，路上一個人影也沒有。然而，閉上眼睛，我們可以感覺到，成千上萬的男女老幼，正跋涉在炙熱、漫長的路途中。公路旁邊，一個「南太平洋鐵路公司」巨幅廣告板上的圖文，似乎有意要諷刺這些身無分文的人們：「下次旅行，試試我們平穩、舒適的火車吧！」

那一年，美國的經濟正持續性的全面崩潰著；機器取代了人力；戰爭的陰影濃濃的壓在人們頭頂；而一場不可思議的狂沙風暴，又釀成了新的天災……每一個危機，都迫使著那些農民與他們的家人，離鄉背井、居無定所，在許多類似的道路上，無目的地四方飄泊著。我們

1932年·美國經濟開始全面衰退時·舊金山市蓮恩攝影工作室附近·一群排隊領取食物的人。這是蓮恩第一天走出攝影棚·面對街頭的真實世界所拍的作品。





在這些藝術家身上，可以看到許多獨具的特質，包括一種追尋者的精神，以及對於流離失所的人產生的友愛之情。他們經由圖片與文字，宣洩出來的，對於人的執著與熱愛，喚醒了多少讀者沉睡在內心深處的道德情操，而對作品中描述的對象，開始做出真誠的關心與思考。他們在準確的時刻與情況下，掌握住具有普遍意義與永恆價值的映象。當然，這些時代的見證者，他們的堅持，努力，以及藝術上的天賦，相濟相生的，給予了他們的作品一個能夠超越特定時空的力量。蓮恩的攝影，清楚的反映出這些特質。

#### ● 她患上了小兒麻痺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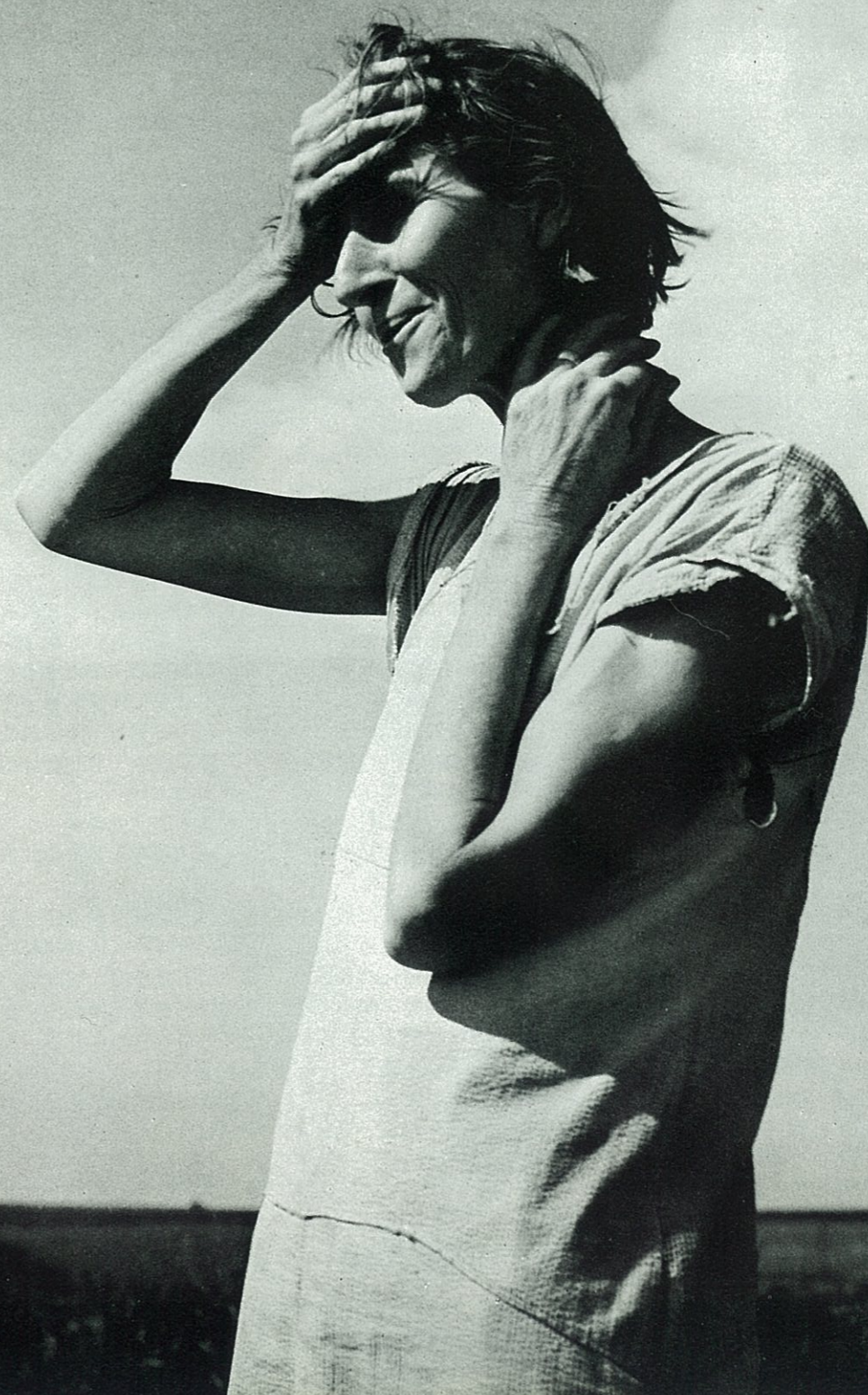
尤金·史密斯極度尊敬與推崇的蓮恩，一八九五年出生於新澤西州

德州一處棄置的農場與農舍。  
（1938年）

的好伯坎城（Hoboken, N.J.）。兩件不幸的事，深刻地打擊了這個年幼女孩的心靈。七歲時，她患上了小兒麻痺症。蓮恩接受了這個事實，終其一生，深受其苦。許多身體上有類似殘障的兒童，很容易因此就從生命的挑戰中撤退下來。對於蓮恩，這個不幸卻塑造了她愈發強韌的性格。她堅信：一個步履蹣跚的人，不見得就非要面對一個崎嶇坎坷、落後別人的生活。蓮恩的父親在她十二歲那年，忽然棄家而去，從此未再回來，這對她的童年往事，再度籠罩了一層陰影。日後，她雖然極不願追憶幼年時期的經驗，但這些經驗，對於蓮恩處理自己的家庭與兒孫們，卻有相當的影

響。

蓮恩的母親在紐約市找到一份工作，她也跟著母親來到曼哈頓島，在東南邊的學校裡上課。曼哈頓下城的東區一帶，當時正是路易斯·漢與傑科·瑞斯（Jacob Riis）拍攝移民生活的地方。瑞斯的報導攝影名著「半下層世界的生活」（How the Other Half Lives），即是以照片與詳盡的文字資料，描寫在紐約的各國移民的生涯。這許多來自東歐、南歐及亞洲等地的移民，通過紐約港外的艾利斯島，進入新世界，聚居於曼哈頓的下城地帶。他們的生活困頓，但生命力十分旺盛。在這些低層人物的生活裡，有一種視覺上的豐富與多樣性，使蓮恩十分興奮地吸收、觀察著。她同時對紐約的藝文活動，也極有興趣。蓮恩日後曾追憶，當時連續





幾個晚上，在大都會歌劇院裡目睹鄧肯傳奇性的舞蹈演出，帶給她心靈上極大的衝擊。

蓮恩的母親希望她成爲一名教師，而年輕的蓮恩在紐約唸書時，卻已經做出決定，這輩子的的工作，要和一架相機形影不離了。她覺得攝影是項適合的工作，儘管這時她還不滿二十歲，且未曾擁有過照相機。在紐約期間，她到各處學了些攝影與暗房的知識，包括參加了當時的名攝影家懷特（Clarence White）在哥倫比亞大學的課程。之後，她前往舊金山，開設了一間照相館，專門拍照人像。

### ● 窗內與窗外的兩個世界

一九三二年，經濟大恐慌開始全面侵襲著這個國家。舊金山的街頭，貧窮飢餓的人們胡亂地四處游蕩。蓮恩從工作室的窗口，看到外面一群群失了業、也失了希望的人們，排著長龍等待領取麵包。她開始發現到，這個攝影棚裡的世界，與窗外的世界，竟存在著如此明顯而尖銳的矛盾。她也知道，自己對人群懷抱著濃厚的興趣，也不可能甘於只待在攝影棚內，專門替上流社會的人士拍攝人像。自此以後，蓮恩拿起相機，走出她的攝影棚，將焦距對準在街頭巷尾那些不幸的人們身上。一九三五年，加入了FSA攝影小組的工作之後，她更充分地發揮了抱負與才華。

蓮恩結過兩次婚。第一次的對象是一位年齡大她二十多歲的加州畫家。他們或有許多共同的興趣，但彼此在工作上所關注的方向有相當的差距，在精神上總是無法契合。而當蓮恩碰到了社會科學家保羅·泰勒（Paul Taylor）時，一個真正完美的結合於焉而生。泰勒當時是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經濟學者，也是一位有強烈社會良心的知識份

子。他做研究調查的重點，是流動性勞工的問題。蓮恩的照片，可以做爲泰勒調查報告強有力的佐證，而泰勒的研究方法與文字功能，也使得她能更準確地掌握採訪對象，更深入地呈現作品。這一對緊密配合的搭檔，熱烈地投入工作。甚至在結婚當天的下午，婚禮儀式剛結束，蓮恩就迫不及待地抓起相機出去拍照。

### ● 美國流亡圖

蓮恩最有代表性的攝影作品，多半產生於一九三五年起在FSA工作的五年之間。當時在FSA史料部門的負責人史垂克（Roy E. Stryker）主持的攝影小組裡，幾位工作的健將，包括班·沈恩（Ben Shahn）、亞瑟·若斯坦（Arthur Rothstein）、以及羅素·李、渥克·艾文斯等人，都各有精采動人的作品。然而總的說來，蓮恩在FSA期間的作品，仍是最豐碩而傑出的。當然，她有夫婿的鼎力相助，確實佔了許多優勢。蓮恩與泰勒在這時期所合著的「美國流亡圖」（An American Exodus），如史詩般壯闊而蒼涼地，勾勒出一個遽變的大時代中農村生活的風貌，與無數放棄了被侵蝕破壞的耕地、逐臨時工而居的農民。她最爲世人所熟知的作品「離鄉的母親」（Migrant Mother），在發表之後，引起了全國的震撼與同情，救助基金也隨之而來。蓮恩的作品，爲部分在困苦中掙扎的農民，帶來了若干實質的援助，使中上階層的社會良心開始覺醒，也同時替報導紀錄的攝影傳統，奠定了一定的成績與精神上的楷模。

蓮恩於一九六〇年寫了一篇短文，題爲「我永難忘懷的一次拍照工作」。在這篇文字裡，她生動地追述著於一九三六年三月間拍攝「離鄉的母親」這組作品的經驗：

「……那是一個嚴冬剛過的日子。我已經在加州的田野間獨自走訪了一個多月，拍攝那些農村流動勞工的生活方式與居住狀況。我的工作已經完成了，預定的採訪時間也已經結束，而我自己呢？精疲力竭。

那天下著些雨。相機袋子已經紮好。在車內身旁座位上的盒子裡，裝著一卷卷照好待沖的底片，這些都是我漫長的採訪旅行的成果。那是個心情可以真正輕鬆一下的時候了。以時速六十五英哩計，再開個七小時車子，我就可以與家人團聚了。我的眼睛像被膠水黏住似的，緊盯著前方濕漉漉的路面。我覺得很暢快，因爲可以把工作暫時從腦中拋開，開始想念家人了。

就在此時，路邊一塊簡陋的標示牌閃入我的眼簾，上面寫著『摘豆工人的營地』。在疾駛的車內，我只是恰巧以眼角瞄到了它一眼，然而我的確是看到了。

我不想停下車來，也沒有這麼做。我想把剛才看到的牌子忘掉，因此就繼續往前，不再理會它。但是過了一會兒，伴隨著車窗雨刷的節奏，我內心響起一陣爭議的聲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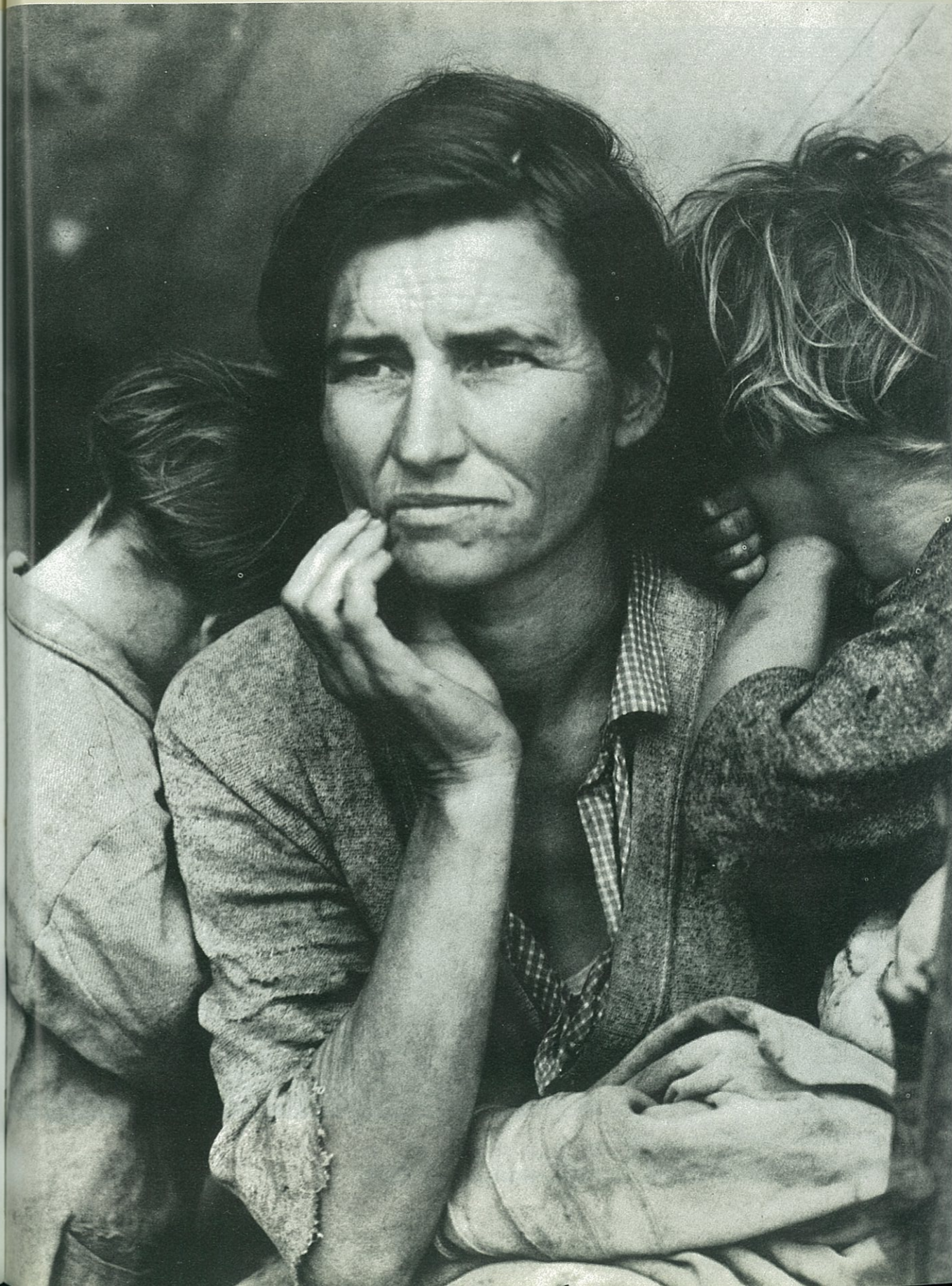
『桃樂西亞，那個營地的情況究竟如何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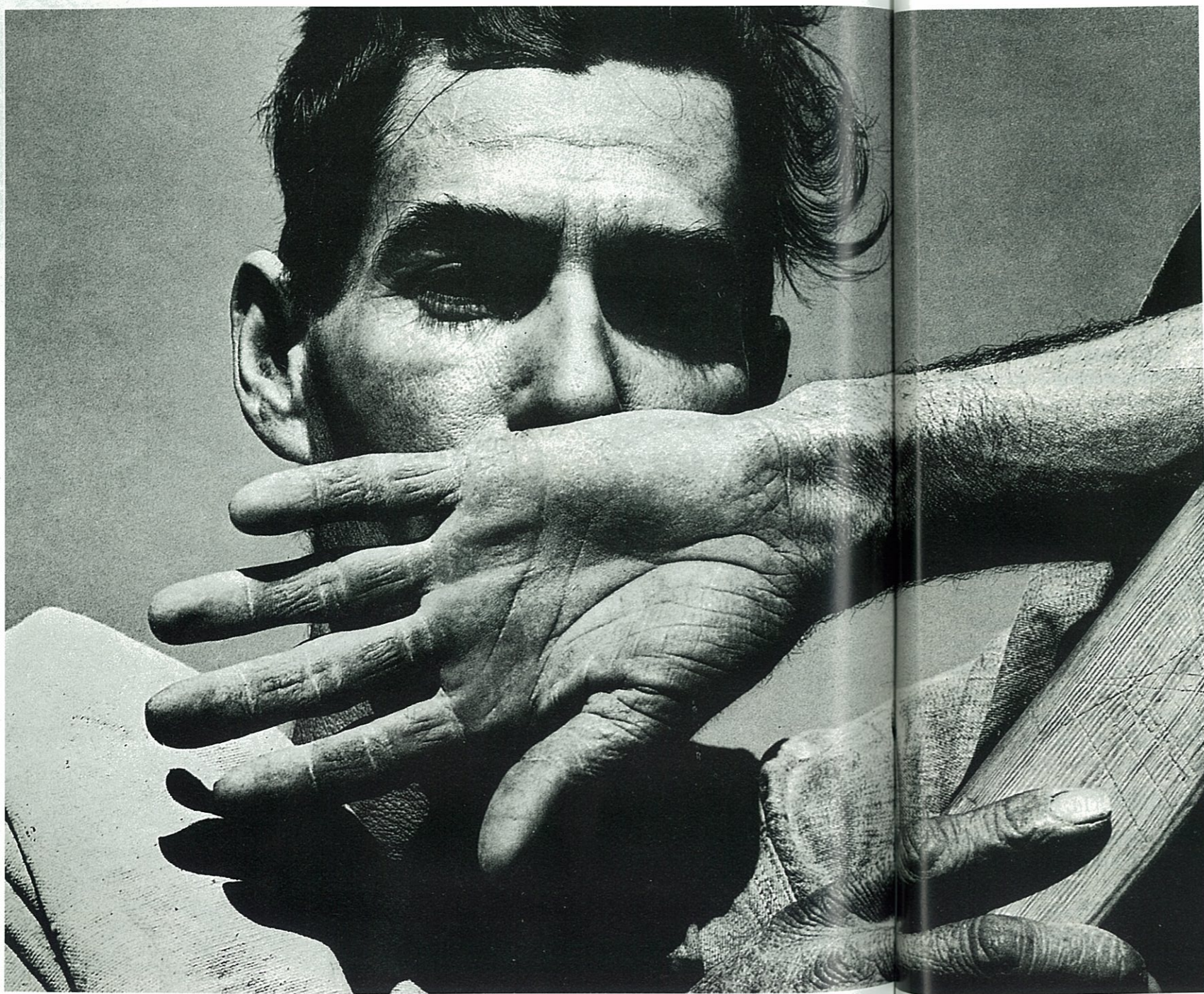
妳要不要回去看看？

不過，沒有人要求妳非去不可，不是嗎？

當然，已經沒有這個必要了，妳不是已經有許多這類題材的底片了嗎？這不只是另一個同樣的營地嗎？而且，在這一陣雨中拿出相機來，妳是自找麻煩。好了，放理智一點。』

就這麼又開了二十英哩的路，已經說服自己要繼續往前走了，這時候，我卻做了相反的事情。我幾乎是下意識的在空蕩的公路上做了一個迴轉，往回再跑了二十英哩，依照標示，下了公路，開進摘豆工人





亞利桑納州一位採棉花工人。(1940年)



的營地裡。我這時的本能壓過了理智。我把車子停在這個濡濕的宿營地前，簡直像個黃昏歸籠的鴿子。

我發現到一個飢餓、沮喪的母親，就像碰到吸鐵石似的，朝她走了過去。我已記不得當時如何向她表明來意，只記得她沒有問我任何事情。我拍了五張底片，慢慢地接近她與她的孩子。我沒有問她的姓名與過去的遭遇，只知道她才三十二歲。她說他們靠著凍在田野裡的蔬菜與孩子們偶爾捕殺的野鳥維生。她剛賣掉了車胎，去換取一些食物。她坐在那席搖搖欲墜的破帳篷前，孩子們逐漸圍繞在母親的身邊，好像了解到這張照片或許能幫助他們一樣，他們也幫助我構築這幅圖片。……

我想藉此告訴其他攝影工作者一件事情。如果不是深深投入那次出差採訪的工作，那天我就不會調轉車頭，再跑回去拍照。我相信，構成我們作品中最重要東西，就是這一股內在的驅策力。如果我們將觀察到的事物賦予一個意義與力量，則我們必須先要徹底的進入工作，全力以赴。」

除了敬業、奉獻的工作態度，蓮恩對於攝影這項傳播媒體，也有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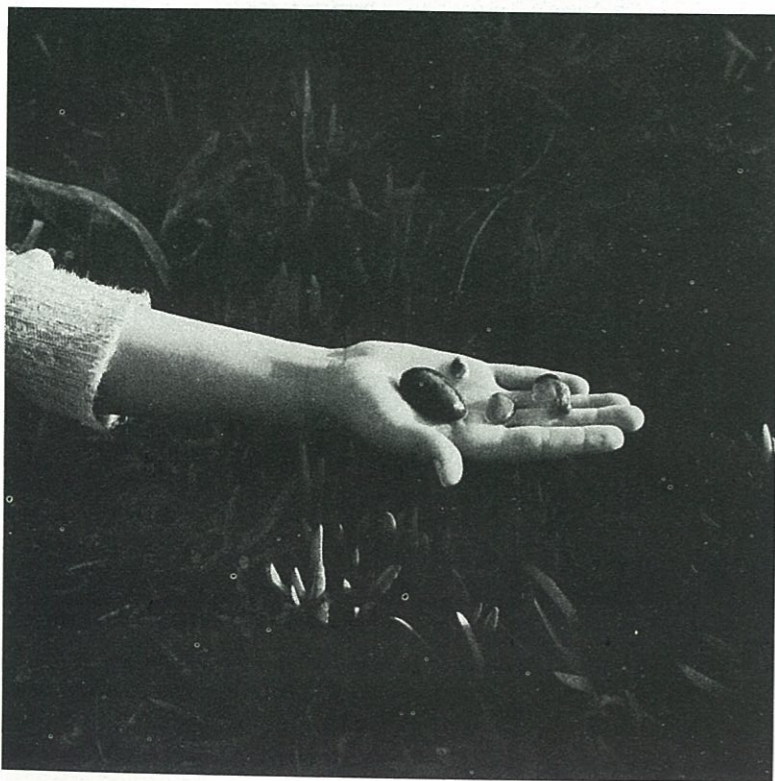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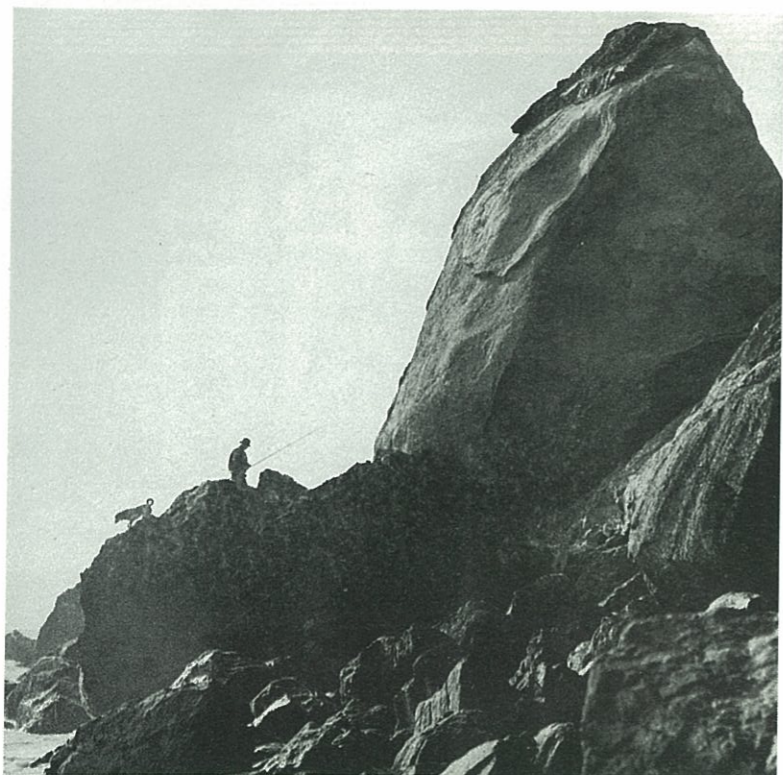
1937年，德州「硬漢郡」幾位無地可耕的佃農。其中一位說：「如果我現在能有個日薪一塊五美金的工作，就很滿足了。」

當平實而深刻的見解。在一九五二年，她所發表的「拍攝你所熟悉的事物」一文中，蓮恩提出兩個問題。三十年後的今天，它仍值得我們重新檢視與思考。

#### ●把許多不同的世界友愛地結合在一起

首先，由於攝影這門藝術與機械本身，有密切的關係。如何在攝影的創作裡，適切地衡量或定位器材部份所擔任的角色，應該是攝影工作者需要隨時注意的一個課題。在進入這個全面機械化的時代，我們需要意識到，如何使機器成為發揮人類創造力的媒介，而不致於變成抹殺或斷傷創造力的根源。藝術家若過度沉溺於機器本身所提供的新奇與樂趣，則他傳達出來的作品，將會與機器一般冰冷，而終於被它所毀滅。

蓮恩強調：「攝影工作者的熱情



與人道精神，一定要通過相機散發出去，不能停留在攝影機的箱子裡。」

緊跟著第一個問題而來的，是究竟應該拍些什麼題材？自有攝影以來，器材與技術的改良方面，不斷地汰舊換新，克服困難。因此，許多攝影者工作的重點，即在於新技術的發現與試驗。當攝影的技術性問題已不再具有太大的挑戰性、攝影的努力方向必須要從「發明」轉為「詮釋」之時，有些人就顯得徬徨失措了。既不願意介入熟悉的事物與身邊的環境，他們仍極力要尋找一些新的發現。這一回，不是新的相機鏡頭或暗房藥水了，而是所謂的「新的角度」——一些特異的、扭曲的視覺經驗。

蓮恩認為，我們固然不必刻意渲染生活周遭的事物，但也不需要拒絕去認識或面對它。因為，「對我們所熟悉而親切的事物，很可能對許多其他的人，也有相同的意義。」她說：「眼角上的汗水、炙陽焦烤著的背脊、顫寒悲苦的心——這些事情我們都懂得。更重要的是，我們也都了解這些影像背後所蘊含的深義。快樂、哀傷、辛勤的工作、怡人的天氣；我們恨、我們也愛，我們已經有足够的共同而熟悉的經驗，把許多不同的世界，友愛地結合在一起。」

### ● 返璞歸真的心靈

二次大戰期間，蓮恩受僱於美國政府不同的單位，例如農業經濟局

「小屋手記」系列裡的部分作品。這是蓮恩在生命將盡的最後一段時間，所作的一個親切的題材，兒孫在海邊別墅的生活照片。攝於1961年春天。

與國務院，做過一些零星的攝影紀錄工作。這時，她的健康開始出現問題，而且曾經數度危及生命。五〇年間，情況似乎好轉，她又替Life與Look兩雜誌做了一系列的專題報導，包括與安瑟·亞當斯(Ansel Adams)合作的一個猶他州摩門教徒村落，以及如散文一般優美的愛爾蘭村民生活的故事。由於泰勒在各國作學術性的訪問旅行，蓮恩也有機會在中東、亞洲與中南美洲一帶拍照。可惜因為身體虛弱，無法匯集出大塊文章，但仍時有佳作。

一九六四年，蓮恩終於集結了一部攝影作品「美國的鄉村婦女」(American Country Women)，將她們對生活的勇氣與對土地的執著精神，敏銳地呈現出來。同時，蓮恩也正貫注於一個此時對她最有意義的攝影計劃——「小屋手記」(To a Cabin)。

也就是在這一年，醫生診斷出她長期腹部的疼痛為後期癌症，她與泰勒安靜而謙和地接受了這個判決。曾經記錄過一個大時代的蓮恩，在生命將盡的最後一段時間，把剩餘的精力，集中在一個最親切的題材上——自己的兒女，孫兒孫女，以及他們在海邊一棟小別墅的生活。

在「小屋手記」裡，我們感受到一個即將凋逝、卻更返璞歸真的心靈，以清新、流暢的圖像，肯定了新的、成長中的生命，以及她對天地萬物，一草一木的感情。這些攝影作品，是如此摯樸，又如此溫馨動人。由於紐約現代美術館，要為蓮恩舉辦一個攝影回顧展，她為了準備展覽，無法完全結束「小屋手記」的創作。但就像舒伯特的不朽作品「未完成交響曲」一樣，這個攝影集的架構，已經完備了；它的獨特風格，也躍然紙上。

桃樂西亞·蓮恩用相機與底片，





一位印尼舞者的手  
(1958年·爪哇)

做了小說家、詩人、畫家、攝影家與雕塑家都想傳達的一個訊息：我存在於這個世界之中，傾聽著、凝視著它變動的脚步；然後，我要憑最真實準確的感覺與思想，盡最大的能力，讓其他的人，也能够傾聽著、凝視著我們的世界。蓮恩希望經由她的作品，使人們感動、驚訝、互相了解、以至於從這個世界無可避免的愚昧與庸俗之中，自我解救出來。她的攝影，絕不只局限於三十年代美國農村的社會價值或歷史意義之中。蓮恩通過攝影所呈現的社會良心，與對人類的不分種族、階層、年齡的情愛，已經為這個世紀的藝術工作者，提供了一個永遠的典範。

參考資料：

- Dorothea Lange: Photographs of a Lifetime, Aperture, Inc. 出版, 1982
- Photography: Essays & Images, Beaumont Newhall編著, 紐約現代美術館出版, 1980
- Photographers on Photography, Nathan Lyons編著, Prentice-Hall出版, 1966
- Observations: Essays on Documentary Photography, David Featherstone編著, 攝影之友出版, 1984
- The Best of Popular Photography, Harvey V. Fondiller編著, Ziff-Davis出版, 1979

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107巷11弄  
17-1號1F

人間雜誌社 收

廣 告	回 函
台灣北區郵政管理局登記證	
北台字 第 1717 號	

印刷品

(請剪下)

38. 如果您人間雜誌辦展覽會，演講活動、座談會……，您是否願意參加？  
是 否 不一定 其他
39. 您認為在您心目中「人間」的地位相當於那些其他您認為優良的雜誌：  
您經常接觸的媒體有那些？  
雜誌 報紙 廣播 電視 其他
41. 您訂閱的雜誌有那些？

42. 本刊出刊後，創新好幾項文化界的嶄新紀錄，您所知道的有幾項？  
三十多位學術界、文化界名流公開推薦 膾炙人口十大文化新聞 自立晚報召集討論  
 「人間」的編輯方式 三十多位文化、學術、社會人士各捐 3000 元，購買文化廣告，推  
 「人間」 尚未出刊已成爲文化界的話題 正式出刊前先行毛稿本試刊 時報文化公司  
 擬責任發行「人間」未果 第一本集報導文學、報導攝影的雜誌
43. 請把您認為應當會很喜歡「人間」的您的至交好友介紹給我們：

姓名	性別	地址	電話

44. 您是否每期零購「人間」？是 否 ，理由是因爲：


謝謝您的合作！

人間雜誌社編輯部 謹啓

請注意：一、姓名、地址、電話、郵政劃撥帳號、戶名、帳號、存款人姓名及存款帳號，請詳細填明，以免錯誤。  
二、存款人由郵局郵寄正式收據，不必寫收據，寫收據不必正式收據，寫收據不必正式收據，寫收據不必正式收據。  
三、存款人由郵局郵寄正式收據，不必寫收據，寫收據不必正式收據，寫收據不必正式收據，寫收據不必正式收據。  
四、存款人由郵局郵寄正式收據，不必寫收據，寫收據不必正式收據，寫收據不必正式收據，寫收據不必正式收據。  
五、存款人由郵局郵寄正式收據，不必寫收據，寫收據不必正式收據，寫收據不必正式收據，寫收據不必正式收據。  
六、存款人由郵局郵寄正式收據，不必寫收據，寫收據不必正式收據，寫收據不必正式收據，寫收據不必正式收據。  
七、存款人由郵局郵寄正式收據，不必寫收據，寫收據不必正式收據，寫收據不必正式收據，寫收據不必正式收據。  
八、存款人由郵局郵寄正式收據，不必寫收據，寫收據不必正式收據，寫收據不必正式收據，寫收據不必正式收據。  
九、存款人由郵局郵寄正式收據，不必寫收據，寫收據不必正式收據，寫收據不必正式收據，寫收據不必正式收據。  
十、存款人由郵局郵寄正式收據，不必寫收據，寫收據不必正式收據，寫收據不必正式收據，寫收據不必正式收據。


本聯由劃撥中心存查

手續費	元
次	
元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收據號碼： 局號：	
存款人姓名	存款人地址	存款人電話	
存款人姓名	存款人地址	存款人電話	
新臺幣： (請用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零等大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人間雜誌社 第1008791-0號		人間雜誌社 第1008791-0號	

本聯經劃撥中心登帳後寄交帳戶

手續費	元
次	
元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收據號碼： 局號：	
存款人姓名	存款人地址	存款人電話	
存款人姓名	存款人地址	存款人電話	
新臺幣： (請用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零等大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人間雜誌社 第1008791-0號		人間雜誌社 第1008791-0號	

●存款人由郵局郵寄正式收據，不必寫收據，寫收據不必正式收據，寫收據不必正式收據，寫收據不必正式收據。  
●存款人由郵局郵寄正式收據，不必寫收據，寫收據不必正式收據，寫收據不必正式收據，寫收據不必正式收據。  
●存款人由郵局郵寄正式收據，不必寫收據，寫收據不必正式收據，寫收據不必正式收據，寫收據不必正式收據。  
●存款人由郵局郵寄正式收據，不必寫收據，寫收據不必正式收據，寫收據不必正式收據，寫收據不必正式收據。  
●存款人由郵局郵寄正式收據，不必寫收據，寫收據不必正式收據，寫收據不必正式收據，寫收據不必正式收據。  
●存款人由郵局郵寄正式收據，不必寫收據，寫收據不必正式收據，寫收據不必正式收據，寫收據不必正式收據。  
●存款人由郵局郵寄正式收據，不必寫收據，寫收據不必正式收據，寫收據不必正式收據，寫收據不必正式收據。  
●存款人由郵局郵寄正式收據，不必寫收據，寫收據不必正式收據，寫收據不必正式收據，寫收據不必正式收據。  
●存款人由郵局郵寄正式收據，不必寫收據，寫收據不必正式收據，寫收據不必正式收據，寫收據不必正式收據。  
●存款人由郵局郵寄正式收據，不必寫收據，寫收據不必正式收據，寫收據不必正式收據，寫收據不必正式收據。

讀完這一期人間，如果您有一份激動和  
感銘，請立刻採取行動，訂閱人間，實  
踐您的理想·愛和希望。

- 訂閱全年12期1480元，半年6期750元。
- 全年訂閱分期付款：每次付500元，每4期劃撥一次，由本社代填劃撥單給您完成劃撥。
- 全年訂戶贈送珍藏「西藏塔爾寺慶典音樂·青海酒歌」錄音帶1捲(3月底寄出)，75年3月~75年5月底前訂閱有效。
- 台灣地區學生優待：全年1380元/半年700元/全年分期訂閱每期470元，請附學生證影本直接寄本社。

## 《讀者問卷》

感謝您對「人間」雜誌的支持與鼓勵。如今，「人間」已經出刊5期了，編輯部為了報答您的厚愛，特地秉持精益求精的工作精神，審慎製作了這張問卷，以徵詢您的意見，做為我們日後編輯、經營的參考。請您折疊好後投郵(免貼郵票)，為了報答您的合作凡已訂閱者延長1期，未訂閱者，贈送訂閱優待卡一張(憑卡可以1380元之特價訂閱一年，學生訂戶優待價為1280元)

### I. 基本資料

- 性別：男 女 ●年齡 \_\_\_\_\_ 歲 ●職業 \_\_\_\_\_
- 婚姻：已婚 未婚 ●教育程度： \_\_\_\_\_
- 每月收入： \_\_\_\_\_
- 居住縣市： \_\_\_\_\_ 是否訂閱 是 否

- ### II.
1. 「人間」封面的黑白圖片，皆以彩色印刷方式處理，您認為 很喜歡 喜歡 無意見 不喜歡 很不喜歡
  2. 「人間」1至5期的封面，您最喜歡那一張 I II III IV V
  3. 「人間」每篇文章的刊頭，標題頁，都以黑底反白處理，您認為 很喜歡 喜歡，但小字反白刺眼 喜歡，但不必每篇皆黑底反白 不喜歡，太刺眼
  4. 關於內文的編排方式，您覺得 很喜歡 喜歡 無意見 不喜歡 很不喜歡
  5. 關於圖片的編輯方式，您覺得 很喜歡 喜歡 無意見 不喜歡 很不喜歡
  6. 關於圖片說明的編排方式，您覺得 很喜歡 喜歡 希望圖說儘量接近圖片 無意見 不喜歡 很不喜歡
  7. 圖片跨頁的處理方式，您認為 很理想 理想 無意見 不理想 很不理想；理由是——
  8. 「人間」每篇圖片都以連貫、次序性的方式編輯，您認為 很喜歡 喜歡 無意見 不喜歡 很不喜歡
  9. 「人間」彩色是以120磅特銅印刷，您對於紙張的看法是 很喜歡 喜歡 無意見 很不喜歡 在燈光下很刺目，希望改變紙質
  10. 「人間」的彩色頁是32頁，黑白頁96頁，您認為彩色 太多 多 剛好 少 太少
  11. 「人間」是台灣地區第一本採用複色印刷方式來編印黑白頁的雜誌，您對複色印刷的看法 很喜歡 喜歡 無意見 不喜歡 很不喜歡
  12. 您對彩色印刷的看法，很理想 理想 無意見 不佳 很不理想
  13. 黑白頁的複色印刷是否比一般雜誌的黑白印刷出色 非常出色 出色 差不多 不出色 很不出色
  14. 您對圖片加框線的處理方式，感到 很喜歡 喜歡 無意見 不喜歡 很不喜歡
  15. 目錄的編排是否具有導引閱讀的功能？ 很清楚 清楚 無意見 不清楚 很不清楚
  16. 「人間」每篇標題字體及大小統一處理，您以為 很好 好 好，但顯示不出編輯部的推薦重點 字體大小應有變化

17. 內文字體，您覺得 很美觀，大小適中 美觀 無意見 太大 太小 字體不美觀
18. 每篇文章的篇名標題是否有吸引力？ 很有吸引力 有吸引力 無意見 沒有吸引力
19. 對每篇文章的前言，您認為 很喜歡 喜歡 無意見 不喜歡 很不喜歡
20. 在1~5期，您對那一篇文章印象最深刻，最感動您 \_\_\_\_\_
21. 以整體來看，您覺得那一期最喜歡？ I II III IV V
22. 1~5期當中，那一篇文章最具話題性，在您的朋友間引起討論？ \_\_\_\_\_
23. 每一期，您最先想翻開閱讀的是那一類文章？  
社會生活 人間煙火 各行各業 文化和次文化 少數民族 環境/生態 台灣民俗 台灣地理 外國攝影名著介紹
24. 您認為還有那些專欄有待開闢？ \_\_\_\_\_
25. 您建議徵詢的對象？  
姓名： \_\_\_\_\_ 電話： \_\_\_\_\_ 地址： \_\_\_\_\_
26. 每本「人間」的製作成本約在85元，比您估計的成本 高出很多 高一點 相差無多 較低 低很多
27. 您是否知道雜誌透過書報社只能取得定期價的65%左右 很清楚 略知 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28. 「人間」每本成本約85元，零售每本却僅得96.2元，您建議通過何種管道來增加長期訂戶？ \_\_\_\_\_
29. 人間雜誌內容有關國內、國外、大陸的題材、篇幅，大致為100頁：14頁：12頁，您覺得這個比例 很好 好 無意見 不好 很不好
30. 您的意見是：(多選) 增加國外部份 增加國內部份 增加大陸部份的題材
31. 您訂閱(購買)人間的動機是 印刷精美 題材具吸引力 報導詳實 故事感人 與眾不同 有保留價值
32. 您訂閱(購買)人間是經由 廣告 朋友介紹 書攤上看到 其他 \_\_\_\_\_
33. 您通常在每月 \_\_\_\_\_ 日購買人間雜誌？
34. 您通常在那兒購買人間？  
住家附近書報攤 託朋友購買 工作場所附近書報攤 書店、書報攤集中的街市
35. 您是否能容易買到人間雜誌？ 容易 不容易
36. 您知道訂閱人間，能有多少服務？  
不知道 知道 贈送陳映真小說選 節省購買時間與人力 價格上的優待 贈送音樂帶 參與「人間」活動 台北市專人即刻送書
37. 「人間」提供何種服務，能讓您願意訂閱？ 贈品 更大價格折扣 其他 \_\_\_\_\_

(請翻轉後頁)

# 氣象恢宏在唐代

首次由國人自己製作的攝影叢書

抓住剎那的永恒，是現代人終生夢想  
我們要讓美麗永遠 我們不能讓光采褪色  
我們要把生活裡，最值得回憶的點點滴滴，  
都用鏡頭寫下。  
唐代攝影叢書系列：**彩色攝影入門·彩色攝影指南**引領你，進入永恒。

使您也能輕輕鬆鬆成為攝影高手!



單本特價豪華精裝版300元

●單冊九折優待●

繪畫教室系列：

- |          |         |
|----------|---------|
| 1 素描技法   | 定價 90元  |
| 2 光和影的技法 | 定價 90元  |
| 3 色筆技法   | 定價 120元 |
| 4 油彩技法   | 定價 120元 |
| 5 自畫像的描法 | 定價 120元 |
| 6 水彩技法   | 定價 120元 |
| 7 肖像畫的描法 | 定價 90元  |
| 8 裸婦的描法  | 定價 120元 |
| 9 彩色技法   | 定價 120元 |
| 10 構圖的技法 | 定價 120元 |

整套訂價1100元  
特價 8折 880元

梵谷的絲杉在你心中狂燒  
米勒的拾穗在你胸中低徊  
拉賓的牽夫還在窩瓦河上緩緩移動  
大師們不朽的線條、顏色在**唐代繪畫教室**中，都是掃過平原的馬蹄；震撼、清晰，讓你了解大師們的傑作，從何處來，往那裡去。  
**唐代繪畫教室**一套十冊，教你精確掌握繪畫語言，流暢說出你雋永的世界。

繪畫教室—1  
素描技法



繪畫教室—2  
光和影的技法



繪畫教室—3  
色筆技法



繪畫教室—4  
油彩技法



繪畫教室—5  
自畫像的描法



繪畫教室—6  
水彩技法



繪畫教室—7  
肖像畫的描法



繪畫教室—8  
裸婦的描法



繪畫教室—9  
彩色技法



繪畫教室—10  
構圖的技法



國外訂閱費率：歡迎為親友訂閱

●港澳全年12期空運美金54.5元/海運41.2元  
●亞洲全年12期空運美金60元/海運45元  
●歐美全年12期空運66元/海運45元

請存款人注意

- 一、如須限時存款請於存款單上貼足「限時專送」資費郵票。
- 二、每筆存款至少須在新臺幣一元以上但存款尾數不在此限。
- 三、倘金額誤寫請另換存款單填寫。
- 四、本存款單不得附寄其他文件。

單據金銀金銀金銀金銀

新訂戶  續訂戶

訂戶姓名：

訂戶地址：

訂戶電話：

訂閱日期：從 年 月起 至 年 月止。金額 元

職業：

請開收據  不開收據

收據抬頭：

一年訂費1480元 半年訂費750元

掛號投遞(每期另加郵費10元)  
(公司行號請註明發票統一編號)

此欄係備寄款人與帳戶通訊之用，惟所作附言應以關於該次劃撥事項為限。否則應請換單另填。

TANG DAI  
**唐代**

唐代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總代理 / 業強出版社

地址：台北市和平西路二段8號5樓

TEL: (02) 3031165 · 3035553 - 4 郵撥：0743812-9 (業強出版社)